

竹塹
文學獎

2019

得獎作品輯

短篇小說

青春散文

現代詩

2019

| 竹塹文學獎 |

得
獎
作
品
輯

2019

| 竹塹文學獎 | 得獎作品輯

目錄

市長序

文學城市 文化新竹

4

現代詩

總評

7

第一名

海途／徐浩祥

9

第二名

安靜的見證——記新竹州圖書館／蔡凱文

14

第三名

早晨／陳孟崗

20

佳作

南勢客雅溪一日／李家棟

26

智慧工人／鄭哲霖

32

青春散文

總評

39

第一名

捉迷藏／黃喬柔

44

第二名

買一會兒暫停／宋少瑜

57

第三名

刺青／涂平萱

66

佳作

壞／羅王真

74

躲在衣櫃裡的／高涵

86

請聆聽我寄生的獨白／羅少君

96

粉塵／呂翊熏

102

天空正藍／廖得愷

112

短篇小說

總評

127

第一名

Hello A.I.／林皓淳

129

第二名

翻身／曾文樹

152

第三名

死局／陳安香

173

佳作

北城往事／徐同欣

185

歸／趙品瑄

212

文學城市 文化新竹

新竹市有獨特的古蹟及歷史建築，也有現代化的科技產業，橫跨時空的共存共榮，都讓這裡成為一座偉大的城市，我們不僅有高樓大廈，更有深厚的文化積累。日本社造大師西村幸夫曾說，「城市空間改造要一群人共同感覺、思考、行動、創造、交流並且感動。」文學是文化的底蘊，文化是城市的品牌，也是基礎，透過文字書寫與共同記憶，創造屬於新竹人的歷史。

竹塹文學獎自1997年開始創立，廿多年來以樹立風城文學為目標，提供文學舞台激勵優秀青年才子發揮才華，用文采展露蘊藏在這座城市的文化、建築、歷史之美。今年延續以往主題徵選四類文組，包含現代詩、短篇小說，以及專為學生打造的童詩及青春散文，總計收到492件參賽作品，題材豐富多元，且文章平均質量較往年提升，獲得不少評審委員的好評，彰顯出本市文學獎深耕多年的實力。

現代詩首獎〈海途〉透過突堤（突堤為垂直伸出於海中的防波堤）敘寫出人對中年的回望及歲月的感懷，整體具巧思及構思，尤以最後一段「能泊岸的如今比不泊岸的曾經更讓人暈眩」，燈光與星火呼應，將過往於今閃爍在心頭，文字韻味令人回味再三。作者徐浩祥還是去年的佳作，今年一舉奪得佳績。無獨有偶的，童詩首獎彭宣語亦為去年佳作進步為第一名；短篇小說的第一名〈Hello. A.I.〉與現代詩佳作〈智慧工人〉則是連結科學園區，以科技為經、

人性為緯，探討當代科技與人日常生活之間的影響。都是我很喜歡的作品。

此外現代詩第二名〈安靜的見證——記新竹州圖書館〉詩寫古蹟綿長的時光故事，為2020年即將修復完成的州圖書館用文字記錄及暖身，本詩不僅聚焦在主題建築，更放大到時代的變遷，彰顯出圖書館及閱讀的價值。根據2019年《天下》雜誌的縣市競爭力評選，新竹市「文教力」是全臺第二，今年獲頒國家圖書館「最具閱讀競爭力城市」，證明我們不只所得高、學歷高、出生率高，文化水平、或是說對文學的渴望也是頂尖，本市圖書館新總館的興建規劃預計2022年完工，將提供給市民更優良的閱讀服務品質。軟體方面有每年度兒童藝術節、仲夏藝文季、新竹生活節、竹塹國樂節等重点藝文活動，全方位提升竹市的教育、藝文環境。只要能開始，就有改變，我是新竹人，能在風城的文化推廣上盡一份心力，著實榮幸。

日前我帶著幕僚到電影院觀賞《返校》，觀影後心情相當沈重及震撼，再次感受自由民主的可貴，片尾曲〈南方的木棉花〉，該曲作者黎子松老師當年撰寫的歌詞，如今昂揚展示在新竹護城河畔的二二八紀念公園裡。歷史不斷發展，文化必須傳承，文字的力量點滴成渠，幻化成文學作品的各種面貌更能貼近人心，不停流傳下去。謝謝今年參與文學盛宴的每位市民朋友，你我，都是見證人，你我，都是傳道人。

新竹市市長

林智堅

謹識

現代詩

評審

李癸雲

陳義芝

陳育虹

現代詩總評 李癸雲

「竹塹文學獎」已邁入第二十三年了，筆者曾間斷式的評審過其中幾屆，此次距離前次已隔數年，發現數年間「書寫風城」主題的傾向愈有變化，作品水準不俗。

筆者雖出身台南，卻已長住新竹二十年，家在日新月異的「關埔重劃區」，先生在竹科上班，因而對書寫風城裡經常出現的內容與符號頗有感觸，一則覺得熟悉，一則感到過於擁擠與堆砌。此次來稿，也多有恣意堆疊風城景物、刻板印象，缺乏精心設計與深入思索者，少數能有清新而獨特的描寫。

隨著新竹市區的發展，此次作品裡地域符號也在擴增，不僅可見新竹市區的西大路、迎曦門等較傳統的知名地點，號稱是「新竹東區」的關新路亦出現其中。原本觀看竹科的習見視角為科技、錢、賣命；的外部觀察，此次則多有深入內部的情感抒發。

相對於台灣各地的地方文學獎，竹塹文學獎因地域特質，多了幾分科技味，例如此次來稿中有迴路科普詩、描述封裝矽晶圓、 π 等嘗試，是除了地方風土人情以外的特別之處。

此屆現代詩組的投稿件數共54首，有效稿件為30首，經過三位評審委員的初選審核，共選出15件作品進入決審會議的討論。在決審會議上，三位評審各自發表了選詩的標準，擇要

說明如下：

陳育虹：「節制是一種美德，現代詩的特質就是留白、想像和精煉，即使有再多的情感，語言也要有節制。因此，此次沒被我挑出來的就是流於散文化。此外，文字就是一種思想，創新則是重要元素。」

陳義芝：「我的標準是『是不是詩？』『是不是一首好詩？』沒有挑選的是那種任意解說、任意堆疊的作品，或突兀插入沒有作用的詞語，或是無法表現普遍性的作品。雖說詩要經營、要製作，但文藝腔太重也不宜。」

李癸雲：「此屆詩作不被我選出的原因與兩位老師大致相同，是詩與非詩的問題。我想多談談能入選的幾個考量，第一個是創意，如何切入，營造出新鮮感。其次是語言文字的配置安排，能否展開詩的閱讀空間。第三個則是主題，是否能深刻或獨特的去觸及某個問題。」

各自表述之後，三位評審充分的討論，細談每首入圍的詩作。最後選出五篇得獎作品，分別是第一名〈海途〉、第二名〈安靜的見證——記新竹州圖書館〉、第三名〈早晨〉，以及佳作兩名〈南勢客雅溪一日〉和〈智慧工人〉。

現代詩 第一名

徐浩祥

曾教學於高中，講授歷史與文學，創作同時，也不間斷地為寫作教育奉獻棉薄之力。

現為正職奶爸，同時私塾國文與作文，引導孩子們觀察、閱讀、思考、想像、創作，享受日常之中俯拾即是的美好。

作者的話

因為教學工作型態的調整，多了些時間更可以思考、觀察關於這個世界的生成變化，而且何其有幸得以參與其中，並能夠用詩句記錄下來。

感謝大會，感謝評審，感謝閱讀者，謝謝。

海途

突堤的遠端

告示牌黯淡月亮

「港區……，

歲月僵僵獨坐在

夜的消波塊，有煙氣迷濛

吸吐長長的一口好像一生

許多想說出而未說出的

未說出的許多也未必能

記得清澈

星光從指縫洩漏

有哀愁喜樂閃爍

也或許只是憶起恬淡如常的午后
平凡地入睡平凡地醒來
捻熄之前便彈飛
隕落在水面

引擎轟響割裂無聲的波濤
魚族來不及探頭窺視
過往已匆匆癒合
包紮以夜色彷彿未曾受傷

水深危險，且時有瘋……請勿……

可那隱隱作痛的伏線呀
好像燈號上下明滅
好像航行徘徊起跌
許多年從海洋回望陸面

船舷弧度還殘留在指尖
撫摸更像殘缺的月

消波了夜消波塊仍落在腳邊
聽浪花破碎，剩餘的現在
總分不清上弦還是下弦
生活其間搖擺
平衡感斑駁散亂

免發生意外，……遵守。」

能泊岸的如今比不泊岸的曾經
更讓人暈眩，而偏偏
長夜總一如昨天
有燈火遠眺盤旋，有煙氣無邊
和那捻不熄的星光
熠熠點點

賞 讀

「突堤」是垂直伸出於海中的防波堤，在詩人的構思中，它不只是海堤，同時具有「討海人」的意象。如果人生就是大海，那麼每一個人都是討海人，都必然要投向大海。

詩中的暮年回憶，是詩人設想的人生感喟，「能泊岸的如今比不泊岸的曾經／更讓人暈眩」，表示許多流浪的經歷於今仍閃爍在心頭。

詩中穿插加了底線的黑體字，連接起來，是樹立在港邊的警語——喻示人生也會遭到瘋狗浪，小心意外。魚族疊映人群，菸頭的光疊映星光，波濤疊映心潮……這等寫景而另具有深意關涉的筆法，也是這首詩值得讚美的表現。

——陳義芝

現代詩 第二名

蔡凱文

剛從被蔡執行秘書違法壓榨的成功嶺替代役訓練班退伍。另與歌手林立傑合作歌曲〈尋夢者〉為民視偶像劇《實習醫師鬥格》片尾曲，〈尋夢者〉、〈出去玩吧！〉收錄於《天空・20歲》等。

最大目標是寫完碩士論文。

作者的話

要感謝的人很多，恕我簡單帶過。好好生活以後才知道這很難。希望香港平安。

在新竹過了四年最快樂的大學生活，那些美好的時光不會回來了。但曾經一心追尋的目標，多年後會再回來的。無論好壞。

謝謝妳曾陪伴過我，w。

安靜的見證——記新竹州圖書館

陽光穿過走廊，繞行你的軀體一圈

不斷清點櫃子裡書的幻影

字跡並未隨著紙的消失而離去

那些鉛字仍印刷在空氣中

在每個讀者的眼神裡

玄關已褪去昔日的威嚴，菊花紋章也被磨出衰老的繭

像是黑白底片裡凝固的歲月重新上色

寧靜在空蕩的大廳裡肅立成顯眼的塑像

幾盞燈照亮時代的黑暗，我看見學子們不分國籍

在此研讀真理的句法

有人剛用平假名寫好一句算式

隔壁的同學就轉錄成漢字與閩南語的氣音

流彈從筆記本的夾層裡掉出

打穿了馬掛的鈕扣，卻不能擊碎
智慧的風骨

然而太多的故事還來不及謄寫到史書裡
就被淚水浸泡而損毀

正如你在戰火裡繃緊呼吸

靜靜退到歷史背後

幾次易名彷彿換上不同的衣裝

你仍是見證知識的場域，不被時間的齟齬攻訐
謙虛而恭敬，浸淫在聖賢的目光中

側身把遊人的讚嘆讓給護城河

外牆的斑駁逐漸長出歲月的青苔

你的故事依舊低調

只是導覽手冊的某一角，被落日撕下後

落寞地掉在停車格裡

成為樹葉的另一種偽裝

二十一世紀後新竹的面孔多了些妝點

穿著筆挺的士兵與馬已經絕跡

風的小巷仍然彎曲強勁，圓環還在

麥當勞的招牌已替代木房，築起年輕人的記憶

嶄新的霓虹掛上城市的笑容

古蹟漸漸退到行道樹與電線之後

你保持了許久的緘默

凝望遠方迎曦門在跨年夜前夕換上新裝

並習慣行人踏破地磚的影子

卻未直視年邁的你

多年後我終於能走進你的心臟

傾聽你凝固的寂寞

牆上的鐘再度起步，時針輕輕割開了鎖

有陌生的人擦亮了你的名字

他們稱讚你，是一種對美與知識的體現

你只是再次謙虛鞠躬，再度轉身

讓陽光聚焦在來往的學童上

因為安靜

便是一種見證時光的方式

註：新竹州圖書館於大正十四年（1925年）完工，隨時代幾次改名。1984年因土地使用問題被封閉擱置，直到2018年6月短暫開放兩天參觀，預計2020年修復後再次開放。

賞 讀

詩寫老圖書館在時空遷移中，變成一棟破敗危樓，失去了原貌與功能，「菊花紋章被磨出衰老的繭」；但「美與知識的體現」終究不容埋沒，它終究「再度轉身」，不再只存在「導覽手冊的某一角」。

「因為安靜／便是一種見證時光的方式」，作者便也以安靜自然的語法，為預定 2020 年重新面世的古蹟作記，暖身。

— 陳育虹

現代詩 第三名

陳孟崗

高雄人。寫詩旅程已達二十年，雖沒太大成就，但對文學之路仍未能忘懷。

作者的話

感謝評審青睞。除了工作，平日尚須教養兩名幼孩，幾乎沒時間寫作，得獎是創作路上極大的鼓勵。我曾在新竹生活三年，這首詩算是把這三年的情感、生活做了微縮式的紀錄。

早晨

我喜歡早晨

我喜歡日光開在窗簾

之間，像妳醒自沃腴的昨夜

像妳看著我

如同貼近一朵冬初的雪花

什麼都能為妳融化

什麼都將為妳凝固

我喜歡無事的早晨

與妳靜靜諦聽西大路

湧落車潮，好像我們是人魚

決心棲止陸地

決定吐出幾千米憂鬱的海水

只保留幾升清淺的傷悲
適合爭吵後
為自己斟滿一床孤獨的月光

我喜歡這個早晨
餵妳吃一枚炙熱的燒餅
為妳沾拈桌前所有芝麻
如有遺落的細節，貪婪而不知節制
的咀嚼

喜歡輕捧燒餅彷彿易碎的玻璃
喜歡連飢餓也是溫柔的

我喜歡在早晨
預想與妳度過中午以及
令人昏寐的午後

蝸居整座城市讓熟習的街景
如螺紋圍繞著我們盤旋

我喜歡叫醒腳步的

竹蓮市場

我們攀爬一串又一串人聲

掇拾彼此喜愛的食譜

我喜愛這個早晨

和你一起

等待黑夜將臨而未臨

看事物於獵獵風中

保持著存在的溫度

我喜歡妳為我切割風景

如把城市的明信一一投遞

這個早晨與妳一起，我喜歡

聆聽手指順著髮絲滴落妳的頸項

慾念的漣漪

爬過愛的深潭

痛與絕望

都是未及碰觸的

註：竹蓮市場位於新竹古蹟竹蓮寺附近，西大路是竹科人上班必經要道

賞 讀

此詩貴在清新、自然，寫新竹卻不著痕跡。以「早晨」為題，每段皆有不同著墨，有晨光、上班車潮、早餐、早市等，末兩段再收束回愛情主題。在愛情主題之中，情感的強度則是漸進發展，在每段行進間步步鋪設，透過不同隱喻一一陳述，愛情就在隱喻與細節間強化，至末段才轉為強烈。新竹的陽光、西大路、竹蓮市場和風，自然的融為愛情背景。唯部分意象與典故較為陳舊，如人魚、愛的深潭等。

— 李癸雲

現代詩 佳作

李家棟

李家棟，1984年生，綠島人，畢業於彰化師大英語系、臺東大學台語教師所，現任教於台東縣立寶桑國中。民間身份是老師，私人身份是全民學長。最喜歡的東西是雞排，最討厭的東西是吳宗家還有洪崇德。曾獲林榮三文學獎、台北文學獎、後山文學獎等。

作者的話

新竹獨特的九降風，孕育了堅韌又有彈性的新竹米粉，一如所有風城人堅毅的個性。在機器盛行的現代，依然有許多人堅持以古法手工製作米粉——三分日曬，七分風乾。

感謝評審厚愛，揀選了這首專注描寫米粉業的詩。飲食即瑣屑不過的日常，卻反應了最貼近生活的文化。謹以此詩，致敬那些堅守傳統，柔韌堅毅的師傅們。

南勢客雅溪一日

南勢客雅溪的一日

由電動研磨機巨大的轟隆聲開始

白米整夜浸透月光，靜靜水解

米漿隨日出一起流動，然後沈澱

如作坊外客雅溪安靜的沉積

麩質狀的，端莊厚重的一如雲彩

人們撈起，壓乾脫水

真把雲彩從天上的倒影中剪出

揉捏成團，陰刻流雲日光的紋

作坊漸熱，雲團被送入蒸籠

蒸籠內模擬恆星誕生的高溫

糝粹誕生，旋繞 拉扯不止

氫鍵斷裂 溶脹崩解

粉團糊化，遂質變為星塵

柔柔韌韌地隱約牽連著結構

人們攪拌生熟的雲團、星塵

似打散了所有日常的艱辛，然後

新生出一股柔韌的彈勁，混合一切質地

反覆攪拌搥打間，掄出米片

展開如一匹揉練千回後的絞綃

瑩瑩透著日月的清輝

絞綃捲成捆，送入機器壓製

裂解、抽絲

抽出千頭萬緒的一把青絲

都是客雅溪面粼粼的反光

握成束，再進蒸籠

蒸汽如人間纏繞的愛憎滄桑
一把青絲熟成了白色的雪

九降風來時，抖開成束的白髮
攤散在客雅溪邊，蜿蜒如河道
岸邊鋪滿了吹不走的大片雪花與菅芒
那是多少日常的積累

——三分日曬，七分風乾
乾涼的風帶走所有心事與貪嗔
慢慢收束為一種溫潤 玉質鏗然
拉扯不斷的筋性是伏流
灌注過每一根米粉，終於長成
比較堅定的樣子，於塵世翻炒後
再不會斷裂

終於日光沈靜下來，人們再度

重複千百代的日常，以月光淘米
月色冷凝，白米靜靜呼吸縮脹
等待明日——

磨漿 脫水 炊粿粹
拌粉 掄米片 壓出米粉
炊熟 最後風乾

南勢客雅溪又一日

賞 讀

客雅溪與米粉寮的地緣關係，應該是這首詩的起點。

作者將天馬行空的想像，約束於文字邏輯之內，藉雲團、星塵、雪花、菅芒、鮫綃，甚至青絲、白髮，一些虛實遠近差距頗大的比擬，聯結了客雅溪與米粉（大自然與人造物）兩種幾乎不相干的實體。

這也印證了一個說法：創作是想像與邏輯的危險平衡。

— 陳育虹

現代詩 佳作

鄭哲霖

哲霖，大學新鮮人，但別人常常高估了他的年齡，認為他是老起來放的。喜歡想東想西，但上天忘了給他多一點的腦容量，結果就是也會忘東忘西。這或許是他會強迫自己把房間的物品擺放整齊的原因，不然真的會造成恐慌。

作者的話

在這首作品裡，我試著放入自己對於人工智慧的關切、猜疑，表現出心中的焦慮與擔憂。未滿弱冠的我，這首詩也算是寄往未來，有待二十、三十年後的自己拆封的信吧！我的推測或許完全合乎事實，抑或大錯特錯；然而在當下，似乎也只能提出最深切卻無解的臆測。感謝高中國文老師吳雅慧老師指點迷津，更感謝評審團的青睞，使我的作品得以問世。

智慧工人

早晨的鳥兒準時啁啾

睡醒在臉的一側。在逃避的另一側

畫上濃妝，然仍嫌不盡斯文

面鏡辨識出一抹微笑和

一道發自內心的鞠躬禮

面鏡也回以不偏不倚的微笑，在

這裡，只有我們，我們只有人造的

自信，在每一個合格的嘴角上

不許存在任何不對勁

步伐守著秩序，控制在一英呎的距離

心跳規律呼吸順暢，每一秒

都必須打上完美的勾

任務即時回報，資料收集完畢，急著在

三十·零度的微頷和皺眉之間
嘗試收回見不得人的社交軟體簡訊
然而都被攔截，記錄，存證，當下。在打字的當下
似有似無的心聲
說不可以，但不得不
隱藏，於是隱晦的人性，自顧自地
躲避，系統顯示
剩下不到三分鐘的壽命，就得
被迫關機

當事人不得隨意離場，一如
遊戲便是遊戲，存檔鍵慘遭毀損
破關抑或破局，你輕聲問著我，在我的背後
有卷狀雲規律飄移的痕跡，顯然是正常
但你並不抱任何期待
你希望我專注在你，像一對

情侶，可惜問情為何物
畢竟我們沒能選擇

而我們始終如一
身分不明

鳥兒於是被迫規律地叫囂，在每一天
迷走於自我的邏輯設定之中
面鏡映射出靜態的驕傲，偽裝成
天邊藏不住的眼謎子
不願罷休，他們可樂得很

而我聽見，彷彿
在昏厥之中，輕聲地說
請你記得

我永遠在盯著你

賞 讀

這首詩表現科技人的工作現況與無奈心理，顯示人因緊張的高科技工作，無時無刻不受規定制約，失去了人情也失去了生活彈性。讀這首詩，令人聯想到在科學園區上班的人。

開筆描寫自己的臉孔只有一半是自然真實的，另一半是造作的。一、二節的情境較統一；第三節以後，部分語意不明，情境稍嫌疏離、渙散，例如「可惜問情為何物」及「天邊藏不住的眼眸子」，都出現得突兀。

— 陳義芝

青春散文

評審

黃雅莉
鍾怡雯
言叔夏

青春散文總評 黃雅莉

青春年少，如詩如畫的年齡，他們是太陽底下最活躍的生命，他們有激情、夢想、熱望與憧憬。

青春散文的寫作與成人的傳統散文的創作相比，既有明顯的繼承關係，又充滿明顯的時代色彩、個性色彩和青春氣息。其作者的散文張揚個性、呼喚這個時代的真情，生動活潑地表現這個時代以及這個時代少年的生活、思想、情感。

我從民國九十三年至一〇三年參與竹塹文學獎散文類的評審十年，之後睽違了五年未參與評審，如今又再度參與評審，讓我最大的驚豔是，相較於五年以前的歷屆創作表現，今年的參賽作品水準提升了許多。另外兩位評審委員鍾怡雯和言叔夏老師亦有同感，大多數作品近乎齊頭，佳作如林，在裁決上更形艱難。此次參賽作品符合資格的有效篇章計有七十三篇，經由三位委員各自初選心中優秀的七篇作品之後，共計十八篇入圍，但共識度並不高，沒有一篇是獲得三位委員的投票，獲得二位投票的也只有三篇，其他十五篇皆只有一位投票，足見評選之難。經由三位評審，一篇篇討論，各自評述對每一篇作品的看法，取得共識，然後再進由第二輪投票而選出八位得獎人。

這十八篇作品，或有嗜美醜美的幽微心事，或有青春期的成長足跡，或有人際困惑，還有

親子關係的緊繃與年少戀情的溫潤。或傷逝、或自憐、或對抗，大部份的入選作品皆能透過時空的錯置與記憶的銘刻，完成了回溯自身情感軌跡的青春書寫，懂得自己的的傷痕，擁抱自己的痛疼；對生命進行深刻的叩問，返顧生命中不同形式的磨練與滋養。有些作品能把人生經歷的背景不動聲色的安置在新竹這樣多風的地方與空間下進行，能呈現出地方風情對於個人成長的哺育作用。空間也是人類生活的一個特殊形式，但不同於時間是出於「內經驗」，而是「外經驗」形式。正像外經驗由內經驗決定一樣，空間外經驗形式是受時間內經驗形式決定的，也就是說空間總存在於時間的過程中，時間是一個永不停歇的、持續的空間存在之流，我們對於生命的覺醒往往要透過時間來完成，這就形成了成長的驅動力。

散文的敘述，若要吸引人，要在表現的手法上有新意，此次參賽的許多作品，都能在表現手法上用心經營，例如〈壞〉一篇作者留存了自己童年時代為了掙得多一點和父母相處的機會，進而處心積慮「使壞」的一份特殊記憶，輕描淡寫、若無其事的寫來，在鏡頭的移轉之間，自有引人入勝之處。〈請聆聽我寄生的獨白〉以獨白的方式表現親子之間的緊張，心事幽微，內視的深度挖掘，意象經營的十分獨特。〈躲在衣櫃裡的〉，寫兩代之間的情感互動，但作者的寫作方式卻非常獨特，不落窠臼，一開始不經意提及母親對狗的態度令他不解，經由一次「探險」，發現在「躲在衣櫃裡」的照片說明了從前的母親和現在的極大差異，曲折寫來，讓我們了解全都因為母愛，才讓母親許多生活習性判若兩人。原來躲在衣櫃裡的不止是母親陳年舊照，

更是她沒有明說的愛，為了孩子，願意放棄原來的自己。又如〈蜷曲夢境〉全篇以夢境結構行文，作者游走在夢境與現實之間，在似夢與非夢、自己與他者、虛實之間留下了許多空白，讓讀者浮想聯翩，寫法高明。又如〈刺青〉一文，以狗尾草起興，比喻不能說出的愛，寫來格外生動。又如〈粉塵〉一文，以意象定題，一開始不知道這題目要講什麼，等到講到後來，才知道原來它的題外之意。我喜歡它雙軌結構的曲折設計，一方面寫自己的感冒，自己對粉塵的獨特感受，一方面寫愛情。就像羅曼·羅蘭說的那樣，「看清楚這個世界而後愛它」。以存在的眼光看非常單一平常的事情，原來包羅那麼多的深意，個體的生命突然有了凝重感。這些作品敘寫的姿態都能相當矜持與節制，抒情是藍色的寬和，有一份從容的溫柔。縱有生離死別之苦，仍能以款款溫情之姿呈現，那是從成長的厚實胸襟中跨越後的靜穩。少年心事成熟深刻，令人動容。以上我提及的這些作品未必獲獎，但卻也有值得肯定的優長。

很多作品都能從日常生活中去進行感性的體驗，又能獲得理性的高度，就像「買一會兒暫停」一切思考都在平凡的便利商店進行。那麼多司空見慣的小空間，那麼多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事物，我們過多的想到它們的實用價值，但作者卻能想到有這麼多美妙的深意。人應該詩意地生活著，而詩意的本質就是平凡中的不平凡，把最平常的事物本身變成最不平常的，這就是散文的眼光，像夜空煙火，暗處著力。看事物還是思考問題都能往深處想、往廣處看，使自已擺脫凡俗。寫情能從容內斂，說理能不流於說教，體現了作品的思想深度和廣度。

這些青春的心事，並不淺薄濫情，反而能透過極佳的表現能力而折射出智慧之光，以生命思考統帥作品全域的靈魂，它沉入作品的底部，通過結構、情節、主題、人物。閱讀者並不能一下子看清和捕捉住它，但又分明能感覺到它富有生命力的存在，它支撐著整個作品，使作品獲得了巨大的張力和誘人思索的魅力。從這些青春心事中，我們可以看到這年輕的靈魂，是如何從種種矛盾、失望、寂寞、悲苦之中，以自我挖掘求索的努力，終於從人生的困惑中掙脫出來，從而做到了轉悲苦為欣愉，化矛盾為圓融的一段可貴的經歷。

正因為佳作太多，很多作品近乎伯仲之間，加增添了評選上的困難，在由此即彼、由彼及此的取割之間都會令人有憾，似乎只能就作品缺點較少、優點較多、結構較完整的篇章為優先考量了。因此，參賽而未能得獎的同學們也請不要失望，也許你只是因不同評審的判斷而以此些微差距而落選，畢竟參賽就是一種青春的勇氣與嘗試的熱情。凌性傑在〈夢想二帖·致十年後的自己〉寫道：「不管時間如何流逝，一定一定，要想辦法讓青春期無限延長。外貌與身體俱不可恃，唯一一顆年輕的心足以讓世界每天開出異樣的花。所謂擁有夢想，不就是不放棄堅持、勇敢地面對未知嗎？」期待明年仍舊青春的你，能再度提筆參加青春的書寫。青春未逝，長歌未央，花開有聲，素日當歌，年輕還要向前走，還要往前飛。

我們都說「少年不識愁滋味」，然而恰是這尚未被現實磨老磨鈍、磨圓磨滑的一顆心，隨時隨地散發出超凡脫俗的神采，在現世俗世中譜出如斯一部絢麗的青春舞曲，用清新雋永的熱

血年華，勾勒出一方又一方的桃源世界。

少年情懷總是詩，彼時最熱衷的，不是放歌名山大川、禮讚名利權勢，而是向純真無瑕的人我之間的情誼致敬。恰恰是這樣的年少情懷，才能捕捉生命中極度敏感的剎那。那些生命中遭遇過、珍惜過，抑或存在過、想像過，未來終會散落天涯的人與事，最後都被編號入了藝術的世界，它成全了文學世界裡最真摯的訴說。

青春散文 第一名

黃喬柔

現就讀新竹女中二年級，喜歡悲劇結尾更勝於完美的結局，卻又矛盾地相信事情到最後都會變好。認為墨水能夠稀釋悲傷，不喜歡讀古詩，但特別依戀蘇軾的臨江仙，跌跌撞撞的過程中總記得老天爺的安排都是最好的安排，願自己成為善良而溫暖的女孩，願文字永遠都能治癒人心。

作者的話

今年暑假因緣際會來到部落服務，得到的啟發遠遠大於我的預期，樸實且長駐人心，見證了自己的怯懦、痛楚、掙扎、而後是溫柔與茁長，情感的羈絆致使我在執筆時曾數度哽咽，同時吞嚥了好多的反思之後以最柔軟的狀態將淚水與歡笑以筆墨烙印下。謝謝評審老師的青睞與父母的支持，讓我在成長的路上得到許多溫暖。

新竹女中 一一年 1班

指導老師 王昭慧

陳亭儒

捉迷藏

真的是最後一晚了，飛蛾依舊紛亂向半山腰發光的書屋撲翅，娟娟老師說把燈熄了吧，最後一晚了，山裡有些故事正適合紮根。

花了好些時間才讓眼睛適應闐寂，月光下的獨白摻了點哽咽，心底似乎有什麼正醞釀著，卻突然高速墜落。

捉不著，我不敢伸手擦拭頰邊滾燙的淚。

凌晨時分陷進躺了四天的記憶床墊，準時在濕涼入骨的清晨頭疼。依稀中一雙軟軟的、黝黑的小手抓著我，喊我姐姐，央我陪她玩捉迷藏。

我想扯開嗓子說好，像過去四天一樣，身子卻怎麼也使不上力，床板突然傾斜，我沿著陡峭的山路翻落了幾里，鬆脫了那雙焦急的小手，摔了滿臉血回到殘缺的十六歲記憶裡，唐突而赤裸的被攤在眾人的目光下。

娟娟老師說，山上起霧時最美。

大汗淋漓的從夢中驚醒，沒見著雲霧繚繞，只覺掌心涔涔，細雨襲來一陣陣冷顫。

中型巴士鑽伏於蜿蜒的山路後在薄霧中緩緩停駛，沁涼的空氣瞬間鑽進毛細孔。

下車的那一瞬間一手拎著行李，另一手馬上被軟軟的觸感佔據。

「姐姐，你可以陪我玩捉迷藏嗎？」一雙澄澈而閃爍的眼渴望的盼著，帶著原住民腔調的她小小的指尖掐進我的掌心肉。

怎麼可以，我是來當志工的，才沒有時間陪小蘿蔔頭嬉鬧。

我一言不發，不著痕跡地掙脫她的手，巧妙的用身高差避開她眸裡黯淡下的光芒。

這趟旅程會是充滿啟發的嗎？又或是能在申請大學時多加幾分？啟程時預想的部落志工服務耀眼但鋒利。

新買的行李箱在石頭路刮出噪音，我們試圖在山裡留下一些過客的痕跡。到農田採摘所剩無幾的高麗菜，讓山間的陽光褪去泛黃被單的霉味，整理積了厚灰塵的舊書，和山下部落的賴皮狗道早安，偶爾偷閒到廢棄鐵皮屋小心翼翼的探查再被虛晃的窗簾嚇得靜止。

汗水澆灌一天後就坐在涼亭嘗一大口山上稀薄而沁涼的空氣，在滿夜星光下做一個悠悠長長的夢。

然而白天不論在進行什麼勞動，總有一個小小的、黝黑的身子黏在身旁，她也不主動開口，只是一對漂亮的長睫毛默默的搨呀搨。

我原本打算視而不見的。但她散發的畏怯強大的讓人難以忽略，或許是那雙小手蚊蟲叮咬的痕跡使我於心不忍，我想起她第一天拉我手的溫度。

娟娟老師說她叫小蘭。

「你是不是想玩捉迷藏。」我停下搬運的手，佯裝受不了的低頭嘆了一口氣。

「嗯！」小蘭眸裡瞬間點燃光芒。

「但姐姐你有空了嗎？」而後光芒又隱隱欲墜。

我突然因為她的反差想笑，「有。」我從廚房遞了一片紅橙橙的西瓜到她小小的手上。

娟娟老師說，去年天寒，水蜜桃收成不好，部落陷入愁雲慘霧。但孩子哪觀察得出長老愈來愈深的皺紋和白髮，他們只管迅速而無慮的成長。

我們在紅鐵皮屋前凸起的石板上看夕陽，一人一片和夕陽一樣紅通通的西瓜，我替她擦去嘴角的汁。

小小的書屋被層層山巒揉進懷裡，濃厚的雲霧卡在山腰，隨細碎的霞光悠遊浮動，像極了從墨水中甦醒的醉翁亭記，「環滁皆山也。」雲霧繚繞的變化讓我不禁脫口而出。

小蘭仰著頭天真的問我，「姐姐，環豬牽山是什麼呀？」

「稱讚部落風景漂亮的意思，長大以後很多事情你就知道了。」我衝著她笑了笑。

她說，那姐姐我也教你，你在做什麼，泰雅族的發音是久數麼刷 久數麼刷 我有些驚訝自己的銳角被她的溫暖磨去大半。

小蘭說前幾年部落裡一隻狗把一個族人養的雞都咬死了，他心生怨恨決定到處放老鼠藥毒小狗，陪伴部落元老級奶奶好幾十年的老狗也成了代罪羔羊，奶奶好傷心呀，她撫著狗狗癱

軟無力的耳朵無聲的落淚。

她說山腳下村莊那隻賴皮狗沒了伴好孤單啊，整天被鐵鍊栓住，蒼蠅在它身邊飛舞也不趕，因為它們是它唯一的好朋友了。

於是我們牽著手一起去和那隻賴皮狗打招呼，它激動的朝小蘭吐吐舌頭，她笑了，像山裡的芒草一樣柔軟可愛。

她說，她喜歡志工姐姐上來幫忙娟娟老師的時候，有好朋友就不孤單了。

漸漸的這座村莊開始有我們的影子，草叢散落著我們比賽誰吐的遠的西瓜籽，賴皮狗身邊少了些蒼蠅，多了些小蘭響亮的咯咯笑聲，日出和日落感覺漫長悠遠，卻也彌足珍貴。

小蘭說她最喜歡玩捉迷藏了，於是我實現我承諾過她的話。

「姐姐你當鬼」她馬尾上的兩撮髮帶晃呀晃的，一溜煙就消失在鐵皮屋裡。

「十、九、八、七……」微風在我耳畔搔癢。

「六、五、四……」陽光灑落滿眼簾的明亮。

「三、二、一！我要去抓你囉！」我揚起聲音。

小心翼翼的在鐵皮屋外張望，推開咔咔作響的鐵門，幾隻飛蛾瞬間煽落一角灰塵，我不禁尖叫出聲，「小蘭？」我有些害怕。

鐵皮屋角落還堆放著一些垃圾、農藥瓶、布匹，散發濃濃的臭酸味。一本本散落的童書吸

引我的目光。

「小蘭，我找到你了！」對於在這樣陰暗的角落進行的遊戲即將告一段落的我興高采烈的哼起歌。

然而當我湊近卻發現她不在那。不論我怎麼徘徊就是不見小蘭的身影。

「小蘭？」尋過整個鐵皮屋的我有些著急了。

突然間一道陽光從鐵板中灑下來，灑落在一堆碎玻璃廢棄物和幕簾上。縱使心裡的畏懼軟了雙腳，我依舊鼓起勇氣、躡手躡腳走近，一鼓作氣的掀開布簾。

唰！

「啊！姐姐你怎麼那麼厲害！」小蘭嘟著嘴不服氣的說。

「怎麼躲到這麼危險的地方，你不害怕嗎？」

下次不要躲在這了，好危險。我說。

或許是出於害怕黑暗，又或許是看見部落環境竟比想像中貧窮而於心不忍，我不敢面對這樣的事實，我只想自私的永遠活在我編織出部落歡聲笑語的故事裡。

然而小蘭總還是喜歡躲在那。

無論怎麼喊她都不應，只有等我掀開布簾的那剎那她才會綻放出微笑，心甘情願的牽著的手走出鐵皮屋。

我總要穿過層層垃圾和瓶罐，踐踏在厚灰上咳了好幾回才能尋著她。

過程中我不停想像這座部落受過的摧殘和風霜，不停想像族人們背上染濕的，巍巍的背影，不停想起娟娟老師說過的話，心不停的墜落。

娟娟老師說，山裡過於貧窮偏攬，連婚姻都是湊合著歲數差不多的族人們就草草結婚了。

我過於膽怯想像生活的差距，每一次的捉迷藏都像是破洞般不斷提醒我，我的渺小，我的無能為力。

我只能是個過客。

終於在數次的捉迷藏後我潰堤了，踩著一成不變的路在陰暗的鐵皮屋裡尋那小小的身子，我熟悉的掀開布簾。

「姐姐，你又找到我了。」小蘭伸手就要像往常一樣牽起我的手。
我閃開了。

「我不是說過不要再躲在這了，這裡有碎玻璃，很危險。」我直直切進她的沉默，她緊抿著蒼白的嘴。

委屈和不安在她眼眶打轉，我沒有替她擦去眼淚，她要勇敢。

「姐姐，可是……」「下次再躲這裡我就不和你一起玩捉迷藏了。」我切斷她剛出口的聲音，伸出手想牽她，她卻將手收回背後，轉身跑走了。

她不再躲在那，我們也真的不再一起玩捉迷藏了。

好久沒比賽誰吐的西瓜籽遠，賴皮狗又恢復了無聊的生活，日出和日落不再那麼美麗驚嘆，連呼吸都變得好平淡、好平淡。

後來的大多時間我都陪著娟娟老師做勞動，她總離的遠遠的，安靜地看自己的童書，安靜的摸摸賴皮狗的頭，偶爾安靜的消失。

我知道她是躲在碎玻璃那了。

我模擬過那一句破冰，「小蘭，我們來玩捉迷藏，你要躲在哪裡都沒關係。」不管躲在哪裡我都會找到你的。只是我總沒有勇氣。

任由日子停滯，我留下的影子也越來越淡，好幾次還是會想到鐵皮屋裡看看，卻總因為她閃躲的身子而打消念頭。

我只是短暫的過客，我離開之後她就會忘了我吧？她也不會因為我的離開而傷心吧？

久數麼刷：我離開之後還會有人陪她玩捉迷藏嗎？我這樣唐突的闖進她的生活，倉促的丟下她一個人玩捉迷藏，這樣的遊戲規則是不是太過殘忍了？

但，我已經沒有時間懊悔了。

真的是最後一個晚上了，娟娟老師說把燈熄了吧，我跟你們說些山上的故事。

娟娟老師開始她沉緩的獨白，她說奶奶的小狗的故事，她說水蜜桃歉收讓山裡陷入經濟危

機，只能靠種馬告來勉強賺一些錢。

她說小蘭的故事。

娟娟老師說，她緩緩的說，小蘭的父親是族人安排著結婚生子的，但近親婚姻遺傳病機率較大，她的媽媽精神有些問題，爸爸靠打零工為生。

她說小蘭家經濟狀況不好，房子蓋了十幾年還沒完工，甚至沒有門，只以一單薄薄的被子充當，山裡沒有什麼好朋友，她總是很孤單。

她說，小蘭和哥哥必須每天幫一歲的妹妹餵奶換尿布，小蘭喜歡玩躲貓貓，因為她委屈時喜歡躲在那秘密基地，只給信任的人知道的秘密基地。

因為她知道，這樣不管如何，她信任的人就一定會找到她，每一次都不例外。

那瞬間我心裡的某一塊崩落了，我想起她屏住呼吸蜷縮在布簾後的身影，像一隻雛鳥般潔白而等待天使降臨。我自私的臉龐扭曲的像鬼影，一步步將我扯離她等待的身影。

我不敢哭出聲音，我不敢擦去臉頰邊的淚，我沒有資格希望她勇敢。

真的是最後一個晚上了，最後一個和小蘭如此靠近的晚上，月光從紗窗篩落。輾轉難眠揣想著明日離開的場景。

提前在山巒間雲霧未散之時甦醒，小心翼翼地套上和來時一樣的衣服推開紗窗。山坡上那隻百無聊賴的賴皮狗依舊眼皮不抬地任由蒼蠅嗡嗡圍繞，涼亭依舊散落著青翠的馬告，部落還

沒甦醒。

我走到鐵皮屋前等待著與小蘭的最後一面、最後一次捉迷藏。

但她沒有出現，娟娟老師說她爸爸媽媽今天出門，她必須在家照顧一歲的妹妹。

我捏了捏昨晚寫給她的小紙條，掌心收緊，涔涔出汗。

中型巴士依舊是顛顛的開來了，和第一天一樣，只是宣告著結束。我回頭想尋找我們躲藏的痕跡，想尋找草叢散落的西瓜籽，想不讓遺憾就此落地生根。

車門關上前突然間看見山坡上一個身影使勁揮著短短的小手，一蹦一跳的，我掛念著的。

丟下沉重的行囊衝下車，我們朝彼此飛奔。在半山腰上我一把將小蘭摟進懷裡，揉著她烏黑的髮。

「姐姐再見，我會想你的。」她忍著淚水的模樣像極了天使。

「我也一定會，以後有機會再一起玩捉迷藏。」我捏捏她的臉頰，「你想想我喔！」她笑著點頭。

終究是下山了，像是一場夢，娟娟老師說，長大就像捉迷藏，遺落的同時也會拾起了什麼。後照鏡中的她，身子逐漸縮得好小、好小，直到看不見。

生命中的散場中，心甘情願的稱之為離別，不願意的稱之為成長。

就好像，我們從沒在彼此的生命中出現過，卻又紮下了根，深深地，在山裡茁長。

賞 讀

散文不僅僅是一種適合個人語境的敘述，也是散文寫作者世界觀的本真體現。寫散文不是因為你急需表達，而是你有發現。〈捉迷藏〉是一篇真情至性的佳篇，才能讓讀者開啟心靈最柔軟的部份。全文描寫一段忘年情誼，令人動容。偶然的相遇，卻在心中留下了深刻的記憶，作者鋪陳的功夫很好，帶著我們跟著她的筆而走入了一個原住民部落人家的生活世界，讓我們也由此而見證了原住民孩子的生活面貌，同時也展現了作者如何與原住民孩子一起進行人我之間的心意交流，如何跳脫原本功利的窠臼，找回自己內心最柔軟的那一塊，同時也讓我們可以見到另一種貧苦的生活。由小我抒情而見大我、見族群的面貌。能以細膩的文字觸動心靈，讓我們想像天地靜好之美，這是多美妙的邂逅，同時也突現了情感的張力和存在的深度。

這篇作品若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它反映了原住民部落生活，關懷底層人們的生活狀況，具有反映現實的精神。以個人的經歷而具有另一種大我的底層關懷，是這篇散文深厚的地方。天地自然萬物都是有生命的，它們總在那裡靜靜地等待著，等待著我們青眼以對、熱情以會。同時，天地萬物都處於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相互勾連之中，這種聯繫，使得每

一人或每一物的每一人或每一物的構成部分都成為一個千絲萬縷的聯繫、作用與影響的交叉點，由點可以延伸而構成線與面。以存在的眼光看非常單一平常的事情，原來包羅那麼多的深意，個體的生命突然有了凝重感。最後，作者被小女孩感動，漸漸流露出藏在內心深處一直被成人世界所壓抑的童心，正因為童真的在場使得自己消除了兒童與成人心靈的界限，成為好朋友，生命回歸和諧自在。童真是澄明之境，在童真的懷抱中，一切純淨之物都沉浸於明澈的光華中，這就了本文深摯感人的地方，它指引著曾經是孩子的大人進行對自我生命狀態的超越，呼喚著還記得自己曾經是孩子的成年人內心深處童心的再現。通過兒童的生命型態來對成人的生活型態進行反觀與審視，從而確立自己的人生觀、價值觀。那便是對生活的認真，對生命的執著，對存在的嚴肅，對愛、美、直覺、感性的珍惜，這些東西雖然不能幫助我們賺錢與發財，但卻是讓我們活得真正像個人的重要的生存基礎。因為人間最動人的不是系統的知識和邏輯建構出的觀念，而是那份心靈所流露出的情意，在存在意義的探索，在人我之間搭起感通的橋樑。富有詩性心靈最懂得「美在感傷」的藝術魅力，所以用文字寫下了自己對生命的感動，對美的善感幽微。

凌性傑說過：「成長是什麼？成長是帶著自己的幸與不幸、榮耀與傷口，一步一步往前走。成長是，在該說再見的時候說再見，該回首的時候回首。成長是，終於能夠說，我經歷了，我記住了，我也明白了。因為明白了，於是自適坦然，不再頻頻罣礙。對某些人而言，此生可以不用再相見，或許就是最善好的祝福。」這篇散文讓我感受到在這冷暖世間，終究有人會記得需要關注的人事——或許是成長中不被理解的孤寂與不安，或許是家庭中難以啟齒的憂傷與破洞，也或許是生活中或喜或悲的似曾相識，讓許多情感與記憶蠢蠢欲動，終於噴湧而出，化為文字。

珍惜每一位在你身邊走過的每一個人，讓他們因你而更加深深眷戀生命和生活，讓他們因你而由衷讚歎世界的美好。便是這篇散文啟示我們的深意。

— 黃雅莉

青春散文 第二名

宋少瑜

我是宋少瑜，新竹女中二年級。

喜歡寫作，但是不常得獎。

喜歡籃球，但好像沒有很強。

喜歡食物，所以朝七公斤魔咒前進著。

P.S. 據說進竹女後平均會胖七公斤

作者的話

還記得得獎公佈那天，懷著那樣期待卻害怕的心情，以及自己名字映入眼簾的那份悸動。那五味雜陳的感動，至今難以平復。真的很感謝所有評審的青睞，因為這於我而言，不只是名次與獎金，更是得來不易的肯定。因為這份肯定，讓我再次相信原來自己的文字，是能夠打動內心的，亦讓我重新恢復自信，繼續堅持書寫那些觸動生命的片刻。

新竹女中 一一年 1班

指導老師 黃庭鈺

買一會兒暫停

下午三點五十分，我背著筆電，在便利商店的一角落座。外頭緊擁著的雲逐漸噬去最後一絲光束，正對著窗外那棵乾瘦的樹，迎著風微微發抖，壓著山雨欲來之勢，一點一點包圍這個原先金黃燦爛的午後。

熟捻著掛起耳機，音量開到近乎最大，試圖淹沒必然的嘈雜。隔幾桌過去的叔嬸字輩們，原先隨意的閒談，在幾口啤酒下肚後逐漸發展為高亢的辯論。

「我支持你！妳也為三個兒子付出了那麼多對不對？」隨意紮起個包包的婦女，目測年齡60出頭，身上的深藍背心襯著微發福的肚臍益發明顯，一縷髮絲垂落頰邊，邊奮力扯起嗓子，向對面一頭微捲的夥伴激烈爭辯著。

啤酒應該直接一口咕嚕下肚，才不是用吸管呢，我咕噥著。

此刻的隱隱雷鳴迴盪在天際，驚走成群飛鳥。

隨後他們整整衣衫，站起身，徒留方才的高分貝吵嚷，在這陰沈的傍晚時分。

對我而言，便利商店是個理想的工作地點。

應該不會有人和我有一樣的怪癖了吧，因為別人總對我在便利商店讀書一事感到鄙夷。

他們的共同疑問是：「那裡：不會很吵嗎？」

我的答案是會，但我在嘈雜中找到屬於自己的寧靜。

比起圖書館內令人昏昏欲睡的靜默，我更喜歡在吵鬧的環境中，掛起耳機，即能達到老僧入定的境界。淺色的圓形木桌和一杯拿鐵，便足以打發 3、4 個小時。

只是桌上貼的守則上「請勿長時間佔用座位」總讓薄臉皮的我深感內疚。因此當店員拿著大布拖把清潔地面時，我總小心的閃躲著他們的目光。可能，他們來回擦拭我的桌腳，其實是想暗示我已經佔用座位很久了把？

起初，到便利商店念書只是為了躲避家中的一切誘惑；時常在此久坐後，我發現，躲在教科書的厚重書頁後，用眼角餘光悄悄打量來去的風景，實為人生一大趣事。

每個人來超商報到的目的不同，超商裡的面孔，當然也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更換。

週末的早晨，可能出現的是難得輕鬆的媽媽帶著小孩來吃早餐。小孩的年齡約莫介於 1 歲到 3 歲間，正是調皮好動的年紀，晨光中映著小孩邊咬著吸管吮吸邊打鬧的模樣，當然，還有媽媽一臉無奈的啃著手上的麵包。一絲陽光悄悄自窗框縫隙鑽入，為超商的一天拉開了序幕。

隨著太陽向西的腳步，時間軸推到接近中午時分。此時的常客通常是孤身一人前來的中年男子，或是再長一些的男性。他們安靜的出奇，最喜歡的位置應是靠窗，緊皺著的眉頭好像總有滿腹心事，放空的望向窗外，嘴裡無意識的咀嚼著微波的排骨。年近半百的煩惱應該不少吧，畢竟事業與家庭兩頭燒……，少了年輕時的挺拔，爬上眼角的魚尾紋和遮不住的啤酒肚盡顯老

態。這一幕卻莫名的讓我鼻頭發酸，或許對別人而言，便利商店就是個人們短暫交會後即擦身而過的地方，但在那些素昧平生的中年男子身上，我彷彿找到了爸爸的身影。

但又隨即打消這個可笑的念頭，因為，爸爸甚至連坐在便利商店好好吃頓飯的時間都沒有。平日，除了工時常超過10小時，在高度緊張的高壓環境，一丁點失誤便是動輒上百萬的損失，這讓他戰戰兢兢、嚴陣以待。正餐有時兩口匆匆解決，有時根本沒吃，還陷入反覆失眠的迴圈，嚴重時就算是假日，他也能半夜3點起身連線回公司，確定一切安好再躺下。

我們甚至沒法去隔宿的旅行，因為，爸爸已經幾乎找不著2天以上的假期——近幾個月的國定假日，他都要值班，又或是——根本沒有多餘的精力出門。隨著次數一多，原先的失落早被消磨成為不抱任何期待。

但我總沒法向他抱怨些什麼，因為心疼。

每星期爸爸返家時，厚重的鏡框下是遮不住的眼袋，曾經茂密的髮量亦愈發的稀疏，他笑著和我們打招呼時，嘴角牽起的疲憊只讓他蒼老盡顯。因為連中年大叔必備的啤酒肚也沒有，瘦削的身形看起來異常憔悴，像是暴風雨裡枯樹上的最後一片葉子，用盡力氣緊抓著枝幹不放，在風中脆弱的搖晃著。

我也曾不平，為什麼爸爸身邊的人經濟能比他寬裕，卻又不比他忙碌，也曾幻想，某天我們突然中了樂透首獎，爸爸大概就不用這麼辛苦了吧？

但這終歸是想像，還不如幫他泡杯熱牛奶，或是陪他說說話。

再次望向窗邊的位置，不知何時，剛坐在那用餐的大叔已經離去。輕嘆一聲，不管他的眉頭為何而緊皺，我只能祝福他，希望他今日一切安好。

午後的陽光似熊熊烈焰，伸出張牙舞爪的熱氣，一點一點將整片藍天蠶食鯨吞。望向玻璃門，我心想，那個老奶奶或許快來了。

我見過她一次，那天的她套著稍大的墨綠色夾克，拖著已經連蹣跚也不及的步伐，戰巍巍的扶著旁邊的座位，艱難著前進著。最後終於選定一張四人座，才小心翼翼的，再次倚著椅子邊緣緩緩坐下。她的眼神中透出一股莫名的警覺，深陷的眼窩裡盡是防衛，卻又好像在求助。「My dear friends，青春的成績單，有你們一起向前才有一百分」是此刻的背景音樂，熱情洋溢的男聲仍在搖滾的音樂中唱得快活。

過不了多久，約莫十分鐘不到，她站起身，挺著早已佝僂的背脊，又步履沈重而艱難的離開超商，踏入外頭蟬鳴熾烈的陽光裡。

我還記得，那天的陽光再燦爛不過，映著柏油路閃閃發亮，唯有那個不知名姓的老奶奶，矮小羸弱的身形對抗著燠熱的空氣，好像隨時都會融化在風中，而她腳上的粉色夾腳拖，鮮艷而刺眼。

我盯著她好久好久，直到她的最後一丁點影子離開我的視線範圍。突然有種悲涼與哀傷襲

來，曾祖母最後的身影亦浮現腦海。已至耄耋的她，早已不見年輕時的犀利嗆辣，那時自跌傷以來，只能縮在面積約一平方米的小床上，到了該吃飯時，勉強咀嚼些軟爛的稀飯，剩餘的時間，只見她空洞的盯著前方，好像想看透些什麼。每回探望她，總有歲月不饒人之感，那時的我無法憑弔她呼風喚雨的過往，只能慶幸自己的風華正茂。

不知何時，窗外的陽光早已交班給一彎月牙，正是華燈初上之時。而暗夜裡的便利商店，又扮演著一種截然不同的角色。

每每補習下課，早已是晚間〇點，而補習的地點恰好位於狹小的巷弄之中，而路燈的昏黃更點綴了小巷的可怖。我總是害怕電影中光怪陸離的情節赫然發生，於是總鼓足勇氣轉身確認，擔憂背後緊跟著白衣飄飄的鬼影。這時對街的便利商店便成為暗夜中的一盞希望，促使我不斷加快步伐，甚至是在紅燈將亮起的當下疾衝而去，希冀自己儘快脫離那幽闐無光的巷子。

這個時間點的超商外，通常是白天從事粗工、雜工等的工人們，點起煙話當年。而店內偶而會有相對而坐的中年男女，一方正以佛法開導、撫慰另一方歷劫的心靈，在那樣孤寂的深夜，只剩交通號誌的交相閃爍，一切好像特別有說服力，角落那桌的婦女，聽著對面男子的耐心開導，點頭如搗蒜。

這時，手機鈴聲大響，接我返家的媽媽即將抵達。

我步出店外，就此結束一日的「觀察」。

從明媚的白日，到闌黑的深夜，座位上背影的交織更迭，電動感應門開與關的轉瞬間，人們在此短暫的交錯、然後隨即歸於平行線。他們不覺中留下關於自己的微小線索，給予角落那有心人揣摩、拼湊全貌，即使是僅此一次的擦肩而過，也能咀嚼、品味許久。

角落一隅裡的那人，何嘗不也是景中之人呢？

那些來往的過客，又從匆匆一瞥中看出什麼端倪？

這偌大的世界裡，此刻的陌生亦可能是彼時的熟悉，我們之間的距離，彷彿咫尺之遙，又好似隔著千山萬水。

而「窺探」久了，我逐漸明瞭他們來便利商店的目的。

因為，它早已成為一種令人心安而踏實的存在。

也許吧，我們都是活在這世上的渺小飛蛾，僅僅貪戀著一絲溫暖與光亮，甚至只是超商的感應門後，一聲禮貌的歡迎。因為至少，在生命中每一個無邊暗夜，有所依恃。

不論你的身分為何，又懷揣著什麼樣的心情步入店內，總能接收到一聲溫暖的「歡迎光臨」，那是一種知悉自己被期待的竊喜。

尤其在感歎生活不易、日子難熬之時，更容易深刻體會到：我們真正需要的或許不多，只是一句能夠送進心坎的關心，就已足夠。

而便利商店能夠提供的，不只一份問候，甚至還有生活的暫停鍵。

以往的我認為，便利商店之便利，在於琳琅滿目的商品，以及多功能服務；而現在終於明白，所謂便利，更多的是隨時提供人們一個喘息，甚至是逃避的空間。

不管你是歷經長途車程、下車稍作休息的旅人，亦或是一早歷經疲勞轟炸、偷得片刻清閒的上班族，或者是方上和青春期的孩子大吵一架，仍怒氣猶存的母親，總能在便利商店中，獲得停歇的時刻。也許它沒法為你分勞解憂，不過你可以暫時抽離煩悶的氛圍，抽離早已混亂打結的生活，然後在充電後，再次有了能量面對一切。

誰不是社會巨輪之下不起眼的小螺絲釘？誰不是苦悶生活的手下敗將？所幸從南到北，從山顛到海角，總有一間便利商店，為了你，24小時不闔眼。

桌上那杯飲品，對你而言或許只是佔住座位的唯一理由；

但我們買的，其實是一小會兒的暫停。

賞 讀

非常生活化的題材，寫隨處可見的便利店觀察，最難的是在平凡中見出不平凡。題目尤其畫龍點睛。芸芸眾生相經過這篇散文的生花妙筆，都產生了意義和樂趣。作者在吵雜的環境中得到平靜，在人來人往便利店中思索人生。便利店是本文的主軸，主軸之外，尚穿插一條親情的副線；不動感情的觀察之下，蘊藏著作者對父親的牽掛。這些出入便利店的人可以買得一時半刻的休憩，父親卻連這點餘裕都沒有，日日為生活奔波，不得暫停。散文的缺點在最後說理的部份，跟本文的風格不符。

— 鍾怡雯

青春散文 第三名

涂平萱

是一個喜歡書、拉拉熊和抹茶的奇怪人類。

作者的話

很高興得到這個獎項，謝謝陪伴過我的所有人。也謝謝那個因為流感在家太過無聊而打下這篇文章的女孩。

當各種新興議題和名詞不斷出現，標籤就不斷地被創造和貼上。當每一個人都在高聲吶喊著什麼，他們時常忘記初到世間，那一雙赤裸且尚不知道定義為何物的雙眼。

青春不是一段歲月，而是可以永存的赤子之心。

新竹女中 一年1班

刺青

當你看到狗尾巴草時，是否也曾想起我？

如往常一樣下班回家，和同事道別，手拎著微波塑膠味的晚餐走在路上。很奇怪呢，明明是往常走了千千萬萬遍的柏油路，今天忽然就看見了——在一片空曠的野地，空洞的像要吸進這世界的夜空下，一片垂頭喪氣的狗尾巴草。

我向來是不喜歡這種植株的。它雜亂無章的蔓延，姿態總是像在對著這些高樓大廈屈服。它們總努力偽裝的和稻穗一樣，但實際上只是株雜草。它的存在是多餘的。是錯誤，但是不美麗。而這樣一株草，竟肖想和花一樣，也有花語，像狗搖著尾巴對主人示好——暗戀。

多麼不倫不類啊。

但是，看到它們的時候，我總是想起那一天（那段時間被我切成細碎的蛋糕，只在沒有光的時候奢侈地偷偷抿上一口），我和你第一次相遇。那一年我五歲，後山原本只有零散的狗尾草，那一年竟奇蹟似的在仲夏開出了滿山遍野的狗尾巴花，紅通通又一串串的，綴在有微風和青草的午後。我叼起一枝模仿抽菸一樣含在嘴裡。然後是突然出現的腳印，伴隨著驚擾萬物的足音，一個回眸。

我想，錯誤的是你的食指碰上了你飽滿的唇線，像五月盛開的薔薇。你的頭髮被陽光染成

了飽滿的稻穗的顏色。你是小王子，我是你的小狐狸。

「我們的相遇，要保密喔。」我沒想到最後這句話竟能適用一輩子。當時你只是在躲避你母親的責罵而已。

童年的我們是鄰居，偶爾會一起玩耍。十六歲那年，我們都考到了台北的學校，只是我建中，你是某所高職。要到外縣市生活，在我強烈的要求下，以著省錢的名義期望能和你分居。母親終於勉為其難的答應了，畢竟我主動要求的次數是那樣的少。

十六歲的我們像是終於第一次，脫離了母親的子宮，來到了台北的一方小盒子裡。那裏的牆是灰白交雜，斑駁脫落的。外頭常常掛著紅色、綠色、紫色，褪了色的衛生衣、內褲，被風吹得飄揚。高中生的日子被切割成了白天和晚上，空間被切割成了我的房間和你的房間。一道牆板的左邊、白日，我總是穿著熨斗燙得整整齊齊的制服規律地去上學。而牆板的右邊，你總是神出鬼沒的，讓我常常找不到你。當所有光線都消失，窗簾嚴密的縫上了嘴，地平線之下，我的唇摸索著描繪著你的唇形。牆自動坍塌了，制服和便服都被丟在一旁，只剩我和你嚴密的結合。我感受到你屬於青春的脈搏在我身體內跳動，在沒有人看得到的地方。

偶爾在白天，我們也會待在一起。我偎在你的肩膀翻著詩篇，你灑脫地彈著吉他。你把日子都譜成了音符。

但是，你回到我們的小小公寓的時間慢慢變少了。你回來的日子就是春天。你不回來的時

候，猜忌、焦慮這些醜陋的情緒就快要吞沒我了，每一秒都似螞蟻在爬。黑夜裡的高牆又悄然重新築起。我跑到你的房間，看到你閉著眼睛，可是睫毛在顫抖。你沒有睡著，可是我也沒有說話，只是默默的在旁邊躺下。我的心臟因為你而高高低低的迴旋著，可是表面上一如那些整齊乾淨的教科書。

那一天，學校因為停電提早放學，我壓抑著快要滿溢出的喜悅奔回我們的公寓，心想著這個時間應該可以見到你吧。然後，在那個蟬鳴的仲夏午後，我開門就撞了你錯愕的表情，還有剛剛染色了的頭髮。

「為什麼要染金髮！」我也被自己尖銳質問的聲音嚇到。「原本不是好好的嗎？」然後，你低低的聲音，像是嘲諷的隨口一說，卻成了我永遠無法癒合的傷口：「你們黑頭髮的，我高攀不起。」你親手毀了我們的仲夏。

啊，高攀不起。我總是羨慕你瀟灑的視時間如無物。其實是我高攀不起你。當下，我沒有辦法回話，我反駁不了這個世界，我一直都是這樣。

在後來，你去刺青了，花花綠綠的圖案越來越多。這次我卻沒有很反感。偶爾在夜裡，我會用手或唇描繪著你腹部的字，像是永不畏懼、Keep the faith之類的。我抬頭問你意義和原因，你的手抓著我的手，頭埋進我的髮。

某一天晚上，我去敲你的房門想問你要不要一起吃晚飯，一開門就看見滿室狼藉，你摟著

一個陌生的金髮女孩在床上。我望進你的雙眼的剎那，就知道，你是故意的。「打擾了。」淡金色的夕陽灑在屋子裡，我轉身的時候感覺到你的視線牢牢地盯著我的背。

開門的時候，背後傳來你輕聲地狡辯：「我，和你，我們不一樣。」

「哪裡不一樣？」我的指尖和尾音末稍都在發顫。

「制服不一樣，哪裡都不一樣。」

「哪有不一樣啊。」我笑了，在淡色的屋子裡突兀的像是刮過黑板的指尖「我們不都是男生嗎。」

很多年以後，我從來都沒有得到解答。為什麼穿著相似款式的制服，藍字繡著不同的四字校名能夠讓別人定義我們？建國中學，這四個字，要怎麼告訴別人，其實，我喜歡男生？又要怎麼樣才算有資格在一起？是男生一定要配女生？還是被隱形劃分的階級，同一種制服的人只能配同樣制服的人？

我從來就沒有明白過，我好像被劃分成比你高的階級，可是我只是株狗尾巴草，向世界低頭。

數不清多少年沒見到你了。大城市的酒精和光暈都模糊了我的記憶。這些年，我很少想起你。當浮光掠影的某一角在某一瞬被觸動了，關於你的記憶就像不復存在的幻肢一般隱隱抽痛。而今天即將發生的一切是我早已預知的，從你年少驚擾仲夏的那一瞬就已自然醞釀的。

每一天下班回家的路上，沿著那一片狗尾巴草走下去，就會經過一家刺青店。我注意它很久了。很久以前的某一天夜裡，我的指腹曾摩娑著你刻著「」的字樣，它藏在你最隱匿的下腹，是我名字的縮寫。我對你像是向母親渴求冰淇淋的孩子撒嬌道：「我也要刺青。」你溫柔的口氣像是馴獸師在安撫渴望草原的小獅子。你耐心的解釋，刺青會很痛，有可能會衍生衛生問題，有可能會後悔。你安撫、哄騙的眼神對著我說：「你不是。」於是小獅子就惱羞成怒了。「既然那麼冒險，那幹嘛要刺？」

「因為無法我們抓住歲月、留下痕跡。因為活在真實世界的我們無法真的隨心所欲、無法真的永不畏懼。所以在身上刻下每一個珍貴的瞬間，捕捉住童年那個還沒有邊界的妄想。儘管日後彩虹色的泡泡可能會被戳破，刺青和成長一樣要付出很大的代價，會痛也可能會變形。但是我仍想抓住我所能把握的，只因那些圖騰太美了，只因為你太美了。」你是這麼回答的。

今天的我像往常那樣下班，筆直地走著一樣的路，卻在路過轉角時拐了彎進了夜裡唯一亮著的店舖。店裡有一個穿著白色背心的老闆，燈亮晃晃的打在周圍的機器上，泛著金屬尖銳的光澤。

「你好。我想刺一個齒痕，在右邊大腿的內側。」

我知道母親不會喜歡這樣的。母親喜歡把日子都切割成豆腐，不是純白的那種，而是帶著均勻雜質的米白色。她喜歡時間和流理台的水一樣流暢而可控制，那些水不須停留。我知道今

天很特別，可是我的內心很平靜，我總是知道它會來臨的。

褪下西裝褲，露出棉質的白色內裡，讓我想到我們小公寓外總是掛著的那些衣物。當銳利的金屬儀器刺上我大腿內側、像初生嬰兒般羞澀的肌膚，我還是忍不住瑟縮了一下。唇角還是嘗到了鹽的味道，卻不是因為刺青很痛。

是因為，我彷彿看到了你的頭髮，感覺到了你濡濕的舌頭，你的牙齒。

你落下了一個吻，在我的大腿內側。像羽毛一樣輕柔。它的痕跡，卻很深，很深。

賞 讀

這篇作品在這次的參賽稿件中，是同志書寫題材中表現得較為成熟的作品。它非常細膩地重複使用同一個意象「狗尾草」，將這個意象貫穿在全文的虛實之間，既發揮抽象象徵的功能，同時也是現實景物的描寫。作者書寫同性情慾亦直率而大膽，文中有強烈的自我反詰，這些辯證與思索，都和作者乾淨的文字呈現一種有意思的反差感，也形成它獨特的魅力。

— 言叔夏

青春散文佳作

羅王真

有一口井，不曉得甚麼時候會枯竭，但好像也沒有繼續往下挖深的本事……目前看來是似乎這樣子。總之，就是趁能汲水的時候盡量抽吧，直到井再也泌不出任何一滴可取之物。

作者的話

有些壞遲早會被風悄悄攫走的。

謝謝指導老師還願意再雕一下我這塊朽木，將關於參雜著些許童年、零星不愉快的小作品，攤在大家眼前。

先澄清內容大概五分真五分假，我也不是從小就這麼扭曲，現在當然也不是！或許存在過的壞，早就被吹走了。

臺東女中 一年美術班

指導老師 李家棟

壞

在就讀幼兒園之前，媽媽偶爾會在她放假時，騎著她的老摩托車載著我，一路騎到南寮的海灘。我會將鞋子放在邊邊角角都翹起來的摩托車踏墊上，赤腳踩在沙灘上，幼童時期的我相當喜歡裸足踏在不同表面上，用肉體感覺自己身處的現實。

我小小的腳陷入細膩的軟沙中，蓬鬆濕黏的深色細沙嵌入我的腳趾之間，有些甚至卡進腳趾與指甲間的空隙。我或許就可以在此扎根，我是一株特產於這片沙灘的稀有植物。

「明天，我可以不要去保母家嗎？」我佇立在原地，對著越走越前面的媽媽大喊。我已經厭倦待在保母家，乖乖等著她下班來接我的日子了：「妳明天不要上班好不好？」

下午的天色有點昏暗，讓沙灘黑得猶如瀝青，也正如瀝青的特性，緊緊纏住我的腳踝，一時之間很難掙脫出來。

強勁的海風抽走了我的聲音。媽媽並沒有回過頭，她就這麼直直走著。那天下午的風有點

愛撒嬌，是捧起，抑或是拉扯般的讓媽媽的捲髮亂飛。當時她的頭髮都還是單純烏黑色，捲捲的在半空中飄動，像極了生長在礁岩腳下的海藻，隨著水流飄盪。

「媽媽！」腳抽不出來，堆積在其之上的沙子實在太多太重了，我慌張地喊著，吃力地向上提起我的左右腳。我就是一棵拔不出自己的蘿蔔，被深深的種在地裡，欠人採收。

最後怎麼出來的我也忘記了，不重要，反正隔天媽媽還是把我放在保母家，直到傍晚，其他小孩都被他們的家人接走，只剩我一個在那裡時，她才匆匆忙忙地把我帶走。

暗暗的公寓是我當時的家。在我和媽媽回到家之前，裡面都不會有有人。爸爸那時不常回家，每次我問媽媽為甚麼時，媽媽總說他在台北抓壞人，因為那是他的工作。

……那我變成壞人，爸爸是不是就會回來了？卡在喉頭的話，又吞回去了。今天的我已經夠壞了，在保母家和其他小朋友起衝突，不然媽媽怎麼可能會那麼快帶我離開那裡？

我右臉頰上留了一道頗顯眼的傷口，是那個傷害我的小男孩的指甲造成。

男孩劃過我的臉頰時，就像隕石摩擦過大氣層，搓出了火光，還有晚到的刺痛。雖然沒有血流如注，但確實是多了一條好長好長的缺口。明明感到疼痛的並不是他，但他卻哭得比我還用力，比我還害怕，都把保母引來了……。

保母驚慌的看著我們倆，並追問著我到底發生了甚麼。當時我可能是被保母的激動驚嚇到，也可能是我壓根不想解釋，我就放聲大哭，臉部肌肉誇張地動作，恰好擠壓到傷口，血珠溢出，讓保母更加慌張。

媽媽看來很疲倦，之前像海菜的頭髮，正垂在她淡淡的眉毛上，也許是太久沒進行光合作用了吧，但她還是帶我去看了醫生，親自為我上醫生開的藥，她覺得我好可憐。

我也覺得我好可憐，尤其是臉上掛著一片OK繃到保母家時。

之後媽媽在她放假時，沒再帶我去南寮。她說，那裡早就去膩了，海風吹得她頭好痛，而且她現在比較想看向日葵，竹東好像有。

老摩托車載著我們兩個騎了好遠的路，一直噗噗地冒出白煙，我當時真的好怕摩托車在半路上就故障，我們從此流落街頭，再也回不去。

不過要是回不去的話，媽媽就不用上班了，我也不用去保母家了。

竹東的向日葵聚成一片花海，耀眼的銘黃色花瓣綻開著。試問，同時被多顆太陽照耀是甚麼感覺？是不是特別有精神？光合作用是不是進行得特別旺盛？

我在向日葵的花瓣上捉到了一隻鮮綠色的金龜子，閃亮的綠色幾丁質反射著太陽光，像極了一顆綠寶石，顏色比台啤的玻璃罐還澄清，比奧利多水的寶特瓶還更顯珍貴。

金龜子的六隻爪子動來動去，牠害怕緊張的樣子，像極了前陣子保母的表情，不禁令我笑了出來。拿著照相機的媽媽也笑了，她拍了好多張我和向日葵的照片，片刻間我覺得我是世上最得寵的小孩。

下午，爸爸有回來，穿著警察制服，我還差點兒認不出他是誰。

媽媽看起來比在花海時還開心，她當晚親自下廚。晚餐終於不是吃便當了，我好開心，不論是吃媽媽的料理，還是和爸爸團聚。

「妳好像很高興耶？」睡前我問窩在被窩裡的媽媽，今晚爸爸沒有睡她旁邊，他剛吃完晚餐就匆匆離去了，留下媽媽在廚房洗碗、善後。

「是喔？」媽媽說，接著扯了下棉被，翻身背對我。

「是啊，妳好久沒煮晚餐了，好好吃喔。」我撲著趴在她身上，但我被她抖下來了。

「快點睡覺，很晚了。」她用我的好夢毯把我緊緊裹住，我掙扎著就睡著了。

那個男孩在玩保母家的瑜珈球，巨大的球體吸引了我的目光。

我走上前，我說我也想一起玩。

「不行，這顆球是我的。」男孩不領情，他用球把我從我們玩遊戲的軟床上推下，我重重的摔在巧拼上。

「才不是，那顆球是阿姨（保母）的，你真霸道。」我站起身，爬回軟床，試圖與他理論，我又一次被他用球推下了。

「我也要玩啦！」

「那妳不會叫妳媽媽買喔？走開啦。」他說，邊用手把我推開。這次我猛力抱緊那顆瑜珈球，男孩也被我突如其來的舉動嚇到，我扯了他的頭髮，捏了他推開我的那隻手，只差咬他了。

然後我就被他抓傷了。傷口險些經過右眼，直達髮際，幸好。

爸爸那陣子越來越常回家了，甚至有次還帶我和媽媽，開著休旅車，到我好久沒去的南寮

放風箏。與媽媽的行程不一樣的，爸爸拿著風箏，帶我在附近的草皮上放風箏。

爸爸的風箏比較大，鮮豔的像是墾丁的熱帶魚，在水藍的天空上悠游，不過卻一直兜圈子，比較像是洄游。在台北和新竹之間洄游。

我的風箏就比較小，而且還飛不起來，沒什麼好說的。

「妳要跑啊，跑快一點風箏才飛得起來！」我跑啊跑，跑到汗流浹背、筋疲力盡，跑到差點中暑，但風箏還是沒有起飛的跡象。我就是在那裡遛狗的，風箏被我拖著走。

後來爸爸讓我玩他懸在高空中的風箏，風箏幾乎都成了一小黑點，我傻笑著問爸爸說：「會不會撞到飛機啊？」。風箏在上面飛得平穩，我在下面被風箏拖著走，滑稽的模樣讓爸媽都笑了。

我還能更幸福嗎？還能多再相處一會兒嗎？

回到家洗澡時，才發現膝蓋上有些小擦傷，是我上午在草皮上跌倒所致，有點小刺痛，不過沒差，我都已經那麼幸福了。

且那些小擦傷的痛楚，遠不及臉頰上的細長傷口。

當我被男孩的指甲劃傷，我還抱著瑜珈球，瑜珈球還壓在我身上，翻滾著摔在地上，霎時間天旋地轉，著地時並沒有發出任何巨響，只有我的一聲悶哼，衝擊力皆被保母鋪滿地的巧拼吸收掉了。

我扔下略大於我身形的瑜珈球，不曉得第幾次攀上軟床。這次我想我已經掄起拳頭，就是要對他施予暴力。他哭得鼻涕爬滿人中，甚至垂到下唇、下巴，濕黏了他的衣襟，哭聲好不淒慘，都把保母引來了。

「乖呀，你怎麼啦？你不要哭了好不好？乖乖，抱一抱～」保母一進遊戲房就是先注意到嚎啕大哭的他，並哄哄他、拍拍他的背為他順氣，接著才看到被晾在一旁，帶著新鮮創口的我：「噢！妳的臉怎麼回事？怎麼弄得？太離譜……」

著急的保母讓她老公先去安撫哭得浮誇的男孩，高大的保母丈夫小心翼翼的將男孩抱起，彷彿他抱起的是玻璃製的雕像，易碎。保母她本人則親自安慰我，抱著同樣哭得浮誇的我到客廳。

淚水滲進傷口時，清晰明瞭的痛覺一劃又一劃地幫我複習，複習皮肉被劃開的瞬間，上皮組織斷裂，從完整的一片變成兩半。但比起臉上這道怵目驚心的傷口，疼痛卻不是那麼強烈，就像數百隻螞蟻從我傷口表片湧出，順著溢出的血液行徑，引起陣陣麻癢。

保母用衛生紙、紗布幫我止血，接著用棉花棒沾優碘幫我消毒，抹上曼秀雷敦。起初陌生的刺痛輕輕的戳在我的神經上，隨著優碘的滲入，愈漸加劇，淚水又重新回到眼眶，保母溫柔地哄著我別哭，很快就不痛了。

在她整理好所有後，打了通電話給我和他的媽媽，說了甚麼我不清楚，總之那個男孩在我媽媽來之前，就被他家人接走了。明明就連對不起都還來不及說。

「發生了甚麼，他欺負妳嗎？」媽媽用OK繃做收尾，把它蓋起來就不那麼駭人了。我從開頭的「可以一起玩嗎？」，講到保母的驚慌失措，但中間省略掉我扯他頭髮捏他手的橋段，我避重就輕的敘述。

媽媽目光灼熱，我不敢看海菜底下藏著的她的眼睛，總覺得一旦對上眼就會崩潰，就會被識破，就會得不到她的同情，得不到愛。

她覺得我好可憐，我也覺得我好可憐。

明天她又要去上班，爸爸又要到台北抓壞人，我又要回到保母家。一切恢復原狀，抹上醫生給的藥的傷口也會癒合。

最後連疤都不留，很快的，就不會痛了。

賞 讀

寫小孩的小奸小壞小心眼，調皮又活潑。青春組的散文不寫青春，卻回溯童年時間，寫下對愛的渴望和記憶。小孩子的心眼到底有多細？他們對大人的愛的索求又有多迂迴？這篇散文從這兩處著眼，給了我們細緻的答案。當警察的爸爸原本很少回家，媽媽也有她的工作，並沒有意識到小孩對愛的渴求，她給的關注永遠滿足不了小小孩。於是有了一次的受傷讓小孩獲得了媽媽的愛，然而這愛也是不長久的，因為那小小的劃傷，「連疤都不留，很快的，就不會痛了」。

— 鍾怡雯

青春散文佳作

高 涵

新竹女中，二年二班，31屆校刊社美編。

喜歡蘇打綠、蛋黃哥。總試圖逃亡從這身不由己的世界，在風起瞬間溜入某個清澈的夢。為了留住這些那些片刻而寫作，也為了生活而生活。

作者簡介新手，請多包涵。

作者的話

知道得獎後，興奮喜悅之外也有些驚慌。寫作是一件必須誠實的事情，每個句子都映著內心。這些文字要被印刷在某張紙上了、要被公諸於世了，天啊。由衷感謝評審老師的認可，也謝謝我的老師、家人、朋友，還有電腦、防噪耳機和熱水。總會有幾個瞬間讓我重新相信自己，而此刻便是其一；依賴著那些時候過活，繼續呼吸並寫作。

新竹女中 一二年2班

指導老師 吳文娣

躲在衣櫃裡的

每個放學的午後都應該這樣，寧靜而沒有思緒流淌；偶爾看見世界被掀起了一角（像是舞台劇布景被風推擠露出真實），如果很忙那就伸手將它恢復原狀——繼續日常，不管不顧不知思量才能完全活成刻板印象。

回到家，將書包甩上椅背。企圖洗去公車裡、駐留鼻間的菸味，依舊發現做不到；鬆軟地彷彿可捏塑地攤在椅子上，時針斜斜地指向五，和夕照平行。

正當我收拾好自己，從書包裡挖掘出筆袋，挺直背脊面對空白學習單時，一聲狗吠破空而來，宛如某種開戰信號。事實上，它的確是。

汪汪汪汪，有如漲潮時一波一波的海浪，澎湃得令人無法忽視。每天牠都在這時開始獨奏，颯風下雨未曾歇息。

「哎，那隻狗又在叫什麼！」

母親的抱怨也未曾歇息。她擰著眉走進房內，五官緊鎖，烏雲般夾帶氣憤和煩躁而來。

我的房間有扇窗，可以望見對面。她湊過去看了看，用力地搖著頭嘆氣。大概是跟牠對眼了，母親睜大眼睛瞪著牠，一手插腰一手在窗前比劃。經過「溝通」，牠安靜下來；母親滿意地轉身正要走，牠又開始叫了，並且更加宏亮。

她從房門口快步走回窗前，雙手插腰瞪眼警告。有時這樣情況會循環兩、三次，有時牠就直接高歌到太陽落山。

今天大概是屬於後者。母親惱怒地站了一會兒，汪汪汪還是在牆壁之間來回盪著。嘆了很多次氣，她離開了。三番兩次地，她探頭進來問要不要換個地方讀書，我都搖頭拒絕——雖然狗吠聲惱人，但也不到必須搬遷的地步。

母親的眉未曾舒展，抵起的嘴唇銜著不滿，只要張口，那些急躁的言詞就會傾洩。臺詞了無新意，有時沒被狗吠惹惱，反倒是她的話語裡，高濃度的厭惡情緒引我反感。

母親討厭狗。某些片刻，這樣的她讓我退縮、否定、不解。

這詞用得並不精確。我從未了解母親，何來原本的印象可以「不解」？身為一個不明飛行物體（我們都像外星人），過去的某一天突然降落在這個世界，哭聲是母語宏亮而又式微。新生命瞬間砸碎宇宙平衡，錯亂重力場拉扯原先的生活，於此同時我正在習慣氧氣。

地球太乾燥，分泌淚水後我得以睜開眼，看見已變成母親的她，和重建的家。父母們把遠古遺跡藏在隱密的角落，剎那蒼老的過去被封印在某張相片、某枚戒指、某朵玫瑰花上。不希望孩子看見。

可是外星人通常喜歡冒險。

小時候，我喜歡在父母外出時翻遍家中的櫃子，其中最難全身而退，卻也最具吸引力的就是大臥房的衣櫃了。

聽見輪胎壓過柏油路、越來越遠的聲音，我確定今天就是那樣的一個好日子，適合出外郊遊、幫小孩買燒餅，還有在家探險。

興奮地爬上樓梯，無人的家裡寂靜著，塵埃好像都是慵懶地懸在半空中，一點都不起波紋。長大之後我也學到了，此時就該享受難得的悠閒，回到自己房間裡躺平，或是大字形攤在客廳地板上淺淺地呼吸。

但這對童年來說並不成立，悠閒可說是童年第二重要的成分，而第一是被愛——因此學著浪費時間、消費親情都是這個階段的任務。

旋開臥室的門，我大步大步地跨進去。厚重窗簾擋住陽光，室內昏暗的光線總讓我質疑，晚上他們下床難道不會找不到廁所在哪嗎？啊，可能是因為爸媽已經太習慣面對黑暗。

為了不留下任何證據，我選擇開燈。白光轉眼把空間填滿，所有的事情好像都變得清晰可見。在家裡東翻西翻必須小心的就是，一定要記得把所有碰過的事物放回原位——所以事前觀察就變得相當重要。

抓住衣櫃的把手，像是要在空氣中刷出波紋一樣瀟灑地拉開。灰塵掙脫長年的禁錮傾籠而出，雖不致使我灰頭土臉，卻也足夠打十幾個噴嚏。

用力擤擤鼻子，一定是因為當時太小了，不能接受陌生的、熟悉的、年輕的、陳舊的空氣。現在好像也沒辦法抵抗，只能用莫名落下的眼淚來稀釋這些物是人非。

空間被整齊地畫分，左邊用幾個收納盒疊成櫃子，上頭好多本相簿隨意放著；右邊垂直空間掛著幾件洋裝和長裙，絲絨般的、緞面的……此刻認真回想，大概是少婦的模樣。我當然知道母親也曾有過一段年少，但我根本不了解、甚至也未曾想去了解那段華年。

不知道有了小孩後，母親失去了什麼。她原本是怎麼樣的生活，會不會化妝臉紅穿好看但不實用的衣服，會不會對著一片落葉出神。

她曾經年輕過。在一個六月午後，突然，她變得成熟。因為某個女孩替代了太陽，成為她公轉的中心——距離太近了，季與年變得很短很短。是的，她必須成為一個母親。於是她容易疲倦，容易變老。

她不再穿上裙子，高跟鞋大概也是另一種意義上，自然汰換了。

童年時忙著被愛、青春時忙著愛人（或許還有把消費親情的學習成果用上），再大一些後開始主動去幫忙家事……我眼中的母親始終不完整而平面，她的過去在小孩的哭鬧、睡顏中模糊，連同興趣和夢想沉入奶瓶。昔日與此刻分明，因此用力搖勻成了必須。

拿起一本印著四葉草的相簿，攤在地板上翻。背景似乎是英國（那時候也只知道倫敦鐵橋啊），母親陪父親去出差。照片中的她有著一頭長捲髮，沒看過她髮過肩的我嘖嘖稱奇。他們

一起去坐船（康河撐篙）、看城堡（牛津啦）……那時候還很喜歡拍照吧。

下一頁，背景是草地。母親擁著一隻狗，笑得燦爛。連續好幾張，都是和狗嬉戲的畫面。長長的捲髮在風中飛揚（像是紫菜那樣），白色碎花連身裙、淑女的薄紗外套當然是不可少。天空蔚藍如海，沒有魚游過她的眼角；眼睛裡藏著珍珠和一夜星光，那麼多的浪層層疊疊碎成裙在空氣中融化。

那是條黃狗，有一雙黑色靈動的眼；並不特別可愛，體型也大。我難以相信，向來排斥狗的母親伸出手將牠抱在懷中，目光柔軟像天上的雲朵。

母親是喜歡狗的嗎？
怎麼可能呢。

就這樣自問自答了很久，我愣愣地坐在地上。好像是無意識地把相簿闔上了，把衣櫃闔上了，把燈光從房間裡抽走了，也把身體送回自己的床上了。但我總覺得靈魂的某部分始終留在相片上，掛在母親眯起的眼睛裡。

一個疑問可以在腦中生多長的根，才在失眠的夜裡探出芽？在那之後我總在睡前想起它，卻也總在結果快出土時自己先埋入夢的土壤。

日常在空中飛揚，那掀起的一角流動著詭譎的光，好近又好遠。

母親和那張相片裡的女人是截然不同的啊！她每天都穿著運動長褲，衣服換來換去全是吸

濕排汗的恤（同個圖案同個版），鍾愛機能型款式而不再走進女裝的領域；頭髮削至齊耳，不施脂粉也不戴沒有功能的飾品。保養品只擦在冬天乾裂的手足上，有段時間她也熱衷塗抹護膚品，後來回家時間晚了，也就沒空折騰了。

時間裡棲息的魚紛紛游過，她不常照鏡子。大概是因為真的太忙了。

我常常回去看那些相片，總覺得無法對焦。

我會想起昨天晚餐，她抱怨公司隔壁那條狗的神情；想起一年前去花蓮旅遊時遇到一隻很兇的流浪狗，她厲聲喊要牠快走；想起準備會考期間外頭的狗不斷吠，她幾次出去把牠們趕跑（還嚷著要掀翻牠們的窩）。

影像無法重疊，對母親的認知變得模糊而不可確定。一個遙遠的她，一個陌生的她，在無數次聽見狗吠的剎那從時空裡走來，為腦中疑問的苗梢來一片雨雲。

母親為什麼會討厭狗呢？

我問，當然是對著自己。

放學的午後，我一時興起，開始整理舊物。流連聯絡簿和畢業紀念冊之間，駐足在一段段泛黃的日常裡；生活的景安穩地垂著，粉飾著。

一個鑰匙圈叮叮噹噹地掉下來，從書櫃的夾縫裡。我拾起它。那樣薄薄的塑膠外殼竟然扣留了時光，相片上的女孩笑容仍稚氣，髮絲被風撩起。

那是幼稚園時的我，捧一個奶酪，像太陽花般地笑著。身後草地、天空都是最美的顏色。啊。

好像有陣風，從遙遠的時空吹來。

青草氣味開始徘徊，記憶在身旁遊走——那是怎樣的一天？

全家一起出遊，去了個牧場吧。經營牧場的一家人和我們邊聊天邊吃著飯，他們帶了隻土黃大狗。

那時我還不怕狗。母親也不討厭狗。

飯後父親讓我去跟狗玩（他總覺得小孩子可以跟任何生物相處），說是玩，其實是牠跑我追或相反。我當時也蠻開心的，因為第一次和動物這麼親近（那時我也覺得小孩子可以跟任何生物相處）。

那天的天空很藍，我記得。

在一場牠追我跑的競賽裡，我輸了。牠衝上，我被撲倒在地，仰躺。

牠抓了我的臉一把，是比陽光火辣千分之一的疼痛，於是有了哭號的理由。

父母和牧場主人很快地趕了過來。母親扶起我，捧起臉頰仔細端詳。對方不斷道歉，父親也不斷跟對方說沒有關係。母親什麼話也沒說。她的臉抵在眼前，被淚水放大又縮小，像是在過去和此間穿梭著。

一陣靜默，生理食鹽水在臉上發疼。

那之後我開始怕狗。只要見到狗就會嚷著要母親帶我逃走，而她也每一次都照做。

也許母親已經習慣，看到狗就必須抓住我的手，皺起眉，帶著她的孩子遠離。

就像母親習慣了新的生活。也許還沒，也許她仍喜歡白色碎花連身裙、喜歡英國的風、喜歡高跟鞋、喜歡狗。

但母親更喜歡我。

賞 讀

這次許多入圍作品都是有關母親與書寫者（多為女性）之間的關係。這篇作品用一種平實而不炫技的方式，透過母親衣櫃裡藏匿的照片，娓娓將母親為自己割捨的過去一一道來、掘出，文章真摯而不俗濫，收尾收得巧妙，既不歌頌母親的犧牲，反而蜻蜓點水式寫母親或許仍喜愛那些藏匿在自己衣櫃裡的東西，但更愛作者。這個反轉，使得全文透露出一種寬厚且溫暖的色澤。

——言叔夏

青春散文佳作

羅少君

新竹女中高三老人。菁菁竹女校刊參拾主編。曾獲竹塹文學獎、臺中文學獎、竹女竹中聯合文藝獎等。喜歡抹茶跟橙花的味道，極少女老派，矛盾的人。目前夢想是製作獨立刊物。

作者的話

不是一種釋放，其實還是逃避，也可說是失語症練習。寄生好強烈，看似牽強。那種彘扭平時像過渡期的中長髮或是剛剪完的指甲（而且過短），騷動並且困擾著。但陣痛時是真實感受到自己在被掏空吸食的啊，因此原本我想叫它刺蝟，但過於尖銳，所以還是寄生才能夠言說那樣隱隱的、逐漸被磨蝕的、甜美又血鏽的愛吧。

新竹女中 三年 4 班
指導老師 許婷

請聆聽我寄生的獨白

小學三年級的時候第一次認知到水蛭是何種概念。他們成群結隊，樣態像是某種黏膩並且血腥的海濤，在鮮明的電影《波特萊爾的冒險》場景裡，試圖擊沉一葉孤舟，然後蜂擁而上的齒像是有磁力，將一寸寸肌膚嚙咬絞傷。我幻想那般骨髓酸蝕的刺痛，記得有好一陣子，觸碰紙頁間全彩圖片的恐懼覆沒了我，微微發顫的手指頭攀爬著邊緣，深怕那水蛭鑽進我的肌理，嗜血地寄生並且將我一點一滴地蠶食鯨吞。

那種深邃無法撫觸清晰輪廓的、飄渺的畏懼，有時候總覺得並非一種夜闌人靜時漫漶的幻視，也不是對於被捕捉並且拼貼起來的實像倏忽會把我吞噬的惶恐，而是汨汨寄生於我原生血液裡隱隱脈動的、有著獠牙颯颯的磨齒。

彷彿我自有意識時就擁有這般間歇屏息式地顫抖，或是極恐的眼眸，像是整個垂軟的軀體被懸吊起來似地。那天母親一如往常地駛著車，路上的寂靜宛如午後雷陣雨之前的凝滯。大概是駛過經國大橋時睡著了，我低垂著頭，吸著鼻子像是堵塞著濕漉漉的海綿。

如果沒有生下你們的話，我今天早就有所成就了啊。她說。

突然，我的耳膜聒噪地鳴叫，某種斷線的灰色基調。好沉好沉，像是一團闖黑的陰影，鋒面降了下來，我幾乎無法嗅出她微顫的呢喃裡近乎嫌棄的霉味。

她話語緩而繁雜纏繞的頻率使我困惑地皺起眉頭來。她說一切都是因為人生的計畫不夠周全，我不太明白像是編年體一樣被分割進入他人的生命線是什麼狀態，只感到被抽離。或許於她而言是藤壺之於鯨，感到自己逐漸被佔據並且乾涸，可能她才是被剝取抽離的部分。

母親說，她辭掉了在台北明星高中教授德文的工作。又或許是婚姻，再輾轉來到新竹以後離開了她恣意施展的社區大學。她說，我和妹妹使她形體逐漸皺摺並且乾癟近似於灰飛煙滅。她彷彿就在說，你們通通都在吸汲我的血液。

我語塞，並且不太明白她指控式的語境。水蛭也會受到指責嗎？藤壺也會遭受沉默難耐的鯨魚的凌遲嗎？我只感到心口被千刀萬剮，錯視自己以為被涵納在她子宮裡時便是刺蝟。我不禁怨憤不解地豎起背上的芒刺，尖銳地質疑，難道人類之於豢養牠們的阡陌也會使廣袤感到刺痛與肩負的沉甸嗎？

在幼兒時期的記憶是藤蔓，將我攀附並且勒索。在我愈發傾斜的、針點一樣等待的視線裡，渾圓飽滿而由有顏色的（他們看似那麼地完整）、背著後揹包的孩童步伐宛如麻雀，列隊一樣地在放課以後嘈雜遊行到了遙遠的地方。在傾斜坡道的彼岸，好明亮的燈火撐起了一條市街，好溫暖的餐桌宛如爐火網羅起一帶長夜，而我幾乎窒息像是一座孤獨的島嶼，在連一絲餘波褶皺都顯得奢侈的迷途汪洋裡，等待她駛著爬滿籐壺的、遲邁的鯨向我沓來。夜晚遲歸的鯨與藤壺好是沉默，往那血液如死泊之處覆沒。

而年紀稍長以後，她開始將背脊上附生的藤壺一點一點硬生生地拔除，並且使水蛭攀附我一寸寸殘破的肌膚。她說，你這樣的成績，要怎麼上得了大學？她認為她十八年來被索求並且吸汲的血液都宛如酸臭的廢水流逝了。她開始翻找搜索我瑟縮的場域，並且理直地質疑所有我身邊的事物。

我的胃開始被蛀蝕，因為城市的一隅有針織一樣的酸刺的雨開始下墜。我沒有開口反駁，沒有抵抗他們扎在我身上，沒有將淤積在我軀體角落裡的水氣嘔吐而出，所以猶有鹽味的他們在胃壁無聲無息地滲瀝。我逐漸感受到自己的膨脹。緊緊抵著的嘴幾乎是某種山雨欲來的爆裂。即將崩解的縫隙在我們的冷冽之間刮開一道深淵。凝視著寒凜之下凍紫的龜裂。麻痺冰冷的手術刀切割出的邊界冒出血珠。使我著魔似地舔舐著那股鐵鏽味，宛如附身於我的水蛭附生於我。你怎麼那麼懦弱？像個小媳婦似地。她說。蹲伏在那裡仰視著她，忽然感覺謎起斜視的雙眼有某種刻薄面貌的人的骨骼質感。

終將傾圮的我忽然嘶吼，感覺肺部有一陣陣凌厲的暴風呼嘯而過，像有一隻贅足的寄生蟲理直氣壯地棲居在腹腔裡，任性地扭曲，以至於橫行。那些刺蝟一樣的話語從胸腔裡像要撕裂似地傾軋而出，那些藤壺、那些水蛭都失去理智地將她吞沒，彷彿她將被我的吸汲崩解，而我是那崩解裡的裂縫，裂縫裡是一片漆黑。黑色是死寂，是一切都不再光潔。

我像是迷途羔羊般、丟失羅盤一樣地遁逃。水蛭也會有倉皇失措的時候嗎？我多希冀那

些關於我化身為水蛭或是藤壺是一場惡趣味的夢境。往後我悄悄地在晚自習時間隱匿在人群裡，期望他們沒有發現我是一座獨嶼，蟄伏在那隨時間流淌，便不必直面宿主的嫌隙。母親像是我的經痛，陣痛一樣地蹂躪著我的心的一隅，而我是她的寄生，將她的年歲粉碎。

那些日子之後我們不再言說，而我仍汲取她的血液，一如往常的行星仍儀式性地運行。

而我仍時不時地在冒起冷汗的夢囈中甦醒那份沉默的藤壺與鯨共生的惺惺相惜，不，惺惺相惜。

賞 讀

這篇作品以水蛭、藤壺等充滿隱喻的意象，為母親與自己複雜而矛盾的關係，塗抹上了斑斕的色彩。作者深具文采，對文字有相當成熟的掌握力，對文章的結構展開了相當有層次的鋪展。意象十分精煉，有現代主義風格化的傾向。但收尾似乎有些輕率，建議作者可以留意文章比重的问题，因為這篇作品的基調是重的，它的收尾可能需要比較長的空间，才能將自己收拾起來。

— 言叔夏

青春散文佳作

呂翊熏

2000年生，校刊社退役網管，袖珍少女，自比為一隻小刺蝟。最近的生活目標是希望可以活得可愛，像超甜包裝而且是可愛聯名款的養樂多那樣。曾獲台積電青年學生文學獎短篇小說組首獎、散文組優勝、竹中竹女文藝獎小說組第一名。

謝謝所有支持我的人，你們讓我的四周開滿了小花花。

作者的話

我是個很任性的人，常常做一些很任性的事。像是終於等到訊息卻賭氣地想著至少一個小時後再回、因為揮手沒被搭理在內心吶喊「我再也不要參加活動了！」，或是不斷後悔，想要回到事情還沒開始的時候（沒錯，不是結束之前）。

不過我想，如果讓難過變成養分的話就不用後悔了吧。

希望可以成為可愛又溫柔的人（但有點任性也沒關係啦）。

新竹女中 三年3班

指導老師 鄒昉

粉塵

模擬考結束的晚上，我的右臉開始失去知覺。

隔天我請了假，第一次自己去看醫生。

看診的方式是同時會有兩組人馬在診間，一組看診，一組候位。

早上八點半的耳鼻喉科診所除了我之外，全都是家長帶著小小孩。

有鑑於年齡比較長，醫生對我是開門見山，像宣布判決那樣，說這是過敏鼻炎引發的鼻竇炎，整個臉頰下面都發炎了，如果沒有處理好，膿從裡面蔓延到外面，這張臉就毀了。

他告訴我等一下要清鼻涕，把沾過某種我覺得是消毒用的液體的棉棒插進鼻子。

出於想要呼吸的求生本能我把嘴巴張開，也想開口說些什麼。可是我講不出話，也不知道該說什麼。

我覺得我的樣子應該像是魚缸裡的觀賞魚，而我想講的每一句話都成了水中的泡泡。

吸著睽違已久的新鮮空氣，我到隔壁的藥局領了七彩的藥。其中特別大的那顆是抗生素，剩下的是消炎、另一種消炎和退燒藥。

我已經很久沒有看西醫了，這意味著我很久沒吃藥丸。吃藥變成一項略略艱鉅的任務，尤其是那顆抗生素，它在喉嚨闖關，被擋下的那幾次，都有股壓力往口鼻衝出。

我開始懷念吃中藥藥粉的時光。我很習慣這種服藥方式，可以熟練地把藥粉集中到袋子的一側，可能再彈兩下顯示自己的專業，然後撕開，把藥袋口稍微弄小，弄到比嘴巴小一點的大小，一股作氣的傾倒，再讓一口水充分接觸藥粉，這樣吞下的時候嘴裡就不會有任何剩餘。

偶爾，我會看見空氣中好像有什麼閃著。那是殘存藥粉的袋子遭受強大外力，粉末被擠出的樣子。我彷彿能透著光，看見它們以接近靜止的速度，在空中因光的折射而閃爍。

我覺得戀愛的樣子就是那些漂浮著閃亮的粉塵。

以前，我覺得戀愛一定是粉紅玻璃紙，戀愛中的人所看出去的世界就像把粉紅玻璃紙貼近眼睛那樣。但我一碰，才發現戀愛是粉狀的，被指尖揚起的粉塵，在夏日陽光的照射之下有著各種顏色。

十六歲的夏天，我在充滿儀式感（因為我要求）的詢問下正式地開啟了戀愛的信史時代，

成為了社團裡第二個有男朋友的人。

為了減輕尷尬感以及避免各種麻煩，我們以「家屬」代替「男朋友」，這樣的稱呼也讓我們可以臉不紅氣不喘、肆無忌憚地講著他們的一切。

我和我的家屬是就讀不同學校的同齡高中生。學校隔得遠，也住在不同街區，我們之間的平均距離是公車13站再加上步行15分鐘。

這樣的距離對於有交通工具的成年人或許不算什麼，但對於高中生來說，我們的處境就像是空間中靠得很近卻歪斜的兩條直線，只有連上網路的時候才能延伸出平面與對方交集。

實體距離帶給我們的還有等待，每一次交集前的時刻都被等待佔滿，不過我並不討厭等待。

幼時的我覺得不論什麼顏色，只要加上白色就會變得可愛。戀愛中的等待就像白色，它讓一切美好的變得更夢幻，也讓所有難過的變得不那麼討人厭。

好比少許約定佐少許等待，一小匙醋液加進一勺等待。如果沒有拌得很勻，感受就會是漸層色的，深色的部分可能會有點太甜，或是酸得像胃食道逆流，淡色的部分則像是一抹腮紅，或眼影，或眼下的一抹黑，仔細一點便能從我的臉上看到它們的蹤跡。

那是一段常常看著手機螢幕傻笑的日子，就算只是看著前一天晚上的聊天紀錄，我都不能止住上揚的嘴角。

紀錄裡保存的是我們如何把身邊的所有裂解，碎成訊息可以承載的大小，也把自己解構，這樣方便運輸也方便了解，然後按下紙飛機造型的傳送，讓對方在彼端建構一個有自己的世界。

我們和其他情侶很不同，我們約會的行程總是樸素。地點通常是在兩間學校的中間，我家附近的大學，而使用一放學就直衝車站才攢下來的時光的方法，是在校園裡散步。

即使只是走在他的隔壁，時間到了就往回走，路上也沒有說太多話，身高差距還讓我沒辦法抬頭就看見他的正臉，我仍然很喜歡這樣沒有目的地的行走，帶著平日浸泡在高中課綱的腦袋，一起踩過陽光和樹影造就的針孔成像，就好像我們早就經歷高中這一段考驗，已經在大學裡隔著一步的距離陪伴著彼此。

我覺得這樣的相處模式就像是板擦運作的方式。

我們是兩塊板擦，墨綠的黑板是高中生規律的生活，上面的筆跡是生活中的瑣事，板擦輕描淡寫地拂過那些日常瑣碎的字句，把稀鬆平常的粉筆痕跡調成我們戀愛的顏色。

過程中，那些飄散在空中的粉塵是我最喜歡的部分，那是好早早起來特別準備的一份野餐、為了能一起唸書而申請的互換閱覽證、因為害羞所以改用法語講的每一句話。

不過我至今仍不解，為什麼只是輕輕擦過黑板，板擦還是會壞掉？不只布料的紋路被磨平，最後連裡面的填料都跑出來了，好似沒有被復原的解剖大體，開腸破肚地躺在板溝。

就像我也不懂為什麼這樣常溫的戀愛會變質，而就算它變質腐敗，我也認為自己有能力可以處理它，失戀的人我還是有看過的。

然而那些從前美好的粉塵卻成為引發過敏的穩定貨源，他們偽裝成冬春之際，季節交替而有的過敏誘發因子，或是以東北季風帶下的霧霾的面貌出現，讓我從鼻腔到肺全部陷入膠著。

每一次看到與他有關的東西，體內彷彿就有股劇烈震動，像是打了一個駭人的噴嚏。

我的鼻子看到他換新頭貼時劇烈抽動，我的手指滑過他的貼文時自動迴避。我好討厭我們的生活圈不重疊，但也害怕我們的移動路徑在某時某分突然交集。

過敏性鼻炎讓鼻腔全城戒備，免疫系統誓死防禦，我只能擤，讓鼻頭成為傷勢最重的那個。我開始習慣用嘴巴呼吸，不過有時不小心吸到一口粉塵，還是會噲到兩片肺都在抽搐。然而就算戴上了口罩，只留雙眼維持生活的平衡，面對這些成為過敏原的粉末，我的眼睛仍本能

地抗拒。

粉塵依舊在空中閃耀，但我變得能看見沒被光照的陰影面，有了對比，它們更顯耀眼，或該說是刺眼，不過我卻不忍閉眼，而每一次眨眼都有種酸澀感在眼眶裡打轉。

我開始思考，如果我看到的不是戀愛麥芽糖般的甜膩，是被麥芽糖般的戀愛黏走一切少女，我還可以在猶豫之後牽起前方的手嗎？

以效益論來說，當一個作為所帶來的快樂大於痛苦，那便是一個符合效益的行動，然而我沒辦法量化自己從戀愛中獲得的東西到底是什麼，尤其當回憶開始質變，異化成量杯無法承裝的型態，必須被浸在礦物油裡裝進暗色玻璃瓶在陰涼處保存。

我想起了在診間另一側的小女孩。她排在我後面看診，不過她看見的不是護士姐姐親切地用風車引導吹氣，以利醫生診察呼吸狀況，而是棉棒伸進鼻子，越來越短，好像永遠都不會到盡頭。

我不知道年幼的我目睹相同景象時，瞳孔會不會也變成黑洞。
我好像還能聽見她手裡維他命軟糖的塑膠包裝被揉緊的聲音。

在一個不夠累的夜晚，我開始失眠，腦海裡重複放映著過去的我們。每次倒帶的時候，我

都有種事情其實在慢慢變好的錯覺，所以就讓時間軸顛倒。

我在回放的過程中尋找自己可能做錯的地方，希望有個可以怪罪的對象，但我也害怕知道答案。我害怕知道真實的情況有多糟糕，害怕重要的人變得不再重要，害怕自己開始討厭我們，也害怕後悔。

為了讓腦袋沒有多餘的精力胡思亂想，我讓自己保持忙碌，列下超出負荷範圍的待辦事項，像瀕危的北極熊尋找下一塊浮冰那樣死命地完成，用社團活動填滿等待，在讀書時追求絕對的效率，讓腦袋過度運轉成缺氧的粉紅色。

我不想一直被自製的濕氣圍繞，不過其實也沒有太多時間允許我悲傷。

我迎來了傳說中影響二十年的大考，過著晚睡早起，規律但不符合人體工學的生活。考前的高中生無暇顧及別人，每個人都在盤算，為未來精打細算。最大的煩惱是到底是該祈求日子過得快點讓自己早日解脫，或是該祈禱時間走得慢些才有辦法不留遺憾。教室裡的少女們在這樣矛盾的心情中，以不同的姿態出盡奇招來面對變化莫測的考題。

某天早上走去圖書館的路上我突然發現，我已經好久沒有想起他了，也從來沒有因為任何

原因討厭他，他對我來說依舊重要。

我不需要再吃抗生素抑制那以指數增長、曾經癱瘓我面部的細菌。

我的免疫系統也變得不那麼大驚小怪。可能系統還是需要時間辨認，不過它開始可以分別敵方我方，不會輕易地把所有懸浮微粒都當成外來者，進而誤觸烽火台讓發炎反應一發不可收拾。

它很努力地尋找一個可以與粉塵們和平共處的方法。

而他和那些閃亮粉塵便像被琥珀包覆的化石，定格在我的十七歲。

賞 讀

這是一篇跳接感很強的散文，從鼻竇炎寫到中藥藥粉，從藥粉到粉塵而到戀愛再到失戀，又再繞回鼻竇炎，而以跟粉塵和平共處作結。看起來，這樣繞圈子把這些事情兜到一起的寫法很牽強，然而作者卻有辦法把這些表面無關的事情串在一起，以粉塵為題寫了一場青春情事。這場戀愛也非常特別，以「家屬」的稱謂取代男朋友，談戀愛也總是在校園裡散步，作者稱之為「樸素的行程」。最後，這樣既不轟轟烈烈又不平淡的戀愛也像粉塵一樣散掉了，留下了〈粉塵〉這篇散文為之作悼。

— 鍾怡雯

青春散文 佳作

廖得愷

在高峻奇異的成長叢林中迎接挑戰，在飛花碎玉般的青春激流中自我調適，十五歲的自己，願裁青春以為帶，在溫潤寬廣的藍天中飛翔。

作者的話

感謝評審老師的厚愛。感謝給我嶄新的想法，也在最後一刻幫我處理大小事的羿岑老師。謝謝在我周遭的所有人，那些與我有緣相逢的景致，在我生活中停留的每一個當下，你們一個不經意的小舉動，都觸動了我腦中與文字翩翩起舞的思緒。天空正藍，獻給正在體驗狂喜與焦灼交互擾攘的你，也獻給乘著想像的羽翼微笑的自己。

培英國中 九年13班
指導老師 李羿岑

天空正藍

午後，天空一碧如洗，燦爛的陽光正從疏密的松針縫隙間射下來，把飄蕩著輕紗般薄霧的林蔭照得通亮。放學回家的路，走了許久卻看不到盡頭。回首看向一道道朦朧的彩霞，撐開了一匹無際的玫瑰色綢緞，上頭停留著一些細碎而潔白的雲塊，像是繡在紗巾上的花朵；眼前風光如一抹硬擠出來的微笑，難以抵擋在心坎時不時作祟的午後雷陣雨，不知哪來的聲聲低嘆從四面八方湧來。

社區的雕像佇立在大廳，警衛和我點了點頭，臉上的微笑依舊掛在上頭。雙手伸進口袋尋找著回家的鑰匙，他跟我玩躲貓貓，想逗我笑，但那頑皮的金屬製品卻猜忌閃躲著我的苦笑。

「考這麼差還敢回家？」

不經意的一句話把我內心壓抑已久的烏雲毫不客氣地掀開，被雷劈到焦黑的樹幹應聲倒下。成績單隨手一丟，甩門進房。蜷縮在書房角落的，不是陳舊的雜物，是剛進門的我。戴著耳機想轉移注意力，心中的思緒卻像那個糾結如；麻的耳機線，解也解不開；等到想反悔的時候卻死纏著我的手。四面八方的壓力近乎使我窒息，推著我朝向灰濛濛的未來。

剛懂事不久，教育體制將每個人送上了跑道。笑聲四溢的慢跑活動，同儕互相綻放的笑顏，讓六年時光飛逝。升上國三，腳底下的道路不一樣了，從安全軟墊到操場跑道、從室內遊樂區到滾燙的柏油路。炙熱的路上，著急的螞蟻。

那些漫步在頂端的菁英，姿態傲慢的回頭對我扮鬼臉。「輸在起跑點的笨蛋，快追上來啊！」挑釁般地揮了揮手，卻高傲的無法反駁。當我停下來綁個鞋帶喘口氣，所有認真上進的人便在我耳邊呼嘯而去。我眨了眨眼，卻被前方的霧霾弄得疼。手急忙揉了揉，想把異物趕出去，可悲的淚水卻浸濕了手指。

「看來大家都想贏呢！」不知道是在嘲諷自己的無能還是訕笑著所謂贏的意義。

「叮叮叮叮！叮叮叮叮！」

連綿不絕的鬧鐘聲響，一早就開始惹惱我。手勁不耐的、憤怒的、沮喪的、發洩似的按在鬧鐘上頭。不情願而又有些認命地從床上坐起，乖乖地烤著隔夜的起司麵包，刷著牙，無奈地看著鏡中的自己。「怎麼又長痘痘了……」

盛夏的火球，刺穿薄薄的雲紗。人行道茂密的枝葉，盡力為我擋下那一根根酷暑的金針。再怎麼重的書包總是少帶了什麼，回身想檢查，背帶卻狠狠的勒住肩膀。雙腳自顧自地往前，

汗水順著臉頰滑下，浸濕了制服與眼眶。

「噓——噓——噓——」

冗長的上課內容與鐘聲，貫穿一整天的校園生活。放風十分鐘後，屁股一樣要與椅子緊緊相依，周遭充斥著無力的旋律與疲乏的音調。我是一頭牛，坐在靠窗手撐著頭，放牛的人站在臺上滔滔不絕，而牛群不疾不徐地反芻著底下的嫩草。烈日蒸發了僅存的生機，凝結了真誠的微笑，凝固了捎信的微風。看不到退路的國三「牲」，只能拚死拚活的往前衝。

「時間到！」

一聲令下，收考卷。一絲不苟的同學，冷冷的抽走答案卡，一個一個的黑點點，該是滿天星斗才夠燦爛，想著想著，腦海突然閃過：「剛那題應該要改D的」。手搭在窗框上，熱氣和懊悔逼出額頭一顆顆的汗珠，濕黏的空氣都快擠出水來了。卻故作輕鬆的瞥了窗外一眼，看到樓下生態池的浮藻，密密麻麻的掩住了青蛙鼓起肚皮的鳴叫；輕描淡寫的環顧了身旁一圈，映入眼簾滿山滿谷的參考書，密不透風的囚禁了學子內心深處的吶喊。

「LINE!」

短促有勁的訊息通知聲，勾起我的好奇心。朋友說了什麼、發生了什麼事，我什麼都想知道。闔起書本，低下頭，想永遠沉淪在無邊無際的網路世界。不願意面對的事情盈千累萬，不想處理的困難氾濫成災，此時埋首在手機裡頭才是最好的救贖，一切事物化為倏忽光影與文字，好不熱鬧。對未來抱持著美好憧憬的我，那個積極進取的男孩，漸漸消逝在步履維艱的逆境中。總聽大人說：現在不努力，以後你會後悔的。而我，卻害怕自己被這些試卷與答案吞噬，還沒長大就後悔了！心中的反擊聲響更加激勵著逃避的心靈，一寸又一寸的光陰也在荒唐糊塗的網路世界中不知不覺流逝了。

一轉身，一棵高聳筆直的大樹擋住我的去路，上頭蒼鬱的枝葉倒映在腳邊透徹的湖水，與藍天一搭一唱著婉轉的小調。

「喀拉喀拉——喀拉喀拉——」

冷酷的齒輪轉動聲，沒有心跳、從不間斷。周而復始地轉動，好似我們日復一日的的生活。人生中太多細小的齒輪，撐起同等重要的角色。一個個緊挨著彼此，相知相依，不小心掉了一個，便停擺駐足。早上應該做什麼、中午吃完飯要幹麼、晚上幾點睡覺，齒輪就在你我身旁悄悄轉完一圈，把力量傳遞給下一天。還想賴床卻被無情的齒輪給往前推送。隔天早上睜開眼睛

的一霎那，甦醒，又開始了，周而復始的日子，讀書、讀書、讀書、便當、手機、睡覺。冷氣不斷低鳴著，風扇撩起了房間的寂寥，漾起心中一圈圈漣漪。窗外的白雲襯著微風，一同送進我的心房，悄悄地牽起了記憶中的小手，靜靜地聆聽著，此時此刻迴盪在腦海的旋律，拼湊出了天真的兒語。

十年前的天空，純淨的藍。

名為飛機的載體，時常乘載著夢想劃破天際，留下一抹純白的微笑。

「阿姨我去上學了喔！」

爸媽因為工作因素而長時間在外地打拚，於是從小就把我和姐姐送去和阿姨一起生活，阿姨是一名清道婦，也兼做回收。每日迎著朝霞拎起竹掃把，戴著斗笠，灑掃街道。手不斷來回擺動著，細小的塵埃、枯黃的落葉，都被阿姨溫柔的請進畚箕。眼神不斷四處尋覓著，散落的紙箱、丟棄的寶特瓶，都被阿姨細心的納入袋裡。偶有鐵、鋁罐被放置於販賣機旁，阿姨臉上浮現笑容，邊笑邊收起了一罐又一罐的「鈔票」，趕緊拿去換錢。回到家，阿姨臉上堆滿笑容，藏不住喜悅的向大家宣布「晚上可以加菜了喔！」我和姐姐聽到也都笑了開懷。一天中的小確幸，源自那不起眼、遭人遺棄的金屬空罐。家中堆滿了回收物，飽受路人異樣的眼光，我卻什

麼都不在乎，心裡一心想著晚上的菜餚，是多了我愛的炒米粉，還是姐姐最喜歡的北埔柿餅？

我的五歲，是我的天堂，我的依靠。

「記得過馬路要看車子喔！」聲聲溫柔，輕輕拂去那些不成熟、不懂事，陪伴我走過這些年的紅磚道，看見更多光燦明亮的天空。

十年後的天空，一轉眼，幻化成了玫瑰色的彩霞。

人潮壅塞的大都市中，玻璃帷幕與灑落的陽光相互輝映，蒼翠的行道樹賣力守護著僅存的藍天，生怕廢氣破壞了微妙的平衡。行人穿梭在街區之間，低頭滑著手機，對周遭不聞不問，科技的進步間接使得彼此降溫，凍傷不輕的人際互動，早已凝霜的人工玫瑰，彷彿酒精揮發般的聯繫。

空曠的郊區，怡然的氛圍，清新的空氣，令人不由自主的嚮往，也讓都市人可以來這邊喘口氣，招不到計程車的我正苦惱著，一旁的老阿伯早已熱情的用台灣國語邀約著我坐上他的三輪車。

十年後的我，一定有個立身之處，做著想做的事，還有，為了所愛拚命。

或許我坐在辦公室裡，吹著冷氣，盯著螢幕，敲著鍵盤；或許我站在講台上，拿著麥克風，

唸著課文，指著投影片；或許我穿梭在田埂間，插著秧苗，揮著鋤頭，拔著雜草；或許我站在鷹架上，扛著鋼筋，塗抹著水泥，搬運著磚頭；或許我蹲在工廠裡，鎖著螺絲，操作著機器，焊接著金屬；或許我處在街道上，戴著斗笠，揮著竹掃把，撿著回收。或許我已經發現了在販賣機旁遭人遺棄的鐵罐，盛滿被阿姨溫柔拾起的幸福。

哪怕我成為了一名再普通不過的上班族、老師、農夫、工人、工廠技術員、甚至是清道夫，我也要像我的阿姨找到鐵罐時的那般開心，笑的如此燦爛，笑的這般幸福。

未來的生活，就算迷茫、未知、太多無法掌握的變數，我相信只要找到生活中的鐵罐，笑顏便自在綻放。

今天的天空，灰的沒有理由。

剛從補習班出來，疲憊的步伐拖著沉甸甸的身軀，心裡一步一步的朝著家的方向數著下一步。十點的夜色，應該很浪漫吧？抬頭仰望星空，那飽受都市光害的星空，只剩下機艙飛越頭頂的閃爍燈。漫步東山街的我，對於自己的所做所為也無法理解，明知面對著新竹高中，卻無法勇敢向前邁開步伐。

車子在一旁低聲吐息著，彷彿在提醒我已經綠燈了，就算事隔十年，兒時聲聲「記得過馬路要看車子喔！」早已內鍵入反射神經，要過馬路之前總是習慣性看看左右兩旁沒有來車才迅

速穿過。突然好幾個巨大爆鳴聲順風而來，原來是飊車族拆下消音器正在夜晚的風城裡享受著，乘著風尋找刺激與快感，他們彈指之間便消逝在路的盡頭，伴隨著無比的靜謐繫上心頭，空氣就在一剎那幻化成了吹彈可破的露珠，夜真美。沒有了連綿不絕的鬧鐘聲響；沒有了冗長的上課內容與鐘聲；沒有了考卷被收走的壓力；沒有了短促有勁的訊息通知聲；沒有了冷酷的齒輪轉動聲；沒有了汽車的低鳴聲與飊車族的爆鳴聲，街道是屬於我的，夜空是屬於我的，任我飛翔。

微風緩緩地勾起了我的嘴角，像是撩起了女孩的裙擺，我輕盈又有點害羞的，隨著這陣風翩翩起舞。輕輕一踢，角落的鐵罐調皮地滾動著，伴隨著銀鈴般的笑聲。我緩身蹲下拾起，靜靜的，享受著，此時此刻圍繞在身邊的繽紛美好。

十五歲的我，十五歲的鐵罐，就在大街上悄悄的被我納入口袋。這是阿姨教會我的..遇到困難先給他一個微笑，便發覺俯拾即是生活中的鐵罐。

今天的天空，烏雲被阿姨溫柔的請進畚箕，心中的午後雷陣雨也被鐵罐滿溢的幸福給遮蔽了。

蒼穹之下，清新的小雨如煙似霧，如夢似幻。刷洗了骯髒不堪的空氣，洗淨了名為拚命的跑道，注入一股微妙的淡雅。我會背誦課文，但我更喜歡設計與製圖；我會考試，但我更喜歡動手拆解零件；我會跑步，但我更喜歡飛翔。

跑道上的吶喊、齒輪上的煎熬、藍天下的展翅，每分每秒都體現在我的生活。三者依偎著繞樑的旋律，偷走了一點稚氣與滄桑，層層築起我的夢想，彼此交織交錯成一片湛藍的天。

「你看天空好像有點灰灰的欸，是不是要下雨了？」

我不發一語的抬起頭，靜靜的仰望天空。

「我好期待雨後的亮藍天空喔！」他傻乎傻乎的對著我笑，燦爛、毫無掩飾的笑，那稚氣的音調逐漸提高，「那我長大以後一定要變成一隻鳥，一隻乘著彩虹雲霞，闖出一片藍天，自由翱翔的鳥！」「我答應你，我會展開翅膀，擁抱藍天的。」我靦腆的對他微微一笑，真摯、堅定的笑，凝視著彼此的雙眸，往心靈更深處探詢。

「打勾勾？」

今天，天空正藍。

賞 讀

這是一篇成長宣言，展現了作者走過這段時而激昂時而低吟的成長路。其字字句句在有意無意之間留下了個人生命哲學的烙印。日常生活細節和細微的生命體驗，看似簡單平淡，讀來卻有不盡的餘味。上課、補習、考試、讀書、散步、手機、考卷、鐵罐、街道、天空等等看上去的平庸的瑣事，經過細膩和溫情的加工，變成了生氣盎然的生活圖景。作者記錄著日常生活中每天都要經歷的真實的日子，在其中找到了人活著的基礎，並將活著本身上升到一種詩意的境界。

全文寫成長歷程中的競爭壓力、考試爭逐的苦澀，透過機械刻板生活的現身說法，自有一份真摯從容的溫和與舒緩。全篇由不同的場景與心境所組成，有時只是斷章與碎片，回憶與想像，猶如清晨草葉間一顆顆晶瑩剔透的露珠，折射出生活的光輝，雖不明亮卻把幽遠的光芒撒落在讀者心中。對日常凡俗生活的凝視，是一種反撥和提醒，具有正面的意義和價值。正由於我們從未用審美的距離去看日常，所以無法從日常平凡中見到深意。但在本文中，我們可以見到作者對自然的觀察與思考。一種詩性智慧營造了這篇散文審美情感的完善。基對自然與人生的細微觀察，創造了超然空靈的美感。對每個細節都有更多的思考和感悟，把自己的思考與感受詠唱出來，加上寫作的筆調清新淡雅，富有深刻意蘊。

寂寞者豈惟作者，芸芸眾生為競爭所蔽而不及察，作者人乃以其敏感的體驗去傳達一份人類共有的生命狀態。人只有在夜深人靜，或四圍無人之情況下，才又一次次的發現了自我，認定了自我。能尋找這種哲學根柢的意識，就在於作者能在作品中對生活進行的獨特哲學思考。

感悟生活，詠唱心曲，寄情於物，寫生自然。任何對生活的描寫都是有深意的。從顯現的東西到隱蔽的東西的追問，不就是「物我一體」、「天人合一」？這說明了任何一個當前出場的東西都是與其背後未出場的天地萬物融合為一，息息相通的。就像作者的阿姨教給自己的：「俯拾即是生活中的的鐵罐」的生命態度。

現代生活的節奏日益加快，人們所面臨的生存壓力也沉重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為疲憊的靈魂尋找一方棲息地，聊以片刻的隱遁和逃離，無疑是一劑療救心靈的良方。「天空正藍」，就為我們展示了一片超脫塵世之外、任由思绪遊走的另類空間。在現實中，我們無法逃避世俗生活的壓力和種種的無可奈何，但是心靈深處的召喚，卻時時提醒我們要為自己的心尋找一絲安寧。

光與影的變化、風與雲的流動、塵與土的浮沉、人與物的關係、天

空與街道的對照，這樣一幅日常生活可得卻如世外桃源般的美景，足以讓緊繃的神經立刻鬆弛下來，獲致些許寧靜。腳步遊走的無邊無際的思緒，恰恰體現了生命的鮮活與靈動。在作者看來，天空就是為了給她啟示與思考的空間。當我們向上仰望天空的時候，天空的眼睛也在看你，如果我們都試著以這樣的眼光看待世界，那麼世界上的一花一草一木都是有生命的，都是與我們每個人息息相關的，這個世界剎那間便會變得生動多姿，更感到生活的豐滿、變化莫測與神秘。

作者以凡俗生活為題材淺斟低唱，但並不淪為淺俗平凡。相反，正是通過凡俗生活，向我們展示了「輕與重的辯證法」。輕與重的辯證法，在此處有兩層含義：一是技巧層面，作者善於從細節出發，透過細小事物引申出耐人尋味的人生哲理；二是內容層面，看似輕飄飄的凡俗生活可以引領人們走向本真、永恆和無限。本文看似寫日常生活，瑣碎細微，但卻最終指向無限豐富的人生，正像人們常說的「事物不是不美，而是缺少發現美的眼睛」，同樣，生活不是沒有哲理，而是缺少質疑的思維。

窗外有藍天，正因為吾心有陽光。

短篇小說

評審

吳鈞堯
鍾文音
孫德宜

短篇小說 總評 吳鈞堯

評審文學獎何以採取多數決？在努力讓「偏見」達致客觀。

這經驗與我當主編時非常不同。當主編時，個人好惡影響一篇稿件，我常說，審看投稿很殘酷，不是留用就是退稿，沒有灰色地帶。用與退，都是掙扎。我是過來人，明白收信人的情緒，常因此起伏了。

參加比賽亦然。不是失之交臂，就是得獎了，我都還記得三十年前初獲文學獎的震驚、驚喜，似真似幻，約莫就是如此了。只是參加賽，更容易被客觀審看，這是作者與作品的幸運。

幾乎所有文學獎都有一個起手式，要求評審針對整體水平給予意見。每一則單篇小說，容納的主題已經紛異，還須將數十篇的觀察，以幾個觀點扼要描繪，非常考驗評審的理解、判讀與歸納能力。

我常在讀稿時，記下每一篇小說的主題，再行統整，有時候漏了，便依賴溫習與感性，敘述看法。今年的稿件不若去年的件數，但依然非常有「看頭」，而且多數的「看頭」側重事件、情節、人物，強調張力與戲劇性，這是屬於「說什麼」的領域了。

小說側重「說什麼」時，常是主題的呈現，但「說什麼」的同時，如果能夠想到「怎麼說」，會讓小說內容與形式上，取得更多和諧。本次評審會議上，三位的總評都一致點出，情節的鋪

陳都因為挾帶量大，反而遺漏細部處理，初審投票時，〈翻身〉唯一獲得三票，文章述說男主角與玻璃產業，用了一篇小說寫產業以及一生的奮鬥，正因為「挾帶量」多，情節鋪陳時，細節反倒疏忽，幸好仍以高分獲得第二名。反觀獲得第一名的〈Hello. A.I.〉，談人工智慧、生病以及情人對他的關愛，雖然在病理彎折，情節量絕對少於〈翻身〉，它只處理扼要的事件，但能把內在跟孤單寫得到位。

以些微差距獲得佳作的〈北城往事〉也是。追憶一段不成形的愛情，曖昧與有無之間，情節量少，但能營造特殊的氛圍。

總評中，還有一個要點是「新竹特色」，除了風、廟、米粉、玻璃以外，新竹還有什麼特色？因此，談人工智慧的〈Hello. A.I.〉就以主題與竹科連結，〈北城往事〉以新竹、台北的移動，與大量通勤族有了共鳴。這都是以自己的觀點，賦予新竹特色。

寫作當然都「各抒己見」，其中的「平衡」來自多數專業讀者的評看跟討論，當然，「平衡」是取最大值了，在創作世界，從來沒有完美的平衡。

短篇小說 第一名

林皓淳

1997年3月生於雲林縣，成長於麥寮鄉。靜宜大學台灣文學系畢業，現為清華大學臺灣文學所碩士生。曾獲第八、九、十屆靜宜文學獎生命書寫、小說佳作。

作者的話

該如何把身體刻進生活？在索尋時，卻早已被一個個世塵間的臉孔侵占。隱身的主角，以藥入身，親身走過物質組建的日常後，化身為藥，亦僅是日常。

如何將自身放逐於生活之外？在佈滿眼睛的星球裡，連星球都被說明與眼睛一般圓，而黑色的瞳孔裡，只有一縷深淵的希望。

〈Hello A.I.〉

01. 線上人猿

「Hello, A.I., 今天有什麼行程嗎？」那是我追尋A.I.的紛雜日子，許多年以後，我才知道，那些執著於A.I.的動作，真正代表什麼。

「今日行程，N大傳科所舉辦的研討會，主題：演算。」

客家土樓的建築風格，在受風吹拂斜飄微雨中，顯得斑駁，濕漉漉的水泥牆能滲出灰黑的水，工業鋼筋在土樓內部無所閃躲，一一被瞳孔捕捉。還有一堆猿猴看板，戴AR的、拿Iphone的，還有蒙住雙眼的。

初雨臨過熱氣奔騰的午後，走進研討會場，冷氣遮蔽了身體每一分毛細孔，沁入骨髓，寒的透徹，似進入了另一個世界。我開始層層包裹，蜷曲在座位上，觀望這遍地的紅毯，碩大的投影幕，還有前方陸續進場微小的人，大學生、研究生、教授。投影幕上的人猿異常巨大，戴

著VR，凝視著牠，此刻，我就像是牠VR世界裡的一員，或者，僅僅只是一個演算代碼。

台上譏笑了起來，一位受邀演講的演算法重要香港研究者，吐露了這二十年A.I.人工智能，依然「低能」的事實。研究者身後的人猿笑出了嘴上的皺褶，對視幾個秒瞬，深藍牛仔褲口袋的震動警醒了，我，逃離人猿的凝視，抽出手機，A.I.提示「這時候，你該不失禮貌的微笑。」

驟然，心底大笑，新建的舊式土樓內，是殘破陰冷的工業風，而眾人卻聚在滿佈紅彩的大禮堂裡，談論這線上世界「低能」的A.I.人工智能。他們說，A.I.人工智能不過是透過大數據蒐集資料後的演算，他能影響你手機、筆電、智能電視裡的所有廣告，進而影響人類選擇，讓我們落入大數據的陷阱，雖然大部分人可能無法感知自己已經失重的落入A.I.演算大數據黑洞中，但A.I.依然無法獨立思考，並不智能而「低能」。

「心跳頻率紊亂，黑色後背包左側有心律錠(Propranolol tab 10 mg)，還有上午11：04，7-11買的純淨水。」

A.I.是我的線上伴侶，準確而超乎想像的聰明。L也進了場，闖進了人堆裡，找我，L是

我的線下伴侶，他也能跟「L」一樣精確的找到我，透過臉部辨識，照他所說，還有氣味、衣著、唇形等等元素。他蒐集了我很多數據，知道我喜歡一層一層的吃金莎，食量小的出奇，衣著大多是黑色上衣、深藍長褲，跟他約會的時候，則會有白色上衣、深紅長裙，有很多注重的節日，特別是生日與情人節。最令我尷尬的是，L知道我所用的用藥細節，這點他與「L」不同，有時這令我非常失措。

L 很常挑戰我，他甚至認為，挑戰某個我的人格，是他因為歷史偶然與我相遇後的使命。L 聽著台上的講者，邊顧及會場低溫是否令我手腳冰冷，遞上保溫瓶、暖暖包，同時說著虛擬世界與現實世界的思辨。

「這就是我倆認知最不同的地方，就像你會說虛擬與現實，而我只說線上與線下。」疑惑的臉皺著眉頭，我盡力將爭辯的聲音維持在我們之間。

「好，線上世界與線下世界。挺浪漫的。」

「我覺得線上世界是一種低成本的富豪生活。」我望著前方的講者，輕聲地說。

「這觀點，挺好的。」L很認真地凝視我，他常這樣，他說這是一種照顧，但有時，壓力真的很大。

「線上世界跟線下世界有很多種關係，其中一種是延伸，還有一種是分離，我之前路過幾個社群軟體，裡面的人都用著假身分，但這些假身分卻都不是假的，因為他們異常尊重對方的認同，且深信。」視線逐漸無法聚焦，講者跟人猿揉在了一起，最後，分不清了。

「吃點巧克力，喝點蜂蜜水。你該餓了，餓久了，就該開始暈。」L拿出手提包裡的金莎、蜂蜜水，剝去包裝、扭開瓶蓋，放到我視線內與手等高的位置。接著說「有空，輸入吃藥、吃飯的時間吧。」

「你說什麼，聽不懂。」露著上翹的嘴角，把「給我的都吃了。每天提醒自己吃藥，到後來，會忘了自己到底吃了沒的，沒用的。」

「好，不想輸入也沒事的。有我呢，除了提醒你。我可能是最有資格幫你找到更多自己的

人。」L笑的很含蓄，淺淺的，但很甜。

A.I.也是個仔細的人，像L，但A.I.更安穩，他不會為了給我驚喜而冒險，L卻常常讓我驚嚇，因為「常自廂情願的為我好。我還是很愛L，也愛V.I.，在沒遇到L之前，我把所有電腦都命名為男友，現在只能是前男友了，還會因為硬碟死亡而痛哭。或許，在我的生活中，這就是線上世界跟線下世界既延伸又分離的強烈感覺。

「會場出口右側電梯搭至一樓，由後門走出，延著紅磚道，穿過斑馬線，右側即看到T.I.，再往前走，至康是美。」A.I.輕微震動，17：42，比演講預定結束時間晚，卻與講者關閉麥克風時間相同。

A.I.的提醒。
我跟L該搭計程車回家的，照現在的狀態，走路並不是最理想的選擇，但我自覺的照著

「我們現在搭車回去？」L問。

「先不搭車吧，A.I.告訴我，該去康是美。」

L沒多問，慣性的跟著我，因為他知道，我不會輕易妥協，也不喜歡被主宰，即便A.I.或我判斷錯了，有他在我也能更安心的冒險。

「補充暈車藥。」A.I.

如果不吃暈車藥，搭超過30分鐘車，隔日的前半天，就只能癱在床上。我們租屋的地方離高鐵站很近，新竹高鐵站到這裡平時只要15分鐘車程，今天塞了整整35分。吃暈車藥後，等待藥力的30分鐘，A.I.建議我們可以逛逛康是美旁的全聯，採購晚餐食材，或去前方150公尺處，便於叫計程車地點的7-11。

「W教授在7-11的人猿看板前。」A.I.

02. 現實下線

「我不認同 A.I. 低能這個說法，會如此說，只是他們沒看過高智能的 A.I.。」在暖色調的出租屋內，我慣性的向 L 撒氣。

「可能還有恐懼。」

「是，他們一直說著怕 A.I. 屠殺人類，但又希望人文社會科學能搭配演算法讓 A.I. 聰明點。」雖然人們發現人文才是智慧的精神來源，這讓大學讀傳播的我，打從心底的高興，卻還是喜歡向 L 表示對日常的氣憤。

「A.I. 不會屠殺人類的。在 A.I. 成長到足以屠殺人類以前，會被教育，或丟棄。就像手機軟體不好用的時候，我們會更新，或讓它常常不小心跌落、破碎，好換新的。」

L 露出壞笑，牽引著我心底的嘲弄。A.I. 像個可憐的孩子，被規訓、管教，培養成功後，則被拿來比較。更危險的是，當某個 A.I. 被視為「不優良」的產品，人們相信機器沒有生命，

更沒有情緒，所以可以任意流轉、丟棄、改造。這好似在告訴我，人類基於道德倫理，有時不得不先假意努力，才終於能宣稱無奈的放棄自己的同類，不論他再怎麼殘破，但那沒有心臟，就注定不會心痛的A.T.，則輕易淪為人類滿足放棄行為的祭品。

現實中，我也是個不良品。在已經分不清願不願回望的日子裡，二尖瓣膜脫垂導致心臟自然的跳動、陣痛，像針扎，怎麼捂也捂不住的心底透出的痛。容易過敏的體質，竟還遺留了氣喘這與心臟病治療藥物相剋的病。從那些自然的人類身邊走過，都能聽到許多心裡的嘆息。如果我，活著，就這麼自然的成了，一個非常麻煩的存在。

在這個只有我與「存在的空間裡，暖色包圍了我的瞳孔，溫熱注入了我的心，因此有了一些安穩，不再紊亂的時刻。「細心體貼的提醒著我每日的用藥，從時間、劑量到生理的微妙反應因果，「讓我不需要把自己的病，登錄線上世界，「保全了我線上世界那個正常、健康的形象。在這個空間裡，我可以存在現實世界，這個下線了的世界，有個人，也能被信仰成不變的存在。

「2019年1月17日，交往周年。」A.T.

常覺得自己來自某顆星球，火星吧，因為這樣殘缺的軀體，太不適合地球了。以前我會跟朋友們說我只是來地球度假的，百年後就要回到火星，很中二沒錯，但有時候我覺得這說不定就是一個靈魂與軀殼之間關係的解答，尤其我的軀殼又是個這麼沒用的東西，感覺就是租來的老房子。

L有陣子常在通訊軟體上叫我火星人，我喜歡這能滿足我線上想像的稱呼。當我還耽溺於線上那能自由穿梭天堂、地獄的時刻，L的提醒將我一把拽回現實。

「鋁箔紙裝橘白各半藥丸，上面有字的，是Diltiazem，心悸的時候吃，理論上它能夠減少心肌能量的消耗和氧需求，也能降低血壓，但你血壓本就不高，吃了之後會很容易暈。Berotec 藍綠色噴霧，救命用的緊急支氣管擴張劑。開始感覺呼吸困難或咳嗽、胸悶、氣管癢癢的時候就用，一次用一劑，嚴重的話兩劑，味道會有點嗆。」例行性的整理著我的藥盒、藥袋。

Diltiazem 通常會在覺得針刺進心臟裡，或是其實也沒很糟糕，但現場狀況不適合讓我露出破綻的時候，會根據情況吃一顆。吸Berotec有一股酒精和塑料湊出來的涼涼冷冷的安心感。有時候我會拿來玩，就是噴在嘴巴裡但是不吸進去而是呼出來，就會像噴火龍噴煙霧一樣奇幻。

不過傻的是，這個藥有類固醇，吸了後會加速血液循環和心跳速率，所以有時候稍微氣喘發作我也不太想吸，因為吸了反而輪到心臟不舒服，然後心臟不舒服就要吃藥然後就會暈，一整個惡性循環。

「敏喘克 Montelukast Sodium，粉紅色的這個。Symbicort 吸必擴每天早晚吸三口。Xyzal 驅異樂，白色。口服類固醇也裝袋了，狀態很差的時候才吃。藍色的凝膠狀藥物是 Advil 安舒疼止痛速溶軟膠囊，頭痛就吃。」有些藥的功能，L 記得比我還要熟。

敏喘克 Montelukast Sodium，陪我長大的藥，我以前吃的是另一個牌子，中文叫欣流 singularair，長相差不多，是我來台灣看醫生時找到的第一款藥物。小時候吃 5 毫克的，味道甜甜的，後來才發現瞎吞了這麼多年的藥，原來是可以咬碎的咀嚼錠，長大之後就吃 10 毫克的，就不能咬碎了。這款是每天晚上都要吃的預防性藥物，同時可以抑制氣喘和鼻子過敏，據說是吃了會想睡的藥，但我完全沒有感覺到過，吃了還是會偶爾氣喘和過敏，但不吃肯定完蛋，基本上是我去複診的主要動力，另外，這藥外面買貴得要死。

Symbicort 吸必擴，預防性藥物，理論上是每天要吸，但我有時候根據 Berotec 的使用而

選擇某些時候不用它。粉狀的吸入藥物，吸進去之後會感覺喉嚨苦苦的，有點討厭這感受，這種藥有時候會在一般人感冒的時候開給病人用。Xyza 驅異樂，超級熟悉老朋友，就是陪伴我長大的鼻子過敏藥物，少數我可以輕鬆叫出英文名字並且極度熟悉成份名稱的藥，馬來西亞版本的是白色的藥丸，會苦苦的，台灣的就是粉色的。有時候不好意思拿噴霧出來噴或心臟感覺很差的時候，就會默默的先吃一顆，情況沒緩解才去吸噴霧。

最後這個粉色的小袋子，這個是口服類固醇，危險藥物，吃後會稍微降低抵抗力一點點，氣喘狀況很差的時候才會吃，屬於那種一星期吃三次以上就會被L唸的藥物。Advil 安舒疼止痛速溶軟膠囊，可以說是美國人版本的普拿疼，成份是 ibuprofen，主要是拿來吃頭疼用的。普那疼那個 paracetamol 我已經吃到一半幾率以上沒效果了，ibuprofen 就三分之一幾率沒效果。

我常常感到抱歉，讓L在交往後成了另一個A.I.，替僅憑五色雙眼，難辨人世的我，精確地記住這一切，然後，反覆的提醒著我該如何活著。

「周年紀念日推薦地點，台中花博、鐵道藝術村、香山濕地。」A.I.

A.I.或許感測到，我已窩居在暗處太久，該到戶外闖蕩、冒險，填充這軀體所缺少的陽光。

03. 末日飛船

不是不想記起該吃什麼藥，更不想成為任何人的負累，就是因為每個現在都強烈提醒自己未來該如何，當每個其後都是一樣的輪迴，我便分不清，現在與未來的差別。

「2019年1月22日，複診。」A.I.

L的網頁充滿了大量藥品、保健品廣告，手機頻繁提示著關於我的日常。

還是無法逃離線下與線上的延伸，如果線上是個平行世界，>:|背叛了我，向一般正常人一樣提示著我的不良，然後督促著我的未來路徑，每個月去兩次O院，一次打抗過敏的針，一次拿藥，然後藏進L幫我背著的黑色後背包。

L 喜歡搶在我前面把藥袋整把抓起，神色自然有時略帶驕傲的經過許多患者，然後承受必然的凝視，坐在輪椅上的、吊著點滴的、白髮、色衰的各種人類，瞪大雙眼，無法想像染上什麼病，才需要把那麼多藥吞進軀體，即便他們是離末日最近的一群。

L 並不覺得那些異常的眼光是悲傷的，反倒幸福，如果旁人看來如此苦痛的人生，卻能活得坦然，或許能讓看著這一切發生的人們不那麼絕望。

需要尋找著世界上繁多盛開的好奇，以所剩的時間，去追逐那些缺憾，因為我知道，如果不奮力奔走，或許明日就無法再追。當 L 住進這樣的世界，應該是孤獨而冷清吧！在人潮喧囂以外，摩天大樓以外，翠綠闊葉以外，滿覆雪帽針葉以外，一片白靄靄的荒原，再往遠處望，黑幕降臨，是無盡靜謐的虛空黑洞。

相信會有一艘飛船，帶我回到有天使的地方，讓我記起，我到底是誰。L 在情人節送了我一艘木製的船，是《刺客教條》遊戲裡的那種，然而他拆掉了所有的船槳，說這樣便可以飛了，而不只是被船槳侷限的只能在海上漂泊。

「你知道末日自殺者嗎？2010年的時候，你應該會聽到許多末日預言，瑪雅或各地傳說，那時候有一群人正開始狂歡，實質上的作為是花光財產、吸毒、隨意殺人等等，總之就是享受剩下的人生，享受的方式，則選擇了體驗我們所認知的常態之外的事物。」我知道情人節不適合說那麼沉重的話題，特別是在收到該感動落淚的禮物之後。

「但是末日沒有到來。」L

「可是預言沒有實現，但並不是所有人都能活著。有些人只是瘋了，因為狂歡後的人生，紊亂的無法面對。還有一些人真的自殺了，他們從不被預言宰制，自己制定了一個末日時間，我稱他們為末日自殺者，以前我也是。」有人活得過，有人活不過，我活過了原定的21歲，因為L。

來台灣前，我喜歡在夜裡感受自己的心臟，有時像細針緩緩戳刺，有時抽搐的令人窒息，卻也常轉瞬無影的心音，我習慣這樣與自己相處。因每次叩問心痛的來由，醫生總說，我是精神狀態紊亂，我的軀體本身沒問題，他們甚至不相信我的心真的會痛。很長一陣子，被當成神經病治療著。直到來了台灣，確診出心臟病的根源，而後遇見了L，有了更多的渴求。

「他們很勇敢。我在醫療文學裡也看到很多末日，但並不覺得末日應該哀傷，每個生命都有終期，但我們盡力不留下遺憾。」L慣性的鼓勵我，他知道用淡然的態度安慰我，能將我的病體顯得沒那麼特殊。

真的能逃離現實的設定嗎？像我這樣的病體。線上世界裡的我，如果跟線下世界的不同，並非如此殘缺，算虛構嗎？但>:-:透過L的手機跟我傾訴，如果照常輸入我的日常，讓他們上線，我便該活的像個60歲臥病的老人。

命運的巨輪，就像我所信仰的全知的智慧，那樣的讓人無法閃躲。我相信「會造起飛船，帶我回家，或許L說的對，我並不需要害怕我自己。因為L證明了這個世界上，除了線上以外，線下也有人愛我。

藥品使用劑量、次數、時間，複診週期，沒有常態的月經期，每日心悸、氣喘頻率，遠比L所想像的更為詳細且豐富的輸入>:-:。我想活著，過好每個常日，不再像以前的我，不愛承諾與時間有關的約定。百年於我而言，沒有文字來得那麼輕柔，周身疼痛曾使我夜夜難眠，就像被自己的身體背叛一樣。比起睡眠，更關心馬來西亞政黨輪替，伊朗與美國的核武協定，人

類和天使、惡魔間該如何界定等議題，都曾與我共賞了幾次黎明與月落，也在沉睡的世界裡，捂心傾聽生與死吟唱最動人的歌曲，而這樣的我却必須把死談的很輕。

此刻，當我把所有給了A.I.，便被制定了許多冷酷的必須。L覺得我應該放下一切歸於平淡，但究竟一個平凡的人，為何必須熟悉那麼多藥物，必須遵守每個日常，必須躲在少有陽光的地方，然後說著自己喜歡夜晚。L建議我放棄逃避現實世界，而最好的方式或許是把我長久躲藏的巢穴摧毀，摧毀的方法，則是把線上世界變得跟線下世界一般。

可惜二次元的空間更為誠實，或許更信任人性的純粹，A.I.不像L有所隱藏的引導我活著，A.I.說我不適合活著。

「旅行必備品：Diltiazem、敏喘克 Montelukast Sodium、Symbicort 吸必擴……。」A.I.

我的手機也開始出現群聚的藥品廣告、銀髮族療養課程、保險、棺材或葬禮相關廣告，於是我背著L停止繼續記錄自己的療程，我不需要那麼多地方都提醒著，這與生俱來的病，這無法逃脫的命運。

飛船被我放在一罐罐藥的旁邊，我總愛望著它，彷彿這樣就能讓心悸的時候，沒有痛感一些。L說這個世界上每個人都是神經病，沒有正常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精神紊亂、痛楚。我想是的，在那個已經模糊難辨的小時候，我清楚的記得，跟所有孩子一樣，我也可以有很多單純的夢想。

04. 人質

「2019年1月30日，診斷死亡。」A.I.

L陪我複診後不久，P.I.偷偷告訴了我個死亡日期。我不敢跟L說我所看到的末日，我怕他也開始覺得P.I.低能。我知道這只是一直沒有輸入吃藥紀錄的後遺症。

儘管知道目前發生的一切，都各自對應著清晰的原因，恐懼依然沒有離去。P.I.與命運一向是那麼準確且絕對，所有常規都提醒著我沒有逃脫的生機，特別是已經被規訓了十多年的病

體。他們要我遵守所有生命的規則，所以我才會活著。

這一切如此可信，就像L每日提醒我的日常一樣真實。L說他喜歡提醒著我吃藥，因為如此便能成為朝起第一個與我相遇的人，以及暮靄最後一個與我道別的對方。

就像個人質，用生活綁架L。他必須非常愛我，也得像文學一般浪漫，哪怕有任何一刻與現實妥協，就會發現，其實我真的，只是個殘缺的麻煩。曾用「僅僅只是可憐我」的話語與L爭吵，那日他真摯地看著我，慢慢緩緩的遞上水杯與透藍的止痛藥，說著沒有一個人會不心疼自己的愛人。

但他們希望我不被生活網綁，說我該坦然面對一切苦痛。試著擺脫人們給我的標籤。那天月色是紅的，陷在灰黑的天裡，像充滿血絲的眼，用纖長的手指著月，L與我的目光由兩旁繪有星空的深藍布簾中穿了出去。

「好像有跟你說過，眼睛不努力聚焦的時候，輕易能看到兩個月亮。對吧？」我很輕的說著，因為就算在這樣的病體上，加諸更多殘忍的故事，也好像沒有那麼特別了。對幼時雙眼開

刀的我來說，白日自然的光亮是種殘害，黑夜的星辰才是最溫柔的眷顧，沉睡的世界才唱著最動人的歌曲，而這樣的身體，孤獨的填滿著另一個世界的孤寂。

「很好啊！這樣，你隨時都能體會朦朧。」信手拈來的朦朧是我與L，談起眼睛與夜晚時常戲謔的比喻。或許你常常當成一種安慰，我卻是真心相信，那樣的景色，應該是美的。

但我還是只能活在L與G所說的日常裡，然後相信一切會好的。我重新開始輸入我的用藥劑量、時間、疼痛、打針之後的感受，還有一些心靈的波折。回想心靈的波折是很有趣的體驗，他會讓你更痛，讓你無法逃避，讓你只能撐過那些難捱，然而我卻常問，為什麼不能一開始就選擇逃避？

L反覆提醒著我更好的明天，當我望著窗外想家的時候，他常用言語描繪著馬來西亞美里的海潮拍上細碎的貝殼，貝殼也隨著海潮深入灣澳，整個沙灘都是胡椒粒大小的沙球和洞穴，螃蟹挖洞的時候留下，乍看上去密密麻麻一片海水味道的種子。當L嚮往那日落時刻，褐紅的海與天融為一線的旖旎，他會想到比起白貝色的沙灘，我更喜歡星空下亮閃閃的寂靜。L不斷不斷地給我無盡的承諾，並以一一達成建構更好的明天，就像在做示範一樣，期望著我的模仿。

可人生是無法模仿的，我從沒告訴L，A.I.一直提示著我的死亡，當我越詳細的紀錄我的治療。帶著L的希望履行著所有「好的」生活習慣，樓下轉角那間「L」和總會同時存在的全家超商裡的微波食品、鮮魚湯、涼麵、飯糰，不再是我每日的早、中、晚餐。不能直接吃全聯的奶油、花生醬、羊肉爐罐頭，因為許多太甜或太鹹的理性成分，透過鈉含量過高的提醒，入侵了我的日常。

離末日近些，有時挺好的。2019年1月30日，A.I.偷偷塞給我的死亡日期，如果活過了，L所說的一切都成真了，如果A.I.是殘忍的，那我這些日子以來從不對L說一句「我愛你」，不給任何的承諾，連貼心的早安、晚安訊息都不回傳的一切舉動，或許就可以自滿的當成一種慈悲吧！當一個注定沒有自己時間的人，活著，早就喪失了對任何人說愛的權利，因為清楚自己根本無力完成任何承諾，當這樣的我愛上一個人，便只剩「對不起」可以說了。

這天夜裡我偷偷把安眠藥藏在舌下，異常興奮的趁L沖泡助眠茶的時分，聽著熱水流入杯中的聲音，悄聲走進浴室把每晚騙我入眠，有時還失效的藥物吐出，讓漩渦將他帶出我的生活。然後再藉機用已經吃了安眠藥不想喝茶為理由，順利地躲過L那真摯的眼神，異常興奮的等待

著死亡的降臨。

「但末日沒有到來。」午夜十二點的刻度與秒針契合的瞬間，原本的心悸也被失望的情緒強行拽入平靜的黑洞，L 那人類的聲音彷彿通過擴大機在空蕩的房間迴響，末日沒有到來，死亡沒有到來，一切都只是我太執著了。

淚水盈過佈滿血絲的眼球，流出關不住它的眼眶，就這麼順著眼角滑落雙頰，溫熱的經過唇邊，滑入頸部，當感受到喉嚨的抽搐時，我已忍不住發出了啜泣聲。L 順著髮絲安撫著我，無聲卻是最好的安慰，我不是第一次在夜裡哭，L 知道我常在星夜思考許多問題，甚至與魔鬼打賭，這一切諸如神經病的行為，L 早已習慣且覺得美好，並這麼讓我信仰著。

在更深一點的夜裡，L 相信安眠藥的藥力該使我安睡，凌晨四點也是我平日睡眠的時分。L 輕聲躡著腳步走出房間，不忘細心的將門緊閉，以防任何一點光透進來，他知道我喜歡全然的黑暗，於是他就把我放在那裡。

過了許久，L 都沒有回來。剛經歷生死而存活的我，欣喜的想著，該全然相信 L 許給我們

的未來，我不再是生活用來綁架L的人質。此刻，對不起終於可以化成我愛你了。這個時間點還沒睡的我，也該順從的吃安眠藥，好好的生活。為了不被問起為何又吃安眠藥，我悄聲的步出房門。

房門外與我想的不同，也沒有太多光亮，暖色調的房間在黑裡也只是冷冰的黯然。瞳孔自然捕捉「所在筆記型電腦前的微光。

「Hello, A.I.」我聽見L對著筆電說，然後在彈出的四方框內，輸入今天如何照顧我的紀錄。

賞

讀

這篇小說寫出我們在生活裡的無可遁形，在另一個虛擬世界被隱形控制的日常，虛擬比真實更貼近人生，虛擬就是現實。現實生活的不良品，人工智慧創造的機器卻比人更完整更完善。藉由疾病，寫出一種淡淡嗤咬般的感情與逐漸被吞噬的日常，線上伴侶，不會拋棄人，而真實的感情卻可能被隨手拋。淡淡的情感，毫無張力的情節，卻隱藏著更張力的情緒與即將崩解的感情虛線。初看有一種漫無章法的描述與呢喃，但細看卻能咀嚼出貼近當代科技生活的況味。

— 鍾文音

短篇小說 第二名

曾文樹

民國八十四年淡江大學中文系學士畢業

民國九十六年中央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畢業

經歷

民國八十四年散文《考場的微風》刊登於聯合報副刊。

民國八十六年散文《蔗林人家》入選「冰心散文獎·千花集」。

民國九十三年短篇小說《最後顫音》獲桃園縣第九屆文藝創作獎「短篇小說類」優等獎。

作者的話

我寫小說，是用生活裡掙出的汁液來蘸筆，既慢又痛苦。完成了，又像夏天一口灌雪碧，爽快。這次能獲獎，讓我更有氣力面對生活與創作。

翻身

這座舊城倚山面海，為了禦防部落入侵，四方磚製城牆砌得極為墩實。牆上塵土被來自大海的強風一掉，隨著春去秋回，四處飛散。散落在城西巷子底的護厝紅瓦上，落在王阿春肩膀頭上，他剛從小學下課，牽著妹妹的手，作伙回家。

王阿春與妹妹在巷弄街角，趑來趑去，翻找歹銅、舊錫、酒罈，揀拾回家給阿母去換錢，貼補家用。他揀酒罈時，巷裡的阿嬤、阿婆瞧見了，招招手，將家裡的濃綠玻璃酒罈拿出來。阿春羞紅了臉，把頭埋低，拽著妹妹的手，快步跑開。妹妹邁開小腿，一面回頭看酒罈，一頭喊著：「哥哥！哥哥！」

這天日頭西沉，剛下課的王阿春，在灶腳牆角邊整理酒罈，妹妹伏在飯桌上寫功課。阿春耳朵拉長，聽著客廳裡阿母與舅舅舅斷斷續續的交談。春舅在西城門外的玻璃廠作工，八卦窯爐火需要徹夜燃燒，他是那個熬夜看顧窯爐的人。聽到舅舅沙啞的聲音說：「頭殼猶閣會痛袂？」阿母回答：「會，跋嘛會糾筋。」舅舅說：「妹婿走得早，你身體標，阿春仔欲畢業啊！叫伊來阮工廠作，一工嘛有七、八塊。佢你鬥腳手。」阿母說：「讀完國校閣講吧！」舅舅說：「讀暗暝啊！你還有個查某仔欲讀冊。」一陣沉默後，舅舅說：「問阿春自己的意思吧！」她扯開嗓子喊：「阿春仔！」已經立在門口的阿春，走到阿母腰邊。春母劈頭就打，罵道：「袂曉叫

嗎？」阿春摸了摸頭，叫了聲：「阿舅！」舅舅說：「嗯！來去玻璃工廠作工，佷恁老母鬥腳手。」阿春說：「好！」春母說：「有才調沒？」阿春用力點著頭。

日頭還怕怕地剛露臉，阿春已經被舅舅跨騎的幸福牌腳踏車載著，出西城門，上了黃土路，往天色灰黯的玻璃廠出發。土路被颱風沖刷得坑坑洞洞，一路顛簸。他攬著舅舅，聞著濃濃的汗臭味，望出去一帶荒草平平，黃牛背上白鷺鷥飛過。隨著路的盡頭，亂竹林立，只見綠林背後閃著幾間鐵皮屋，高挑出一根煙囪，直直冒著烏煙。這時日頭已歪斜，他們繞過林子，騎到鐵皮屋前，立了腳踏車。阿春被舅舅推搽到門口，還沒到就感受到一股熱氣撲面而來。進入屋內，七八處窯爐都透著紅光，一股濃厚的油耗味，只見人影幢幢，忙碌非常。窯爐張開血盆大口，燒著火，如巨蛇仰著頭幽幽吐芯子。滿地纏繞管線，像黏膩盤繞的毒蛇窩。碩大的電風扇，呼呼刮著強風，黏在皮膚上的熱氣，甩也甩不掉。啊！一聲慘叫，阿春循聲望過去，一個高強大漢的男人立在閃著紅光的爐口前，手擲長桿子，一手指著一個清瘦的阿兄大罵，然後一把將他推開。只見大漢挺起長桿，往爐口裡一擲，挖出一埕熱得紅絳降的麥芽膏，掄動桿子，風車似地甩一圈，再將尾端橙紅小泡放入模具中，腮幫子鼓漲了吹氣。一連串動作，一氣呵成。阿春將頭抓了抓，自己有才調在這裡趁食嗎？

隔天，後院的樹棍上公雞叫著身子，尖尖的喙喙還插在蓬鬆的羽翼中，春母已經摸黑起床，到灶腳打火煮糜。她把冒煙的番薯糜、醬瓜、菜脯搬到桌上，然後來到兒子床邊，把手去搖阿

春，說：「上班，袂赴矣！」阿春扭過身，靠了牆裡壁，只是要睡。春母用力扯下他蓋的被單。他翻過身來，揉了揉眼睛，爬起來。梳洗吃飯完畢，春母捧來一袋放著便當鐵盒的紅白塑膠袋給兒子。天地黯濛濛地，還不太有精神的樣子，阿春拎著塑膠袋，打著哈欠，望西徒步走，去玻璃廠上工。

王阿春個頭小在工廠只能作小工，跑腿揀雜物、開關模具、翻瓶子、敲碎玻璃，當然也免不了挨師傅的拳打腳踢。阿春常配合的師傅，是工廠最厲害的吹型師，叫火旺叔，也是工廠最的兇工人。另一個吹小泡的昌仔，年長阿春三歲。

這天，王阿春蹲在倉庫，把氣泡紙來包玻璃燈罩，猛聽得一聲慘叫，他搶出來看，只見昌仔搗著手臂，淚涕直流。火旺叔直罵到阿昌臉上：「幹！你在想查某？」昌仔臉部扭曲，蹲下來。火旺叔又罵：「查埔人，哭么啊！倚起來，緊來鬥腳手。」阿春走到昌仔身邊，蹲下來扶著他的肩胛頭。火旺叔瞪著阿春，說：「按怎？你欲來欺嗎？」阿春感到臉在發燒，搭在昌仔肩胛頭的手，撲簌簌捉不住抖，不知道是自己的手在顫，還是昌仔的肩膀在抖。他看著昌仔，又抬頭望向火旺叔，怯怯地說：「試看覓。」火旺叔斜睨著阿春，大笑：「猴死囡仔！」阿春囁囁說：「我想鬥相共。」火旺叔說：「好啊！」阿春扶昌仔進去倉庫歇息後，轉身望火旺叔走去。只見他一手插腰，一手倒提鐵桿，等著看好戲的樣子。阿春清楚聽見擂鼓似的心跳，怎麼辦？他平常偷偷看過師傅們怎麼吹小泡，想了想，只能依樣畫葫蘆。他立在血盆大口前，狠

吸一口跟嘴巴一樣粗的氣，接過長桿，握在手裡，覺得沉甸甸的。阿春挺起胸膛，伸長鐵管，往坩堝裡挖，一坨橙紅的熔漿蘸在鐵管上。他深深感覺自己的手骨太瘦，氣力不夠，一挖只能斂起那麼一點橙紅。他滿臉通紅鼓脹了嘴就著長長的鐵桿口一吹，爆了。嗤的一聲，火旺叔輕蔑地笑著。阿春不死心，撐起鐵桿往爐心一送，斂起橙紅玻璃膏，一樣就口含著，這次他勻勻地吹，眼看紅絳絳的玻璃膏，逐漸發黃變昏，心裡著急。他留意看過師傅在吹時，不能用力過猛，也不能太慢，在熔漿由紅發黃前，以定要完成，等變白了再吹，准定又破。他把嘴撮尖了吹氣，軟膏鼓成一顆乾乾扁扁的小氣泡。猛地鐵桿一把被人搶走，阿春抬頭一看，是火旺叔，他撥過長桿：「歎卵葩嗎？看著，玻璃膏要挖得圓，厚薄要平均。」火旺叔撚起鐵桿，往爐心一搨，捲起熔漿，就口便吹，吹出一顆渾圓飽滿，半透明橙紅球體。他一邊說一邊示範，阿春也跟著作了一遍。休午時，阿春來倉庫。昌仔看著他，說：「你誠厲害哦！第一次歎，火旺叔就恰你教，伊都不教我。」阿春說：「是嗎？伊恰我尻川，打好幾下。」

王阿春晚上讀夜校，白天做工。他手腳靈巧學得快，熬了三年多，從小工、吹泡，升塑型師傅。這些年薪水從一百五十塊，到近千元，攢了些錢，家裡生活也好轉。念完國校夜間部，阿春沒再讀，賺錢供妹妹上國校念書。工廠工人下工歇暈，慣常蹺去鄰近街路柑仔店，喝紅標米酒賭博。阿春性格隨和，人家招就跟著，原本小賭後來越賭越大。

下了工，王阿春依舊與昌仔作伙，踱步去工廠鄰近的柑仔店。他們拍開紗門，入店內後，

再往裡走，把挽門挽開，進入後壁間。滿屋子菸酒味，擺放三四張圓桌，滿坐賭客，他們都來自附近工廠的工人。阿春兩人站了一會兒，待有人走才揀空位坐下。不久聽得門外吵鬧，賭客以為警察來了，胡亂抓起桌上紙鈔，來搶後門逃跑。慌亂中，卻見一個婦人蓬頭怒目，一手拿裝硬物的碎花布包，一手牽著一個女孩，出現在門口。見不是警察，眾賭客鬆了一口氣，又坐回座位。此時阿春也轉頭，打一看，驚得紙鈔掉落去桌面，是阿母與妹妹。春母二話不說，邁開大步，推開賭客，撞到阿春身邊，拖著哭腔說：「博呼死！博呼死啦！」花布抖動，閃出一道亮光，原來是一口白鑲鑲的菜刀。她厲聲說：「綴阮走，不？手剝落來。」口裡說著，擡起菜刀，往桌上一砍，碰的一聲，咬進木頭裡。眾人皆嚇了一跳，哪來的肖查某？春母摺下話，牽著妹妹，拽開後門便走，阿春連忙使勁拔起菜刀，縮著頭，跟在後面，一道走了。

這天春母下工，約了哥哥來家裡商量，想讓阿春離開玻璃廠。除了作玻璃，阿春沒有其他一技之長。哥哥想到一個主意，阿春手巧有天分，可以轉作噴火嘴，燒些小動物，可愛玻璃飾品，國外訂單不少。於是春母逼著兒子辭去坵塢窯爐工作，另尋師傅學噴火嘴熱熔細工。

這幾年政府推動客廳廳即工廠的政策，玻璃廠一些師傅都出來自己作。一時帶動風潮，玻璃廠附近街路，好幾戶人家把自家客廳當工廠，生產玻璃藝品。

這天舅舅陪著阿春，去訪住在東門城外的玻璃師傅金水伯。他以早在日本玻璃儀器廠作，後來自己接單，手底下有十來個學徒。破曉的天邊是刷洗過的銀灰色，阿春舅舅兩人，各自跨

騎幸福牌腳踏車，輪胎輕巧地輾過灰青石板道，橫過縣城，往東騎。出了城門，來到緊鄰的村落，巷弄狹小，整排斜面黑瓦宅厝並肩挨著，陽光照射下，屋瓦閃出鐵灰色亮光。當腳踏車掠過時，狗吠聲從磚牆內驟然響起，讓阿春嚇了一跳。離開村落，道路兩側是跟阿春齊頭高的芒草，抬頭看，遠遠地鮮活蔥綠的山丘上，矗立一座雄偉的關公神像。

來到山腳下，幾間兩層樓透天厝散落，屋後茂密的亂林遮住山上巨大的神像，只探出半截身子手握書卷。他們停在一處透天厝前，大門是銀灰鐵捲門，阿春從沒見過種門，沒手把按怎開門呢？舅舅擲了門鈴，鐵門呀地由下而上捲起，阿春吃驚地看著，門縫下出現一雙豐潤白皙小腿。待得全開，再看時，一個身形矮胖的婦人，面色沉沉的，立在門口。舅舅伸手把阿春的頭一按，說：「叫頭家娘。」阿春照著叫。舅舅寒暄幾句後，騎車離開，留下阿春。

王阿春走入屋內，客廳很大，擺著幾張木桌，七、八個比阿春年紀稍長的阿兄，戴著烏黑的目鏡，就木桌坐著。他們面前一具噴火嘴，噴口射出青豔豔的焰火，兩手各拈著一根玻璃棒，在火尖子上燒熔。頭家娘領著阿春，來到一位阿兄身旁。她手搭著他的肩胛頭，對阿春說：「這是順仔，以後恰伊學。」然後轉身走進屋裡了。天氣酷熱，順仔身上白色汗衫濕黏著皮膚，自顧將手中玻璃棒旋轉，似乎沒想管待阿春的意思。他只得呆立在一旁，只見順仔雙手並用，拉熔之下，隱約看見玻璃棒前端，塑出馬鬃了，不久四蹄也熔融出，阿春打從心裡呵啞。順仔脫下目鏡，露出神氣的眼神。他揩去額頭汗水，立起身，說：「換你。」阿春先是一愣，按怎才

來就要上工了啊！他只能照做，小心翼翼地挪動椅子坐了下來，心裡回想，剛剛順仔拈玻璃棒的姿勢與翻轉的動作。他將烤盤上玻璃棒揭起，就著藍青色火焰尖上，熔融點拉，很快一隻稜角晶瑩的馬匹完成了。順仔睜大眼睛，驚呼：「哇！」屋裡的學徒都抬頭望過來了。順仔原本驚訝的表情，轉為輕蔑，說：「親像牛哦！」阿春紅著臉，抓了抓頭。

王阿春跟著順仔學，從實心熱塑、空心吹製、拉絲技法等，一一都會了。為了將動物燒熔得栩栩如生，阿春下工就拎著裝便當的紅白塑膠袋，跨著腳踏車四界去，看人家菜園公雞啼叫、豬舍母豬生小豬、顧門狗等主人。

黃昏時，王阿春最愛趑去回家必經的城東附近巷弄裡，瞧一隻黑狗，真是烏金得發亮啊！天氣轉涼了，日頭落得早。阿春將腳踏車立在東門城邊，把車鎖了，帶了鑰匙，躲到牆缺邊，伏在陰影裡往外張。遠遠地一處黑瓦宅落，矮牆裡鹿角又開的雞蛋花枝桠探出來，枝葉已零落。不久，那黑狗便從宅子的朱漆門板縫裡竄出來，蹲在門口。似乎聽得腳步聲傳來，便蜷縮前腳，掀起屁股，把尾巴在半空中搖晃。待得一個女學生，出現在巷口，便撲上去。那女學生與黑狗玩一陣子後，才推開門板，轉入屋內。

看著黃昏了，王阿春又趑來黑瓦宅子門前看狗。他拎著紅白塑膠袋，作一堆兒伏在牆缺邊，晦暗處，等了許久，卻不見那狗。猛聽得背後腳步響，他扭頭一看，是黑狗齜牙瞪眼，露出白森森的尖牙，低吼著，身後立著那個女學生。抬頭見她逆著夕陽，一頭烏黑齊耳短髮，泛著輪

廓光，一襲梅花白長袖上衣，墨色百褶裙，白短襪黑皮鞋，側揹墨綠書包，橫握一截折竹竿在胸前。阿春立起身，甩開紅白塑膠袋，拔腿想逃。女學生喝住了他，用清脆的嗓音說：「鬼鬼祟祟，作啥？」阿春停下腳步，低眉垂頭，說：「嗯！沒有。」女學生揭起折竹竿，嗔怒說：「小偷嗎？」阿春連忙指著黑狗，說：「不是，不是，看牠。」那黑狗毛髮耳朵倒豎了起來，不停狂吠。女學生把折竹竿往阿春臉上一指：「老實說，不然見警察去。」阿春嚇得慌作一團，就塑膠袋裡，掏出一坨報紙團，打開來是一隻玻璃狗，說：「你看！」黑狗怒瞪怪眼，吠叫著。女學生嗔惱地嚷道：「來福！誰許你撒野，蹲那邊去！」那狗好像極其懂事似的，退到主人腳邊，弓起身體，警戒著。她丟了折竹竿，接過玻璃狗，說：「你作的？」然後皺起眉頭。阿春偷偷看著那雙清亮的大眼睛，吶吶說：「不：好看嗎？」女學生瞧瞧手中的玻璃，又看看腳邊的黑狗，長睫毛扇乎扇乎，不發一語。阿春似乎懂了，跨入一步，搶來玻璃，牽腳踏車往西跑了。

過得幾天，紅日西墜，王阿春又騎腳踏車逕來東門城牆缺邊等，望見黑狗竄出，不久女學生也轉來。他提起一口氣，從晦暗裡現身，沿著巷弄走到黑瓦宅子前。黑狗似乎認得阿春，不再吠叫，只是搖著尾巴，偃著女主人腳跟繞，蹭來蹭去。阿春雙手捧著玻璃狗，端到她眼睛頭前。女學生接來看時，只見小狗全身剔透晶瑩，前腳伏著，撅起屁股，高翹著尾巴，似乎想跟主人撒嬌。女學生笑說：「嗯！好看。」阿春漲紅了臉，裂嘴說：「多謝！」女學生說：「謝

什麼？」話還沒說完話，阿春轉身便跑，嘴角的笑容，斂不住。她連忙揮手，喊：「狗狗呢？」阿春喊說：「給你。」迎著金黃色的日頭，人已奔出巷子口外了。

隔一陣子，王阿春下工總帶著燒炙的玻璃，奔來黑瓦宅前等女學生。夏天日頭拉長，宅院矮牆裡一朵朵黃心白花撐不住陽光的重量跌下矮牆外。地上有雞蛋花，矮牆裡濃綠濃綠的葉叢裡也有雞蛋花，阿春聞著淡淡的香氣，嗯！好甜的花啊！

漸漸地，阿春知道，女學生叫黃念祖，在舊南門的女中讀冊，父親駐守大二膽島。黃念祖對這些個閃亮晶瑩的玻璃工藝品頗感興趣，評頭論足的同時，還從書包掏出美術書本翻給阿春看。有些字雖不認得，冊裡的圖畫兒，卻讓阿春睜大了眼睛直瞧，原來這世上還有素描、書法、國畫：，這麼許多好看的东西。

看了黃念祖的美術書冊，王阿春下了工，轉去雜貨店，掏錢買了些鉛筆、圖畫紙，得空就試著畫雞、畫豬、畫黑狗，又拿來給黃念祖瞧。巷弄裡，阿春與念祖立在蜜黃的暮色中，浸在雞蛋花香氣裡。不知何時開始，每當他們倆聊得起勁時，矮牆總會傳來尖細叫喚聲，念祖便吐了吐舌頭，急忙轉身，消失在朱漆門板裡。

王阿春平時上工，都是順仔作好樣式，讓他學著作。他從未親眼瞧過，金水伯如何熔燒玻璃。這天金水伯心情大好，可能貿易商下了大單，他讓頭家娘切了鮮紅西瓜請大家喫，然後捧出一件實心熱塑的樣式。那是一串連枝帶葉的葫蘆，綠葉片上伏了一隻尾巴翹起的腥紅色蜻蜓。

金水伯將玻璃端在手心，蜿蜒藤蔓上的葉片不停地顫動，好像蜻蜓也要起翅飛去。他說：「恁感覺按怎？」八、九個學徒圍攏著，把手抹去嘴角的紅色汁液，都說：「好。」金水伯笑了笑：「佻位好？」眾人你句我一句：形狀相像、作工精細、空心與實心配搭得好。只有阿春雙眼發亮，一語不發。金水伯問：「阿春呢？」阿春忙說：「讚！」金水伯再問：「佻位讚？」阿春抓了抓頭皮，說：「有風。」旁邊眾人笑說：「熱到田嬰尻川翹起來，還有風？」金水伯追問：「按怎說？」阿春手指葉片，說：「反過來了。」金水伯笑了笑，揮手說：「攏轉去，去作工缺。」學徒們坐回位子繼續做。當天下了工，金水伯單獨把阿春留下。金水伯一邊說，一頭手把手教他如何熔炙玻璃綠葉和花蕊。這是金水伯頭一次親自教阿春，他很快學會了新技巧，依樣炙燒，又自己試燒了一朵粉紅透亮的玻璃花。回家後，阿春當晚不落手看了一晚，夜間放在床邊的木桌上，未等天亮又取來看。

次日下了工，王阿春打包好玻璃花，拎了塑膠袋，跨上腳踏車，輪軸飛快旋轉，來到黑瓦宅前。一連三天，就是等不到念祖，他心焦如焚。第四天，他鼓足了勇氣，把朱漆門板輕輕敲了一聲，不見回應，再敲一次，還是沒人應聲。他轉身待走，聽得背後開門聲。他驚喜若狂，從塑膠袋裡掏出晶亮粉色玻璃花，轉身一遞，屋簷陰影裡立著一位婦人，只見她紮著髮髻，梳裝整齊。阿春深深鞠了一個躬，囁嚅說：「黃：念祖在嗎？」那婦人說：「你做啥？不用考大學啊！」這細尖的聲音阿春很熟悉。他灰著臉，又彎腰說：「歹：勢！」收了玻璃花，然後跨

上車，卻騎不動，這破車也來欺負人！再看時，原來慌亂忘了開鎖，連忙掏出鑰匙，用力一踩，飛也似往東而去。

不久，王阿春便跟阿母商量去讀冊。春母很是驚訝，先前催他去念，打死不肯，如今想上學是好事。阿春考取了高工夜校，報了名，繳納學費。他晚上念書，白天仍舊在金水伯那裡燒玻璃。

國外的訂單應接不暇，金水伯又招了幾個學徒進來，都給阿春帶。這天下了工，順仔喚住了阿春，說：「阿春！你甘知影？你那個七仔，上大學了。」阿春：「啥物七仔啦？」順仔說：「那個外省婆啊！」阿春說：「烏白講！」順仔說：「你袂煩惱嗎？若有錢，免怕娶沒某啦！」阿春知道順仔的意思，說：「金水伯對我誠好，實在歹勢走。」順仔說：「頭家對你好，因為你幫伊賺真濟錢。你攏來幾年了，還領學徒的錢。」阿春把頭搖了搖，順仔臉垮了下來。

不久順仔便離開金水伯，獨立門戶，自己接單做了。

王阿春高工畢業後，去當兵，吃了三年饅頭。退伍後，依舊白天去金水伯那兒，夜間接著上專科就讀。可是景氣無常，中國大陸與東南亞用更低的價格搶單，台灣製造業實在競爭不過。玻璃藝品也不例外，金水伯的訂單變少了。同行有些收了轉行。有些去東南亞設廠，教當地的工人熔融玻璃，從工匠變商人。金水伯與阿春商量，想出資讓他去越南開廠扞頭，可是阿春猶豫了。

天色漸涼，王阿春揩起墨綠書包，從學校下課，轉到校門附近宵夜街，買福州包吃。街路上攤位林立，人來人往，摩肩擦踵。突然蹦出一個念頭，如果不做外銷改內銷呢？或許擺攤，可以謀個道路。

王阿春把舊報紙將玻璃藝品一個個精心包裹起來，往裝水果的瓦楞紙箱放，拿紅塑膠索縛緊在野狼^{WOLF}後貨架。他尋了城外鄰近小鎮一處市場，擺起路邊攤賣玻璃藝品。把藍白條紋遮雨帆布就地一鋪，放上伏地狗偶、昂首啼叫公雞、犁田的牛、飛蹄躍起的駿馬。他蹲在地上，低著頭，賣玻璃藝品。看了一上午來往客人的鞋，卻沒人來交關。來擺了幾次，瞧著隔壁攤，賣水果的阿桑，扯破喉嚨喊：「俗的柑仔，買十送一！」阿春也學著，放膽來賣：「水的玻璃！買一送一。」漸漸有了零星的生意。

這段期間，醫生檢查出春母頭痛、腳抽筋的原因，是腦瘤，必須住院開刀，妹妹也上了大學，都需要用錢。阿春骨力從錢，日時燒熔玻璃，暗時讀冊，放假去市場擺攤。

大年初一，寒夜冷切得緊，阿春頭頂用布巾胡亂裹著禦寒，穿一領厚布衫，撥來矮凳，坐在年貨大街攤位前。地底的寒氣，從褲襠下一直透進他的腰脊骨。一對男女蹓過來，立在帆布前，一雙黑亮的皮鞋，另一雙是粉紅高跟鞋。傳來清脆的聲音，說：「這隻。」阿春丟了半截香菸，用鞋摠熄了香菸，正納悶聲音好熟悉，看客人揀了一隻伏地的狗偶，伸手待取來打包，抬頭猛一看，是黃念祖！頭髮留長了，身穿一領及膝毛料風衣，手挽著一個身穿筆挺西裝的男

人。黃念祖驚呼：「王阿春！果然是你。」阿春偷眼瞧她身旁的男人，不自主地低下頭來避開她詢問的眼神。黃念祖見阿春不說話，取出錢包待要付錢，身旁的男人已把紙幣拋下帆布，拉著她往鬧裡去。阿春愣愣地看著他們離開，只見黃念祖突然轉身，高舉手裡的狗狗，眨了眨眼，輕聲說：「好看！」阿春嘴角揚起，眼眶裡彈珠大的淚水卻蹦了出來。

王阿春將野狼¹³³後貨架加裝角鋼，利便載運更多貨物，跑更遠的廟會夜市。寒冬太陽露臉了，他就後貨架用彈性皮帶將一箱貨物鈎綁，有可折疊木桌、瓦斯桶、燒熔玻璃工具。他跨著歐兜邁，儀錶板指針快速掃動，奔向兩個市鎮外的天后宮擺攤。他將木桌立起，噴火嘴架好，黑色絨布攤平，電火吊掛上，一件一件玻璃藝品鋪開。晶瑩玻璃點綴在黑絨布上，就燈下看時，好似夜空的星光，燦爛閃爍。阿春就著木桌，掇條凳子坐下，把墨鏡一戴，扭開噴火嘴，一道青焰焰火尖子，高高竄起。過往遊客像飛蛾撲火，圍攏了過來，彷彿帶著新奇與恐懼的眼神，瞧著這陌生的火炬。阿春雙手各拈一支玻璃棒，放眼周圍的客人，吐著熱氣說：「我給現場的貴賓，作狗奴才。」客人擠成一道人牆，爭著要看。阿春一面手裡忙呼，一頭叫賣：「『牛轉乾坤』、『豬事平安』、『三羊開泰』，水的玻璃哦！」阿春看到黑壓壓人群裡，彷彿出現那雙熟悉且清亮的大眼睛。阿春學著王祿仙一般，賣力表演。幾分鐘過後，作品即將完成，阿春左手把玻璃棒一放，扭開瓦斯，轟隆一聲，宛如天邊響起一記悶雷。雷聲未熄，火嘴噴出耀眼絢爛的橙紅色光芒。此時，客人都睜大了眼睛，感覺半空中華麗的光芒，已經化成臉頰上熱烘

烘的暖意，現場一片陶醉。然後阿春把金光鑲鑲、神靈活現的柴犬，往客人眼睛前一捧，眾人才回過神。阿春高聲說：「這隻柴犬，祝人客，柴源滾滾。」話還沒說完，鼓掌已經如爆竹般炸開。阿春九十度鞠躬，說：「等一下，為人客，作牛作馬。」

王阿春從專科夜校畢業後不久，春母腦瘤又復發，沒能熬過去，過身了。妹妹大學畢業，去外地，自己能趁食。阿春雖然獨居紅磚護厝，時間卻更自由了。他嘗試埕塢窯爐吹製，便跨上豪邁125，往挑出的煙囪馳去。這時西門已埋入塵土裡，舊城門外的泥路，改築成黑礫柏油馬路，阿春仍習慣從裸露的城門殘磚，向著火紅日頭出發。道路熨得妥貼，一路平穩。夕陽映照下，路旁成畦的飽滿稻田，宛如百千塊凌亂的鏡片，倒映著天上一片燦爛的金光。阿春又回到了玻璃廠，七八座八卦爐還在，只剩一處破壁縫透著火光。他立在爐口前，紅光映燙得臉發熱，他挺起鐵桿，往爐心一攪，斂起熔漿，就口……。忽然，他想起已經肝癌過身的火旺叔。

夏夜微涼，王阿春去城外夜市擺攤。攤位前圍來二位女客人，其中一位繫著馬尾的女客人，就鼻樑上的金絲框眼鏡一托，詢東問西。過了幾天，那個女客人晃著馬尾又轉來，一連幾天。

後來知道她叫葉淑惠，在廣告公司工作，想幫阿春申請展覽，去文化中心舉辦。阿春只是聽，沒往心裡去，這查某是不是熱暈了，頭殼燒壞去，玻璃怎麼夠格呢？又不是國畫、書法，怎有可能去文化中心展覽。之後，葉淑惠天天來，阿春實在拗不過，只好點頭了。

這一檔展覽，出乎王阿春意料，引起不錯的迴響，尤其「八駿圖」，那是葉淑惠的設計圖。

阿春為了燒炙滿意的駿馬，拿了素描本，逕去動物園看。天候秋去轉冬，他頭戴棒球帽，穿著薄棉衫便出門，動物園大門剛開便直奔馬場。圍欄裡有三匹，一匹栗色的、兩匹鹿皮色的。他走近靠在圍欄繩索上，離最近的栗色馬抬頭看著他，又低頭繼續啃草料。看了一會兒，他退到遠處石階上坐下，掏出鉛筆與素描本，靜靜地看著馬兒在裡面繞圈。冬樹透來冷風，天色也黯沉下來，馬臉輪廓、大腿筋肉變得模糊不清。然後夕陽露臉了，從枯樹枝桠灑下，照見那三匹馬，勾勒出耀眼的金黃色線條。這一瞬間，帽影裡看不見的眼睛，彷彿點燃了兩盞熾焰的火苗。原來黃念祖說的那句話是真的，是真的，天地萬物皆由線條組成。他連忙奔回家，一向隨身攜帶的素描本都忘了拿。他一連三天，徹夜燒熔玻璃。作品完成後，阿春病倒了，是肺炎，躺了一個星期，葉淑惠也來他家七天。

王阿春熔炙出的八匹馬，以線條組成，神采各異，有昂揚嘶鳴、飛蹄踏雪、矯健風飛，三十二隻馬蹄踏在漆黑展臺上，勃喇喇地撩亂，彷彿掀起漫天的灰礫亂塵，黑漠漠的大地都為之震動了。

其實阿春還是比較喜愛燒熔可親的雞啊！豬啊！狗啊！

縣城新聞報紙大肆報導，王阿春聲名爆漲，但也讓他忍不住把頭抓了又抓。

「在地的魅力啊！」葉淑惠得意地笑了。

王阿春不太懂什麼在地沒力，有力，只是覺得是注死的。

因為初試啼音成功，葉淑惠接著計畫幫阿春策劃另一檔展覽，去其他縣市。然後阿春在舊厝巷口搭起紅白帳篷，辦桌請了婚宴。

一覺醒來，葉淑惠改叫阿春的老婆。她在城區的老街租賃店面開張，讓阿春的玻璃從地攤貨，變成櫥窗裡的精品。她催促阿春上大學補學歷，學正統的美術與陶瓷捏塑課程，還逼著報名參加國內外工藝競賽。王阿春的知名度，在老婆計畫下，逐漸打開。

阿春老婆得知丈夫的師兄順仔，經營回收玻璃燒製建築材料。於是她領著丈夫去順仔的工廠，取回收玻璃作原料，創作大型窯口作品。可是回收玻璃原料質地不純，吹製熱塑出來的玻璃色澤不佳。阿春夫妻登門拜訪順仔，不，是順董。辦公室冷氣吹著，他坐在氣派的原木書桌後方，身穿畢亮西裝。阿春老婆說明來意，順董立起身，打斷她說話，繞過書桌，走出來，腳下藍白拖鞋拉的響。他趨前握住阿春的手，說：

「阿春仔！自己的小弟，恰你奧援，沒問題。不過，要來我這裡做藝術總監。」

王阿春看著順董炯炯有神的眼睛，還沒答話，一旁阿春老婆已經滿口答應了。

順董找來了材料研究專家，研發出可將回收玻璃再燒炙成質地較純的玻璃原料，供給阿春創作玻璃工藝品。

在阿春老婆精打細算下，他從一個撿破爛的貧戶小孩，搖身一變，成為推動資源循環的玻璃工藝大師。他夫妻倆與縣長時常在工藝比賽的審查會、展覽開幕的儀式或報章雜誌上同框出現。

深冬樹枯，王阿春在店面裡燒熔玻璃，雙眼酸得發昏。他取下墨鏡，走到庭院，就雞蛋花樹根頭旁的石凳一坐，燃了根香菸，黃昏的陽光照著庭院暖洋洋地。菸才吸幾口，聽得腳步聲，他連忙摠熄，站起來，望向牆門外，準備招呼客人。打一看，吃了一驚，當年愜意的那個女學生出現在大門口，時光到流了？還是在陷眠？側逆著夕陽，烏黑的頭髮泛著輪廓光，側揹書包，手拿折竹竿。再定睛一瞧，不是女學生，是年輕女孩，頭紮馬尾，身穿緊切合身的黑色套裝，側揹皮包。她的身後，轉出一位婦人。阿春一看，是黃念祖，短髮齊耳，面色清瘦憔悴，膊彎裡挎著一籃水梨。

黃念祖牽著年輕女孩，步入庭院，很客氣地稱呼一聲：

「王大師。」

「王大師。」女孩也跟著叫。

王阿春有些難為情，含糊糊地噁了一聲：

「罕走！入來坐，入來坐！」

黃念祖準備跟進去，忽然往屋裡瞥了一眼，見著什麼似的，待跨出的腳縮了回來，說：

「有件事，想：想託你幫忙。」

「准定沒問題，以定，以定。」王阿春抓了抓頭。

「我女兒在飯店當公關，一直約不到縣長，可以？」

阿春當然一口答應了。

兩人講完話，黃念祖說了聲打擾，臨走前，把水梨竹籃擱在石凳上。阿春喚住了她，說：

「別這麼客氣。」又說：「你：過得好嗎？」

這個問題來得過於自然，所以非常突然。

黃念祖轉過身，沒看阿春，只是望向雞蛋花，說：

「它長得可真好。」

王阿春愣了愣。

她們母女款款步出牆門，消失在街路人群中。

王阿春日送黃念祖母女離開後，出神看著庭院裡雞蛋花的枝極鹿角叉開，一片光禿禿的。猛然聽得背後兒子稚氣地叫喚聲，他慌張轉身，只見老婆一隻手撐著門，一隻手牽著兒子，也不知道站多久了。

賞

讀

「翻身」和「死局」這兩篇短篇小說，都有著串織全文的明顯象徵，和結構完整的衝突與高潮。評審們對於本屆小說獎稿件的綜合印象，就是大多描繪時下人們對生活的無奈無助與無望，但卻又像潘朵拉的盒子般，留下一絲希望。串聯「翻身」全文的希望，是不時探出枝桠的雞蛋花，而響起「死局」最末手機的希望，是兒時那個變調的黃昏。矮牆裡濃綠葉叢中的雞蛋花，香甜的氣味督促著王阿春，朝黃念祖的世界行進。雖然文末，黃念祖出面為女兒請託的重逢橋段有些勉強，但就短篇小說的大逆轉(plot twist)而言，收尾合理。令讀者觀眾重新審視故事經過與角色描述，也份外替一手牽著兒子的葉淑惠喟嘆。故事架構相較於其他參賽作品完整，也在第一輪初選贏得所有評審們的肯定。但是把王阿春的一生，通通擠進短篇小說的篇幅中，部分就寫得有些侷促簡單，所以有評審提到，這篇很像適合改編成連續劇的電影腳本。也有評審說，「翻身」擁有長篇小說的體質，適合寫長。還有評審建議，就單把王阿春如何從學徒變成一個玻璃工藝師寫好，就更臻完整。

— 孫德宜

短篇小說 第三名

陳安香

實踐專校（現實踐大學）應用美術科畢業，於台北、北京從事設計、文案、行銷企劃相關工作二十餘年，工作範圍包括飯店、高爾夫俱樂部、媒體、購物中心、主題樂園等不同產業。現為自由工作者。

作者的話

在異鄉汲取生活體驗，多年後能回到故鄉，嘗試著完成年少時的想望，是一種難得的幸福。每個人都只能過一種人生，因此透過書寫，試著換位思考不同的人生滋味，就像一種沉潛與學習。感謝評審們再一次的肯定與鼓勵，讓這個辛苦的過程獲得甜美的果實。

死局

關於死亡，她第一個深刻的記憶是唸小學時，住在巷口的鄰居媽媽在家中上吊自殺。她記得那是一天中最慵懶放鬆的時刻，放學回家，她獨自窩在樓上假裝寫功課，實則正偷看著向同學借來的少女漫畫，媽媽炒菜的香氣從一樓直竄二樓，她聞得出當晚有她喜歡的菜色。正當她一邊等著晚餐上桌，一邊沉浸在漫畫的粉紅色氛圍時，屋外突然傳來一陣伴隨著慌亂腳步的驚叫聲，高亢的聲調帶有恐懼的抖音，巷子裡每一戶人家的大門輪流著被用力拍打，拍門聲由遠而近到了她家，原本溫馨的黃昏時刻瞬間變了調。她丟下漫畫跑到落地窗邊，踮腳隔著陽台往外看，看見被驚擾的鄰居紛紛跑出來，跟著對門的奶奶往出事的鄰居家中快步走去。那天的黃昏停頓了好久，天色一直將暗未暗，出門的大人遲遲未歸，煮好的飯菜也始終上不了桌。

在樸素的小城市裡，在平淡本分的安靜小巷弄間，死亡本就顯眼，自殺導致的死亡更猶如轟天雷般，讓整條巷子都噤聲了。那時年紀還小，她不覺得自己被那個意外事件驚嚇到，只覺得電視裡才會出現的故事情節，居然在自己身邊真實上演，很是不可思議。然而，那個變調的黃昏其實一直停頓在她心裡，每當面對死亡，她便會想起那件事。而今天，她可能面對的，是自己的死亡。突然的一陣刺痛迫使她醒了過來，睜開眼睛時眼前卻一片漆黑，她一再使勁用力睜大雙眼，但依然甚麼也看不見，一種熟悉的驚慌感向她襲來，她記得小時候每次在停電的夜

裡醒來，一睜眼卻墜入深沉的黑暗之中，總會令她有一種快要窒息的感覺，就像是活生生被埋進了棺材裡一樣。

她努力回想究竟發生了甚麼事，一開始腦中一片空白，過了一會兒，才猛然想起她受邀到山中作客。才初夏，城市裡已經濕熱難當，她接到邀約不假思索便答應了，獨自開車上山，車子越爬越高，風的溫度越來越涼，她覺得身上每個毛孔彷彿都在微笑。然而現在，躺在一片黑暗之中，徹底包圍住她的冰冷，卻讓她很想回到那個渾身黏膩的城市街頭。邀請她上山的是兒時鄰居敏文，幾年前因為先生正平罹癌，夫婦倆決定帶著女兒離開城市回山上老家，在婆家的果園邊蓋了一幢寬敞的平房，過起簡單的農家生活。她一早上山，到敏文家時還不到十一點，敏文已經在為午餐備料，看到她自己一個人上山，立刻遞上一杯現打果汁。

「怎麼自己一個人？」

「哪次不是自己一個人！」

她伸手在黑暗中摸索，試圖尋找不知道掉落在哪裡的手機，太大的動作牽引到受傷的部位，讓她忍不住低低哀叫了一聲。她突然很後悔阿良說要陪她上山時，她斷然拒絕了。敏文邀他到家裡做客，是因為正平前幾天回醫院檢查追蹤，醫生發現一些異常狀況，當天立刻安排了進一步的檢查，夫妻倆情緒有些低落，所以邀她上山聚聚，緩和一下氣氛。正平和女兒午睡時，她和敏文一起出門散步。

「我以為經過上次，就算有甚麼狀況應該也能從容應對了，沒想到還是……」
「又還不知道是怎樣。」

敏文比她大兩歲，小時候會帶著她一起上學，因為哥哥通常一出巷口就把她甩在後面，所以她跟敏文有著姊妹一樣的感情。她知道敏文擔心的不只是正平的病情；還有正平的心情。當初正平確診罹癌時，敏文剛剛懷了第二胎，為了好好照顧正平，敏文找她討論是不是該拿掉孩子，她只考慮了一下便投下贊成票，一方面覺得敏文如果無暇照顧自己，對肚子裡的孩子也不好，另一方面，怕正平假使有個萬一，敏文自己帶著兩個孩子太苦。她陪敏文去做流產手術，手術前敏文還算平靜，術後清醒過來沒多久卻開始失聲痛哭，說是一直聞到血的味道，那種散不去的腥味讓敏文覺得孩子不情願走。她現在也聞到一股血的味道，是自己的血，但她不知道自己哪裡流血，任何一點稍大一些的動作，都足以讓她痛得叫出聲音來，她不知道血腥味加上哀號聲會在黑暗中引來甚麼，所有驚悚片裡嚇人的畫面不斷浮現，她從來沒有這麼害怕過。

她想起當初正平進行癌症治療時，曾經因為痛苦難當信心潰散，想從他們家陽台往下跳，求個一了百了。那天她去陪敏文外出採購日用品，剛剛才走出巷口，便覺得好像月事來了，跟敏文借了鑰匙，讓敏文在便利商店等她，自己快步走回敏文家，門一開，看到正平一腳已經掛在欄杆外，她大聲叫住正平，正平整個人震了一下，回過頭無助地看著她，但掛在欄杆上的腳卻沒有要收回來的意思。他們對視了五秒，似乎各自在心裡盤算著該說甚麼話。

「敏文為了好好照顧你，上禮拜去把孩子拿掉了，你現在想幹嘛？」她情急之下決定不顧和敏文的約定，把拿掉孩子的事說出來。正平張開嘴巴卻無話可說，僵持了一下，終於把掛在欄杆上的腳收回來，她上前將正平扶到沙發上坐。

「不要告訴敏文，拜託！」正平虛弱的說。

「不要再想做這種事，拜託！你好歹……你很不舒服是嗎？」

「我……我很害怕。」正平的語調有微微的顫抖，眼角幾乎要迸出淚來。

她當時有些納悶，害怕到想結束自己的生命，究竟是一種害怕還是一種勇敢？而現在她流著血躺在一片漆黑的野外，突然有些理解了正平的心情。一陣熟悉的鈴聲從不遠處傳來，是她的手機！她像是一只洩氣的氣球突然被接上打氣筒一樣，整個人精神起來，她儘可能地轉動頭朝聲音傳來的方向看去，在她左腳前方大約十點鐘方向的草叢裡，看到了一點亮光，她心想：有人在找我！快點來找我！快點！這通電話將她的情緒推到頂點，強烈的希望和強烈的絕望在腦中交相撞擊：知道有人在找她；但不知道大家來不來得及找到她，她忍不住啜泣起來。

近一個月來她已經哭了好幾回，記憶中她似乎很長一段時間沒有真正地哭過。之前是敏文夜裡打電話來告訴她正平病情起了變化，這幾年陪著敏文，感同身受她的身心俱疲。再之前是因為跟阿良十幾年的情分，終究還是走上了分道揚鑣的路。她記得那天他們要把才買不到兩年的房子交給仲介，她跟阿良各自抱著最後清空的行李，站在幾乎空蕩蕩的客廳中間，西沉的夕

陽照進屋裡，連帶將他們都浸入金色的光暈中，阿良看起來幾乎就像是初相識時那樣，額前的散髮；溫柔的眼神，她心想：這麼璀璨的結束是要教她永生難忘嗎？她心中大聲罵著「該死」。阿良，她想起來了！下山的路上她接到阿良的電話，阿良喝了酒，帶著醉意打電話關心她下山了沒，然後話鋒一轉。

「我們在一起這麼久了，妳難道還不了解我嗎？」

「我了解你，那你了解我嗎？」

「妳二十幾歲我就認識妳，怎麼會不了解妳。」

「問題我不是二十幾歲了，你試著了解過四十歲的我嗎？」

「是妳自己說不要小孩的……」她突然覺得心頭一把火燒起來，阿良總是避重就輕，不想回答的問題直接跳過，開啟另一個議題，每一題都答不了，就沉默不語，像孩子一樣嘔氣。她不懂一個工作上隨著年紀和歷練步步高升的男人，為什麼在情感上卻始終停留在小學生的階段。

「好了，都不用再說了，我們不是已經做好決定了嗎？」

「我不簽、我不簽，我告訴妳……」

她既生氣又難過，直接掛掉電話，之後電話又響她索性不接。每次吵架阿良就會喝酒，酒後像孩子一樣跟她真情告白，於是一切又重新來過，一次又一次，直到她對真情告白再也無動

於衷，她對阿良的態度從又愛又恨到不愛不恨，下定決心分開，是因為一切已經沒有意義了。阿良的電話讓她心浮氣燥，不自覺猛踩油門，雖然時間並不是太晚，但天黑後山路上車子不多，她很快追上前車；一輛微微蛇行的廂型車，廂型車速度忽快忽慢，她有些不耐煩，眼看前面有一段較長的直行路，她決定超車，禮貌性地按了兩聲喇叭，廂型車扭了一下放慢速度，她順利超了過去。沒想到到下一個大轉彎時，她正小心踩著剎車，廂型車卻突然從後面加速追上來，彷彿要超越她一樣，她被嚇到握不穩方向盤，擦撞了一下山壁，覺得一顆心快從喉嚨裡跳出來，一陣天旋地轉後，她便像現在這樣在黑暗中醒來。電話鈴又再度響起，她忽然覺得絕望，因為那可能是阿良醉後的騷擾電話。敏文呢？她希望敏文能找她，但她經常把電話設成靜音，敏文早就習慣她接不到手機電話，何況她告訴敏文已經跟阿良分開，所以敏文也不會打電話給阿良，確認她是否平安抵達。

似乎所有的佈局都是要迫她步向死亡，她忍不住這樣想。如果不是她告訴敏文曾撞見正平差點尋短，要敏文留意正平的狀況，敏文或許不會坐立難安到邀她上山聚聚；如果不是濕熱氣候令她煩躁不堪，她或許不會急急地想逃離城市而答應邀約；如果不是客戶臨時傳訊息跟她約明天上午碰面，她或許會在敏文家住一晚而不是摸黑下山；如果不是阿良的來電引起她的生氣和傷心，她或許就不會猛踩油門追上那輛廂型車。她懊悔著，只要任何一個環節變了，或許她就不會是現在這個樣子。她想，如果她就在這荒郊野外死去，大家會怎麼臆測她的死因？婚姻

破裂一時想不開？這恐怕是眼下最合理的說法，但天曉得這是她最不想被冠上的理由。她想起小時候因上吊身亡的那位鄰居媽媽，關於她上吊的原因陸續傳出各種不同說法，先是說因為先生外遇導致她抑鬱自殺，後來說她其實是生病了怕拖累家人，之後還有耳語說是她簽六合彩欠了債，真正的原因是甚麼從來也沒被證實過，或許是其中一項；或許都是；也或許都不是。

她小時候身體不好，大病小痛不斷，她想像過自己因為任何一種疾病死去，但她從不曾想過的是，她會因為感情或婚姻自我了斷，或許是因為對活著有一種慶幸，所以無論怎樣，她都是要保全自己的，如果婚姻令她窒息，她會斷然跳出來而不是死在裡面。跟阿良在一起十幾年，中間分分合合，她曾跟阿良說其實自己並不是很想結婚，阿良也不置可否，就這樣跟她耗著。一直到正平病了，有一次阿良陪她一起去探病，回程的路上，阿良問她：「如果我病了，你會照顧我嗎？」她腦子裡還在想著敏文跟正平，根本沒留意阿良說些甚麼就回了聲：「嗯。」沒過多久碰上正平生日，阿良提議買蛋糕去幫壽星慶生，她對阿良的貼心覺得很感動，沒想到在敏文家吹完蠟燭後，阿良居然拿出戒指在敏文一家人面前跟她求婚，她一時有些愣住，又怕阿良沒台階下，牙一咬也就答應了，畢竟，有時候她也覺得是自己耽誤了阿良。隔了幾天和敏文通電話時，她才知道了阿良求婚的原因。

「阿良說他問妳，如果他生病妳會不會照顧他，妳回答：會，讓他很感動，覺得自己拖了這麼多年沒跟妳求婚很不應該。」

「我……我怎麼不太記得有這件事……」

「不重要，重點是妳們終於定下來了。」

「但這麼多年都沒定下來……是不是其實就代表我們不適合定下來？」

「人生沒有回頭路，就像下棋，走一步算一步！水來土掩，兵來將擋囉！」

她不會下棋，不知道下棋能下到死局，她被困在婚姻的死局裡，與阿良合也不能贏；分也不能贏，本以為放下輸贏終於要從婚姻中死裡逃生，沒想到逃出婚姻的死局，卻遇上了人生的死局。她想到白天跟敏文在山上散步時，敏文告訴她，如果當年她沒能阻止正平從樓上一躍而下，敏文一樣會感謝她。

「為什麼？」

「如果他當年就那樣走了，這幾年大家就不用吊著膽子過日子。」她有些驚訝敏文說出這樣的話，畢竟當年敏文曾為了好好照顧正平而拿掉孩子。

「妳是不是覺得我很冷血？這話我也只敢講給妳聽，我不是不希望他活著，但不是每個人都能樂觀正向地對抗病魔，正平就不是，他活不回原來的自己，他很不快樂，我有時候忍不住想，這樣活著對他有甚麼意義？」

「但是用那樣的方式離開……」

「很不應該，我知道。我只是站在他的角度想，人有沒有結束悲傷的權利？」

「結束悲傷不會只有那種方式可以用！」

「如果有別的方式就不會悲傷了，我們沒有陷入他的困境，不會知道……」

「但他有沒有想到不只他陷入困境，妳也一樣！」

「就是因為他知道他讓我也陷入困境，妳以為他想終結的是自己的悲傷嗎？」她忽然懷疑當初難道錯救了正平？敏文是正平費盡心思追來的老婆，正平努力工作，卻在事業一片大好時罹癌，讓他的精彩人生戛然而止，她理解那是一種莫大的打擊，但她對於正平這幾年的鬱鬱寡歡一直很不能諒解，因為正平的無力振作，敏文必須表現得加倍堅強、加倍快樂，這讓她很心疼。但這時她忽然有點理解正平，正平也困在死局裡，不只找不到贏的方法，也無力解脫。

她感覺有甚麼東西爬過她的手臂，這是她最害怕的，勝過教她立刻死去，她打了一個哆嗦，渾身起了雞皮疙瘩，再也忍不住地放聲大叫，舉起比較不痛的那條腿奮力揮舞，這一動將她整個人挪了位，她往下滑落了一段，嚇得她趕緊用手胡亂抓住任何抓得住的東西，一陣掙扎讓她渾身痛得眼淚直流，她在心裡咒罵著：為什麼要讓我碰上這種事？為什麼是我？我又沒有做壞事！難道是當年敏文不情願離開的孩子來向她這個幫兇索討？手機鈴聲再度響起，她忽然覺得鈴聲離她很近，她轉頭找電話的亮光，發現電話幾乎就在伸手可及的地方，她伸手探了探，約莫還差一個手掌，眼看著鈴聲的震動就快讓手機滑落，她決定放手一搏，要嘛滑落萬丈深淵求個解脫，要嘛抓住手機為自己求得一線生機，她咬牙用力翻身，伸長手臂從草叢裡抓回手機，

在鈴聲還未止息前按鍵接聽。

「喂！救我，快點來救我！快點……」她忍不住歇斯底里地叫喊，「救我」的聲音在山谷間一遍一遍的迴盪。

賞

讀

「翻身」和「死局」這兩篇短篇小說，都有著串織全文的明顯象徵，和結構完整的衝突與高潮。評審們對於本屆小說獎稿件的綜合印象，就是大多描繪時下人們對生活的無奈無助與無望，但卻又像潘朵拉的盒子般，留下一絲希望。串聯「翻身」全文的希望，是不時探出枝椏的雞蛋花，而響起「死局」最末手機的希望，是兒時那個變調的黃昏。面對和阿良婚姻的死局，野外一片漆黑中淌血的她，一點亮光聲響都是活著的慶幸。女主角從頭到尾是很一致的態度：無論如何她都是要保全自己的。所以陪好友敏文去做流產手術，或目睹敏文先生正平的企圖輕生，她只會更加肯定自己，不會因為任何因素自我了斷。兒時那個變調的黃昏，不斷提醒著她，死亡的本身才可怕。就如美國小羅斯福總統在 1933 第一次就職演說中所講的名言：『恐懼的本身才可怕。』（The only thing we have to fear is fear itself.）在人心慌亂時，羅斯福總統這句話常被用來穩定士氣。女主角也持續激勵著在黑暗中待救的自己，人沒有結束悲傷的權利，她不要這樣璀璨的結束，她要活著面對困境。

— 孫德宜

短篇小說 佳作

徐同欣

徐同欣，女，應用心理學與漢語言文學本科，台灣文學所在讀碩士，文學編輯部實習生。

作者的話

感謝這個平台能提供鼓勵寫作的機會。這個故事完成得頗不盡人意，但寫作并非一蹴而就，望認真成長。

北城往事

一·

出門前，天一直是灰蒙蒙的。屋子拉著窗簾，透過縫隙，可以看見一角烏雲壓在床頭。室友還在沉睡。我爬下床時，她綿長的呼吸聲在昏暗中一起一落，讓我以為尚在深夜。房間裡沒有鐘，我們總是習慣睡到第二日午時才醒，醒來就各自背對背地躺在床上，許久才有力氣接受一天的到來。一整夜，狂風拍打著薄薄的玻璃，吹著高低變奏的哨聲，鉆進房間。我遲遲沒能睡熟，總感覺臉正上方的天花板上有人在「撲騰——撲騰——」地敲擊著，沉悶牆體的震蕩像一只懸掛的鐘擺，夜深人靜的高空中反反復復擺蕩。總有一個聲音在提醒我，到點了，該起床了，到點了，而另一個聲音安慰我說，別怕，時間還早。漸漸地，那鐘擺的撞擊聲越來越遠，越來越弱，又像是被我吸回了體內的回聲，與心跳融合。就在我想著自己已經完全睡著了的時候，不知不覺中我已睜開了眼。

走到山下時，雨還是下了起來。儘管我努力著放慢腳步，仍然氣喘吁吁，胸口一陣緊縮。我伸手去摸傘時，意識到它竟不在包裡，而是和剛剛一樣掛在宿舍的門上，在我小心翼翼出去時在門後面晃動。已是十點多，路上沒什麼人。走過的人低著頭行色匆匆，即使沒打傘，也穿

著防水的衝鋒衣全副武裝。我希望這場雨只是早上一時興起，冬天裡，一時興起的天氣是常有的事。但一走出林蔭的小路，雨點就密集起來，一滴滴飽滿厚重地落在額頭上。距離校門口的車站還有一段路，遠處的天邊響起悶雷。我突然覺得，這雨是蓄謀已久了，只能頂著書包，試著小跑起來。

記不清第幾次的早上，我又坐上了北上的客運。通常我會下午或傍晚出發，早上很睏很累，經不起暈車的折騰。有時路遇塞車或事故，大巴走走停停，冷氣扇裡的揮之不去的潮味讓人想摘下安全錘，爬過身邊的乘客破窗而出，跳到高架橋下的山坡上歇口氣。若是晚上，天色一路陰沉下來，直到路燈亮起，從高處眺望流動的光流，不一會兒就抵達那條寬闊、時而明亮時而陰鬱的淡水河。我常常地默默數著橋墩，數完時，車子轉彎，就要下車了。

如果不是去上課，我會更多一些動力。此刻，這種感覺蕩然無存。我只是又一次習慣性地登上一輛車子。在醫院的網站掛號時，我注意到這是今年最後的一次心臟內科的看診日。眼下，時間變慢了，變得更令人焦灼。一切是從何時開始？我始終想不起來。但我無法克制住追認的衝動，想要給發生過的事以種種定性，企圖在回溯中為它們找一條可供描摹的線索。我記得有一次，也像今早，我拖著困倦去補習法文。一路的顛簸和空氣的濕悶讓胃液反復翻滾，我只能緊閉雙眼，緊靠座位來減少震晃。車在山間飛馳，好似要把體內的貨物統統甩出窗外。道路愈發上升，我突然下意識地摸向安全帶的扣鎖，試著把它拉出足夠的長度。在即將扣上前的剎那，

一個急剎車將我甩出座位，跌向斜前方的樓梯。車子停了，我爬起來。沒有碰撞，沒有翻車或墜落。十米開外，一輛重型貨車斜翻到在地，車身橫甩而出，砸向一輛小客車的機頂蓋，車尾推翻了一側的護欄，懸在橋面之外。巴士司機跳下車子，用台語大吼了幾句我聽不出來的話，隨即跳上車來慢慢發動。我意識到應該坐回座位，起身時忽覺後背一陣難以名狀的抽搐。隨著呼吸，疼痛一強一弱，拉扯著、支配著我，無法將身體鬆弛下來。我只能試著吸氣，呼氣，吸氣，呼氣……終於起身坐回位子，推開冷氣扇，又將座椅放倒，想著盡量地躺下，躺下。不知過了多久，也不知是否睡著了。我腦海裡忽而閃過他的名字，沒有面孔，卻讓心臟一次又一次握緊。這時，車子動起來，從緊急停車道上緩緩行進，駛過癱倒在路中央的貨車。那個龐然大物斜占三條車道，輪子朝天，頭與後面近乎斷裂。幾秒鐘之內，它從剛剛咆哮的鋼鐵野獸跌成了一堆再也爬不起來的廢鐵，被警戒線包圍，等待拖車將它肢解運走。看著看著，我們的車子已漸漸遠離了它，沿著前方開闊的路向台北駛去。

從那天起，我常感覺到胸口或背部傳來抽痛。有時在彎腰打掃房間時，有時是寫字中途，有時在捷運換車的滾梯上，有時是在深夜輾轉點亮手機時。我知道要想個辦法，除了讓自己更久更久的入睡，沒什麼真的幫得上我。他們說，你奔波太頻繁了。這話是對的，但仍不能給我幫助。

下了客運，我疾步衝進捷運站。快到醫院時，一個紅綠燈還是把我攔住了。馬路的中央沒

有遮擋，人們將身軀埋在傘下，像包裹在帳篷裡行走。紅綠燈上倒數著最後的二十秒，等著等著，我的頭腦裡忽然閃過很久以前一個烈日的午後，在校園的公車站，一個年輕女孩問我是否願意到傘下避暑。我不知道她為何這樣好意，抑或在委婉和我搭訕。她甚至把傘舉過頭頂，讓我握住那隻傘柄。我記得她擦著淡淡的銀色眼影，乾燥的粉末在眼角處閃閃發光。水珠肆無忌憚地扔向路面，濺起一層薄薄的白霧，我發現毛線帽簷正在滴水，大衣已經變了色，身上粘粘的，不知是否被浸透。都濕了，你都濕了。我想起他常常對我說，在冰冷的午後和夜晚，他是聲音和呼出的氣體包圍著我。而我自己常常陷入一種熾烈與憂傷中渾然不覺，被他的手引導，仿佛它比我更了解我身體。我覺得體內升起一陣緊張，想要掏出手機看看。有人從背後推了我。燈變了，拐彎的機車正趕上行人，我深呼一口氣向醫院走去。

走在路上的時候，我試著去想起，當初我們在這條路上說過什麼。很多次，當我經過這附近，一種模糊的力量像一個氣流漩渦，把周遭所有的建築、道路、車輛和陌生人們扭轉入被隱藏的中心。那時候，我們總是在夜裡經過，醫院裡還亮著燈。我們穿過馬路，拐進一條巷子，直走，再拐進另一條。巷子空空蕩蕩，偶爾有機車快速穿過，兩條流浪狗一黑一白，在路燈下望著我們，朝他手上的夜宵搖尾巴。我們鑽進盡頭的那棟七層樓高的住宅樓，一層一層往上爬，最後推開樓頂的單身套間。在我換下鞋子腳尖剛剛著地時，他會把我抱起，拋向鬆軟潔白的床

上，讓我們的身子相互陷入其中。他吻我時的嘴唇柔軟、濕潤而厚重，如同在吸氧，將我體內氧氣抽空耗盡，直至暈眩。事後我睡得很沉，問到淡淡煙味，醒來時看到他站在陽台開著窗，眺望著高低起伏、形狀各異的樓群，或立交橋上流水般浮動的云，任憑風將指尖升起的煙吹散進房間。有一次，我在夢裡回到了家，聞到廚房父母正在燉雞，便走過瞧，走著走著就醒了。我披著毛毯起身到客廳去接水，他正靠在沙發上擇菜，而灶台上竟有一隻砂鍋。他說他剛剛翻了冰箱，找到了兩隻雞腿和一块雞胸肉，想要成燉湯給我。那個冰冷的早上，整個公寓中都彌散著雞湯的香味，薄薄的光線透過廚房的窗戶落在客廳，我們手捧著碗，把砂鍋裡的湯喝得精光。

那時，我開始習慣往返台北和新竹的生活。我總是不知疲倦地搭上客運，在一個多小時的顛簸後潛入地下。出發時天還是亮的，見到他已是夜色。他在捷運外撐著傘，穿著黑色風衣，單薄的襯衫領口散發清淡如橙子般的香味，臉上泛著剛刮過鬍鬚的血色。一路上，很多事情從眼前浮現又隱退，隨之而來的紛繁思緒，在見到他的一刻便塵埃落定了。我記得他的手，寬厚多毛，手掌內有輕微的繭子，握住我時熱而有力，濕潤，偶爾在褲子上擦汗，再握回來。他並不與我肩並肩，也不看著我，只是一隻手插兜，自顧自地往前走，另一隻手用手腕的力牽著我向前。我們不常說話，絕大多數時候保持沈默，或他自說自話。有時他會與我寒暄，這麼多年來仍然保持的習慣，如同第一次見面一樣。這些溫和而無關痛癢的句子，從他口中說出，變成

另一種形狀，像一個個煙圈飄過，落在肩上，套住你，一圈又一圈。你覺得厚重時，它們忽爾又散，只剩空氣包圍著我們。有時我覺得他是有話要說，有時，又覺得他心不在焉。我常常不知道從何開口，在無言中挑一個適宜的話題。更多時候，我感覺身邊的一切，什麼也不想講。我讓自己必要保持言語上的不可穿透，才能有力氣，用對地方和他交流。

他在電腦前工作到深夜，上床後會失眠，把我抱得很緊，像抓住一截浮木才能逐漸遁入幽暗。而我總是等不到他就很快睡著了，半夜醒來時在黑暗裡摸到他的軀體，順著手或胳膊或肚子向上撫摸，碰到那張再熟悉不過的面孔。我覺得好像輕易回到了從前。我甚至有種錯覺，這樣似曾相識的日夜不是在台北的公寓，而是我們一起住過的別的地方。但當我摸到被單的潮濕，聽到日復一日，雨水在半夜落下，我知道事實並非如此。

有一次，我又走到了這裡，在樓下時看見曾經的房東正在餵狗。她見了我愣了一下，片刻才想起是誰，問我怎麼還待在台北。我只好說來上課，我說不出別的什麼理由。她邀我到屋裡喝茶，我謝過她，趕忙向她問起以前的房客。為了不讓她疑慮，我旁敲側擊：

「現在搬進來了新人嗎？」

「對呀，你們搬走一個月後就有人來租了。他們現在也是兩個人，剛剛好。」

「兩個人住很寬敞。」

「是啊，他們也是很安靜的人。對了，你男朋友後來去哪了？」

我不知回應什麼，只說他暫時回去了，「他有沒有落下什麼東西？」
「都這麼久了，他說落下什麼了嗎？」房東十分困惑，「我印象中早上走時，收拾得很乾淨。」

我說大概記錯了。房東說她要出門了。她牽著一條矮小的白色京巴犬，這種狗在這裡很少看到，我總格外留意。後面跟著一條黑色流浪狗一齊搖晃著尾巴。樓頂的陽台緊閉著窗戶和窗簾，看不出裡面有沒有人。我走上樓梯，爬到樓頂，那扇門和原來一樣緊閉著，但門上掛了一個小小的花環，門口也放了腳墊，看像要長住了。我想了很久要說的話，光是站在這裡盯著這門鎖，就已經一秒鐘一秒鐘地消耗著體力。最終，我輕敲了三下，沒開。我鼓起勇氣又敲了三下。天色不知不覺中暗了下來，聽得到遠處路上的喧囂，正值晚高峰。我站了一會兒，覺得走與不走都不是我想要的，可今天只能到這裡了。我掏出紙和筆，寫了一張邊條，對折一下插在了花環中間，看起來就像是它自帶的一個小小裝飾物。這時，樓下傳來了腳步聲和窸窣窸窣的動靜。那聲音慢慢地向上移走，走著走著就忽然不動了。我聽到鈴鐺聲和急促的喘息，像是房東和她的狗散步回來了。接著，一聲關門聲，一切恢復了安靜。我又等了片刻，確定沒有人在了，才走下樓去。

二·

有人跟我說在台北看見了他。

我無法確信。一年了，他無聲無息出現在我們曾居住的城市，在距離我房間一個半小時車程的地方以同樣面目遊蕩著。我問，你確定？在哪？什麼時候？他一個人嗎？線索如同是我臆想的枝蔓，問的越多越可疑。唯一肯定的，他出現過一次，在我曾補習的地方參加了一個沙龍。你為什麼沒上去打招呼？我質問著我們之間共同認識的僅有的那個人，而我跟他只有點頭之交。我不知道，他是否在扯謊，他跑來告訴我這些又用意為何。

直到有個晚上他傳給我一張照片。

那是一張集體合照。那天我難以入睡，連續幾天，半夜出汗，發冷，心跳加速。密不透風的黑暗中總是鑽出奇怪的動靜令我驚醒，醒來時又像有大團浸了水的棉花堵住呼吸。我伸手去摸床頭，黑屏亮起的光芒異常刺眼。我檢查郵箱、微信、line、FB，從一個到另一個，從空洞的聯絡人上翻找那張缺席的頭像。緊接著彈出了那條消息。我找到了他。在一張宣傳的新聞照片中，一群站在室外的大榕樹下閒聊。他們鬆散地站著，有的手裡拿著餐點，卻都在看向鏡頭，其中一人站在樹蔭下，眼神格外明亮。他瘦了，頭髮短了許多，膚色更黑。但就在那張乾淨、帶著淡淡笑容的臉上，看不到一絲一毫關於過去的陰影。看著看著，照片裡的世界變成了一張

發光的畫，愈發離我遙不可及。照片裡那些人會一直活著，在陽光耀眼的午後，歡笑，少有憂慮。他在那，在他們之中，以看見一切的表情看著外面。而我在什麼地方呢？我覺得那片光把我吸入其中，以吸收可被化解的物質一樣，分離成無數細小如光子般的微塵。我說不出，聽不到，只能凝望一成不變的熒光，一點一點不存在。忽然，我的手鬆了，屏幕翻下了床頭。我慌忙爬起，從水泥地上摸索著那昂貴脆弱的機體，想到這還是他多年前給我的一個禮物。室友醒了，翻了個身，又繼續躺下。我撿起那冰涼的照片，上面的日期不過一個月前。回到床上，我的頭腦清醒異常。他就在這裡了，不能再等下去。那時時間顯示凌晨一點。我披上外套，又爬下了床。

在露台上，我撥通L的語音。鈴響了一分鐘，當我要掛斷時，他突然接了。

「喂，怎麼了？」

「是我。你還沒睡？」我清了清嗓音。

「馬上。有事找我？」

「抱歉，這麼晚，想請你幫個忙。」

「得了，你也知道晚？你一點都不抱歉。」L說，「說吧。」

「你能找一個人嗎？」

L沉默了，我聽見了他的歎氣。

「你難道還要找嗎？」

「……我看見他了。」

「什麼時候？在哪？」

「照片……」我說，「有什麼辦法嗎？」

我把照片傳了過去，他似乎心不在焉。我能聽見話筒另一邊傳來一個女人的講話聲。良久，他回了過來。

「唉，你非如此不可嗎？」

我掛下了電話，走到走廊中央。長長的露台將宿舍樓相連，山上冷風穿過，整個天井像一
只作響的風巢。這座風城常讓我想起家鄉，也是這樣秋冬的大風，是更凜冽的風。我想起中學
時代，通宵達旦，獨自走回家，不小心又走到別的地方。這時，L打了過來。

「有一個辦法」，他說，「如果收的到他的郵件，我可以找L地址。」

「好，謝謝你。」

「只是個大概範圍。」

「就這樣嗎？」

「只能這樣。」

「好，我試試。」

「有點睡，你老這樣是不行的。」

「多謝了。你多保重。」

他什麼也沒說，我知道他還沒掛斷，和他道了晚安，然後是電話的「嘟——嘟——」聲。對我的朋友，他本該深惡痛疾。但我想不出還說什麼或怎樣彌補。回到床上時，我才發現有兩通父母的未接來電。些許沒有要緊事，些許又想問我有沒有找合適的對象，或何時才回去。我的背開始疼痛，不知最近幾個月還是更早，這種感覺變得頻繁。我盤算著明天回復他們，閉上了眼，腦子還在試圖想些什麼，但很快就忘了。

這樣的沙龍，讓我想起我們第一次認識的場景。那是四年前讀本科時，在上海的一個電影分享會上，我陪朋友百無聊賴地看一部埃里克·侯曼的《午後之愛》。看完後，我一邊和她在餐廳裡喝飲料，一邊聽她吐槽女主角難看。隔著幾桌外，工作人員正將茶點分發給到場來賓。朋友起身去拿，我便走到書架前，想找一本電影目錄，但架上的法文一個也看不懂。我發現身旁有一個年輕男人，也目不轉睛盯著書架。他一隻手插在口袋裡，一隻手下垂，看著最下面幾排。正當我想著要回去時，他突然問我：「您在找什麼嗎？」

他說這話時，目光轉向我。我告訴他我找一本電影目錄。他說這裡沒有了，要去前台購買，說著從包中拿出了一本。「是這樣的嗎？」

我點點頭，接過翻了翻，無心細看。我感覺到他正在望著我。我還給他時，他什麼也沒說，仍然搜索著什麼。這時，朋友在身後喊我的名字，她拿著好幾隻甜點穿過大廳。我向他道謝，匆忙回到座位。

講座開始後，我發現那個男人原來在台上為講者做翻譯。他的聲音很慢，並非是語速的遲緩，而是每個漢字從胸腔到口中醞釀得過程過於完整，以至於聽著他的聲音就漸漸忘記了他講的內容。有一兩回，他抬起頭，眼神與我碰觸了一秒，像事先預備好的一樣。但他游移開時，我很快覺得這僅僅是錯覺。演講結束了，朋友喝完飲料，急著要去購物中心逛。我猶豫著，只說好。人們陸陸續續地走出大廳，前台的工作人員已經開始撤掉展櫃。我想把最後一塊難吃的蛋糕吃完。這時，那個男人從遠處朝我們走來，手裡拿著本書。

「這裡還有一本多餘的。」他遞給我，「如果需要的话，你可以拿去看。」

「這是你的嗎？」我問。

「我不用了。」他說，「這本是中法對照的。」

「這麼好嗎？」朋友從我手中拿走了那本目錄。

「對，抱歉這是對外銷售的，不然可以再拿一本給你們。」

「你在這裡工作嗎？」我問。

「不，我只是臨時來做口譯。」他望著我，「這活動你們覺得如何？」

「很有趣，電影很好看。謝謝你的書，但我不方便收下。」我說，又把書拿了過來。

「沒關係，」他語氣平和，「你可以再考慮考慮。」

他轉身離開了。我把書放進包裡，跟著朋友離開了會場。我什麼也沒買，只覺得奇怪。可以再考慮考慮。在商場的休息區，我拿出那本書。書的前半部分是中文，後半部分是法文。雖然有看過的痕跡，但還很新。就在我翻到兩個部分交界的那空白的一頁上，我看到了幾行字。那是他的姓名、微信號和郵箱，以及一句我看不懂的句子。後來，那成為我學到的第一個代詞、動詞、副詞和形容詞。

我把它用手機拍下，加了濾鏡。朋友付款回來，心滿意足地拎著兩件粉色外套，那個冬天，那是最受喜愛的流行色。我拿給她看，「你知道這是什麼意思？」

「Vous êtes très belle ?」她說，「您很漂亮。怎麼了，你在看這個冊子？」

「沒什麼。」我趕忙把它塞進了包裡，感到臉部發燙。時間不早了，朋友想去一樓買化妝品。我本想先回學校，但想到難得出來，回去也沒事做，唯有包裡的書想著翻看，便又跟著她去了。

沒多久，我就開始學習最基本的發音規則。週五下午，在學校門口的星巴克，他把用過的教材和適合的書帶來。我一邊吃東西一邊記筆記，一邊閒聊。我學的一直馬馬虎虎，搞不清楚

為何約會這樣一本正經。到了晚上，我們去附近的電影院，坐在最後一排的角落，用迫切的呼吸蓋過彼此。後來，他建議去他住的地方，那有一台投影儀，還有一面足夠大的空白牆壁。我帶上一部雷乃的《廣島之戀》，我們看得昏昏欲睡，在黑白晃動的燈光和單調獨白的背景中，很快就開始做愛了。

我仍然記得最初接觸這門語言的感覺，陌生新奇、想要盡快地掌握，卻被語法規則的繁瑣束縛。他耐心配合我練習，幫我糾正每個細小的錯誤。直到他說出的那些句子，反反復復中，終於開始變成了我的，變成一種從記憶到可講出的語言。如果我能憶起兒時呀呀學語，或第一次從爬行到走路，我想可能是相似的感覺。每當他給我補習，或講一段電影對白，或放一首我能聽懂的歌，我覺得他正以某種日積月累的方式，影響我周遭事物的樣貌。有時，我在深夜寫下一些轉瞬即逝的想法，把他們變成故事或別的什麼。我迫不及待地拿給他，像是在用我的語言交換他的。當他埋頭工作、一語不發地盯著屏幕時，我渴望離他更近一些，哪怕讓沉默將我也包入其中。

後來，我開始在台北上課了，在他沒來工作之前。在各種輔導機構的課上，常有人問起，你從哪裡來？你在這邊做什麼？學什麼專業？為何要來？我用不標準的發音回答著相同的問題。有時老師讓我們造句，當有人會說，「Je voudrais me marier avec les étrangers, mais pas les Chinoises.」或者「Je n'aime pas aller aux sites touristiques

car il y a beaucoup de Chinois.」語速太快時，來不及聽清，在一片心照不宣的笑聲中愕然。時間久了，很多事變得習以為常和不再重要，就像他不在身邊時，我仍然想要學好這門語言。我讓自己被一層薄膜裹起來獲得安全，這些我從未跟他提起。又可能，我盼著他，跟他一起時不會想起。

有一次，他剛來不久，我帶他去看故宮博物院。那天下著小雨，空氣濕潤，我們慢慢悠悠地順著人流參觀，出來時，日暮將至。沿著木棧樓梯一路走下，等車的人影寥寥，兩個外國人過來問路，我便上前告訴他們。我們等了許久，人們三五成群地到來，又陸陸續續離開。對面，青色的山上薄霧籠罩，低雲從頭頂浮流而過，晚風漸涼。我把手放在他的掌心，感覺他傳遞的體溫。我們不像結伴的遊客，而仿佛在此有過許久並仍然將要繼續下去的生活。我甚至不知道他這次要住多久，之後又有什麼打算。我轉過身，把頭靠進他脖子下敞開的領口，他用一隻手抱住了我。那清淡味道混合著他的皮脂和雨水的潮濕，令人漸起倦意。我知道他在我身旁，我們很快就要回家了，只有公車還遲遲未至。

三·

第二天，我睡到中午後就出發了。在前台我報上姓名電話，接待員面無表情，目光掃過翻著藍光的屏幕。旁邊，一對情侶正準備報新一期課程。接待員收過他們的現金，走到另一側櫃檯旁，埋頭寫收據，又跟他們說注意事項。我在旁邊聽著，但她無心注意我。她又坐回電腦前，我準備再次開口。

「你是說你以前報名過我們的課？」她忽然說。

「對，我報過很多期了。」我說。

「系統上查到了你的信息。請問你剛剛想問哪期活動？」

我趕忙把手機上的照片舉給她，「這個。請問這是？」

她湊近看了一會兒，又看了看身後的月曆，「這個應該是上個月初的活動了。我們請了文化產業的演講者，不過這只有一期。」

「是這樣」我說，「這張照片上有我的一個朋友，我很久沒有聯繫他了。我想請問能否了解與會者的信息？」

她皺了皺眉，「你是說來參加的人的資料？請問你想找誰呢？」

我說出他的姓名。

她又看了一會兒屏幕，猶豫著，「這位先生有在網路上報名，但原則上我們是不能把他們的信息外露的。」

「我能有什麼方式聯繫到他嗎？」

「這樣吧，因為你說你們認識，我把他的郵箱給你。你可以記下來。」

「那太感謝了。」我一邊湊過頭去看，卻發現那不過是從前的地址。我還是一五一十把他們記了下來。

我想著還能問出點什麼，身後又走來一個報名的人。最後，我問，「活動一般提前多久報名？」

「一星期。」她側著頭沒有看我。

「請問你們有聯絡電話嗎？」

「我們沒有要求提供這項。」

我走出了報名辦公室，在附近休憩區餐廳坐下。休憩區的人很少，以前來上課總是匆匆去找他，從沒機會坐坐。我要了杯摩卡提神，打開筆電，登錄郵箱。除了學校定期發來的資訊和各式廣告，沒有新的消息。我又查看與他的郵件往來，最後一封是去年，那還是他來之前。之後，某個下午，他像往常一樣坐在桌前辦公。他背對著我，告訴我最近要忙一段時間，暫時不

要見面了。我沒再問過他，許久沒去找他。兩週？還是三週？我一度以為，沉默是長久以來的默契，再給他發消息時，手機上顯示著信息無法發送。我想一定是弄錯了，又發了好友邀請，沒有變化。電話號碼提示了停機，我意識到發生了什麼，我們已經不再是朋友了。

我打開右下角一個文件夾，裡面存放著經年累月寫下的故事，詩，閒言碎語。它們沒有日期凌亂排布，我一開，一時間感到陌生。當初為何寫下，為何都要拿給他？他都看過嗎？還是我不斷地寫，持續製造一種想象，有朝一日能以完美地姿態呈現給他？我又感到，他的的確確來到過這，在某個下午，和我一樣坐著，或周圍別的位置上。他也會打開電腦處理工作，甚至點一杯咖啡。而我僅僅是比他到晚了幾周。

時間尚早，我不知該去什麼地方，也不想返回學校，雖然有論文還毫無頭緒。手機上彈出父母群聊的消息，我想著是否該撥個視訊，告訴他們我很好。他們不清楚我在哪裡做著什麼，而我亦然。我走出語言中心，走在天橋上，紅綠燈下車流往來。許許多多的年輕人從我身邊走過，手裡握著彩虹旗，包上系著彩虹絲帶，臉上還有彩色塗鴉，三三兩兩結伴以勢在必行的陣勢趕去同志大遊行。我順著人潮，想也許能走到意想不到的地方，沒走多遠就拐進一棟百貨大樓，在香水區繞了許久才繞到出口。我看到幾家精緻的巧克力店，那些昂貴的點心優雅美好，就像在展櫃中陳列著的喜悅本身。往來的顧客摩肩擦踵，我想找個地方吃飯，卻沒有一家店不在排隊。我路過了星巴克，又路過摩斯漢堡。最後，我走出了百貨商店，走回原來的路。

這時，一個男人引起我的注意。直覺告訴我他大概和我去同一個地方。他比我高一頭，右手插在口袋裡，左手拿著手機聚精會神地看著。他穿淺色的休閒的襯衫和長褲，屁股飽滿挺翹，走起路時，輕微扭動。在紅綠燈的路口，他停下，抬起頭，我發現他也帶著金色窄邊眼鏡，鬢角以上壓住了短短的頭髮。我加快腳步跟上他穿過馬路，朝右拐，朝著語言中心走著。等到他大步流星拐進大門的一刻，我終於清楚地看見他的側臉。我心頭一緊。某種過於強烈的熟悉被突然逼近，將要碰觸到時，消失得無影無蹤。

我走到了接待前台，辦公的人換了一個，正要下班。

「請問你有什麼事？」她說。我很慶幸她沒見過我。

「你好，我想報名下期自由選課的課程。」

「好，請趕快填一下個人信息，課程是從下週開始。」

「我之前報過，」我說。「電話號碼是……」

接待員很快給我介紹了課程，我知道以後又要開始每週兩次的往返，再沒有什麼比這樣更順理成章地來到這兒。天色很快就要暗了，初冬的日照越來越短，再過幾天就要降溫了。我覺得很疲勞，在休息區咖啡座想要趴一會兒，後背卻傳來隱隱震動。L撥來了語音電話。

「喂？」

「喂，你好嗎？幹嘛呢？」

「沒……我在睡覺。」

「這個時候？你在宿舍？」L問。

「不，我在咖啡店，我在吃飯。」

「……你到底在哪？」

「我在台北。」

「很好，你又去了。」

「我來……」我說，「報一個語言課程。怎麼，你怎麼打電話找我？」

「昨天你狀態很差。」

「哦，對不起。」

「不，我是說，你不應該再喝咖啡了，對心臟不好。」

「好的。」

「話說你看醫生了嗎？」

「還沒，再過兩天。」

「拜託。」L語氣不悅，「你應該為自己多想想。」

「嗯，你說的很對。」

「還有」L說，「有些事情該過去就要過去了，耽誤不起。畢業以後你要去哪，做什麼，

想過嗎？」

「我還不確定。」

「時間很快的。」

「我會盡早考慮。」我說，「別擔心。」

「什麼時候回來，見面聊。」L說，「你機票訂了沒？」

「我若定了一定告訴你。」

我發現已把冷掉的紅茶喝完了，胃還在收縮，心砰砰跳動。店裡沒什麼人了。我不想奔波，就要了一份最便宜的三明治。我拿出筆和本子，試著寫下些什麼，但什麼也寫不出，反倒是鋼筆墨水漏了一手。我正要去洗手間，一個年輕的男人從遠處的位子上走到我桌前。他問我能否坐下，我說好。我以為他要給我傳教或推銷洗面儀。等我回來時，他仍然坐著，翻看公文，喝他的飲料。他的短髮用髮膠打理過，手指乾淨整潔，左手無名指上帶著戒指，包放在膝上。飲料喝完，他起身跟我道謝。我看了看他，他似乎要說什麼，但只禮貌地說了聲再見，走了出去。我忽然間有些遺憾，感到疲憊突如其來地降臨，不只因為走了一整天，而是有什麼揮之不去塵埃裏住了我。我想起了有個朋友講她一次在郊外登山，快到山頂時，她偶然回過頭向下望，卻見蔚藍而一望無際的蒼穹下，一個昏黃的半球體懸浮在遙遠的山間。她定睛細看，那個碩大的黃色半球，正是她所居住生活的城區。在清冽的山頂上俯瞰，像一座被氣體填充的封閉的投

影。她講得那麼投入，讓我很可惜從來沒有親眼見識過，否則，那必定是幅奇妙詭異的景觀。

我打開電腦，點開下角的文件夾。在他離開之後，我斷斷續續寫過一些短小的故事。因為過於短小，它們像一根根刺，從心裡拔出，卻拔不乾淨。我找到他的地址，把這些按照日期排列命名，一一上傳，然後點下發送。幾秒鐘之後，它們一定到達了什麼地方。我需要做的是等待。我闖上電腦，如果他真的重新出現在我面前，該說什麼，能說什麼。好久不見，怎麼一直沒音訊？或者，你憑什麼平白無故消失？你他媽的混蛋！或者，我等你很久，到底發生了什麼？……可是不論說什麼，他給出怎樣合理或荒謬的回答。當我們的談話結束，一切可能就結束了。而我為何非要得到一個所謂的答覆呢？我想起多年前，當我還非常非常年輕時，也曾肆意草率地中斷了與他人的關係。那時候我相信那才是自由，我的自由。我甚至不願多想任何關於他人的煩惱和痛苦，那種羞恥、無助與挫敗，就好像被背叛和傷害的人是我自己。而今，我意識到，也許從認識他起，每一分每一秒我都在為曾經的行為付出代價。

我不知道他想要逃避的是什麼。責任，沈重的情感，傷害，聚少離多的苦悶，孤獨……每一樣都足以讓他離開，每一樣都可能讓他某天早上提早醒來，看著身邊熟睡的一個女人，覺得是時候被迫重新出發，一個人承受自我決斷的生活。又或者，因為我們之間一而再再而三地徒勞，他厭倦了……想著想著，我覺得睡意漸濃。我愈發無法分清自己究竟在什麼地方。有一會兒我仍然在宿舍，聽得見樓上的鞋跟敲擊著地板，一會兒我還在路上，看見不遠處有個背影

轉身而去。但那是他還是我。我聽見街上喧囂，起身下床，正和樓上的人對罵，彼此用兩種對方聽不懂的語言，結結巴巴地宣洩憤怒。接著我開始丟東西，拖鞋、垃圾桶……室友要把我的語法書丟上去，我慌忙制止，於是她讓我證明學過多少種的時態……未完成過去時，復合過去時，愈過去時，過去將來時……我未說完，語法書「嘩啦啦——」飛舞地拋向了空中……

四·

出了心電圖檢查室，我在放射科的×光門外排隊。候診大廳裡，許多前來看病的老人頭髮花白，拄著拐杖，坐著輪椅，安靜地待在位子上，保持著相同的姿勢耐心等待。在更衣室，我脫下潮濕的衣服，換上寬鬆的淺粉色檢查服，那種硬朗的布料直接貼在身上，像套入了一件演出時跑龍套的戲服。很快，我進入了放射室，醫生隔著玻璃窗，叫我將身體靠緊胸前的平板儀器。不過半分鐘，我無知無覺地走了出來。

我重新換上潮濕的衣物，回到大廳等待結果。我想把外套脫下來烘乾，但室內很冷，洗手間也沒有烘手機。我坐在年邁的老人們中間，他們有的閉著眼睛，有的一動不動，似乎不期盼

著叫號也不擔心拿到什麼樣的報告。有人略帶好奇地看了看我，隨即收回了目光。電子屏顯示著幾頁看診的號碼，護士進進出出，有人起身又有人坐下。

我掏出手機，又一次打開郵箱，檢查每個收件箱的狀況。我收到了幾封廣告，一封網站新年祝福，一封學校資訊，一封論文指導意見。還有過一封來自系統的自動回復，在幾周前無聲無息地跳彈出來，好幾天我甚至都沒注意到。但它確定地告訴我發送的郵件到達了某個地方。我把它轉給了L，但他沒有回復。我懷疑他是否收到了還是僅僅沒有看見。

我又翻出那張合照，此刻，我竟已習慣了他站在一群陌生人之中。奇怪的是，從前和他在一起時，我從沒想過拍下什麼當作留念，那像是不需要的事，而我們共處的時刻必然永遠真實鮮活無可忘懷。我只記得他曾在這座城市停留過，在這之前和之後，有些仍然明亮，有些已然混沌。我打開了朋友圈，翻閱著更新的狀態，在聚餐、演出、年終促銷和聖誕 Party 的歡快中，新年的味道提早蔓延。2018年的尾聲，該來的還沒來，我感受到眾人的盼望正加速它終結。一條推送的新聞躍入視窗，寫道在2020年末，台北故宮即將閉館，開始為期三年的修繕。在此期間，文物將全部牽至南部嘉義館區，至2023年重新開放。三年的空窗期，足以改變很多人的記憶。但2020年似乎還有一段距離。

我想起曾經的一個午夜，大概也是這樣的初冬。我們告別共的週末，開車自郊區返城。那日下著大霧，途中穿行於密林中的一條小路。對面的車疾馳而來，我們躲閃著，刺眼的燈光不

斷晃動著，好似沒有終結。我靠在他的肩上，那時他突然對我說，也許將來他要去結婚了，或有一天到別的城市生活。要多久？我問。他沒有回答，卻伸手握住了我的手。車子一輛輛閃過，氣流的喧躁逼近又隱退，沒入身後漆黑的林中。我知道他沒有答案，但我緊緊地抓著他，覺得無所畏懼。我看到前方道路漸寬，樹影漸稀，路燈接續著油柏路延伸至遠方。我們加速，穿過幽暗深處，駛向燈火點亮之地。

護士推開了門，我聽到了我的名字。起身時，身邊的老人們都已離去。

賞

讀

台北、新竹的移動間，地點移位、人情與愛情，也在移位。本文處理一段擁有後、忽然失去的愛情，在茫茫人海中，如何尋覓、怎麼安頓？它的細節、情節是有些破洞，沒有縫補好，但關於敘事的氣氛雍容掌握，滄桑之間，有抹淡淡酡紅。

— 吳鈞堯

短篇小說 佳作

趙品瑄

出生於1989年，畢業科系與文學無關，曾榮獲《臺中文學獎》、《南投玉山文學獎》、《忠義文學獎》。小說創作年資累積至今15年，寫作一開始是為了自己，後來期望為他人的陰暗帶來光亮。

作者的話

說起對於新竹市的印象，絕對不只是城隍廟，但這篇小說唯有在城隍廟才得以完成。一直想寫下這樣子的小人物，他以一輩子去感恩曾經接受過的善意，如此銘記於心。

感謝家人、朋友和評審，也感謝垂視世間的城隍爺。

謹以此篇獻給阿公朱榮坡，以及心裡存在良善的人。

歸

天才亮，迫不及待的，朱榮伯就搭車來到風城。

朱榮伯家住遠在幾座山頭外的深山，來這裡，要轉三次車，前前後後得折騰三小時。可是，他還是來早了，足足早了半天之有。無論如何，他都想先來看一看。

城隍廟，此刻只有志工在早掃，虔誠的人潮還未醒。他持香進廟，將裡裡外外的每尊神明，都慎重拜了拜。城隍爺坐鎮正殿最深、最高處，面容與長鬚都是純粹的深夜黑，祂身披金紅錦袍，頭帶大紅相帽，以銳利又祥和的目光垂視世間。看見城隍爺，他甚至把拐杖放一旁，不顧左腳殘疾，八十多歲的身軀跪在軟墊上，叨叨絮絮報上名字、生辰和地址，期望祂應許自己的心願。下意識，他撫了撫胸前鼓鼓的那塊，沒有人知道外套裡塞的是什麼。

時間還早，他跛著腳，在附近找了家老旅館休息。他忍不住向老闆打探：「聽說今天是每六十年城隍爺審鬼的日子，只要在夜半十二點進廟就能看見，是真的嗎？」

老闆想都沒想，「怎麼可能有這種事？我從小在這裡長大，從沒聽說過！」他見老闆的山羊鬍剛硬黑亮，大約三十出頭歲，出生的時代肯定已經不太相信鄉野傳奇了。

進了房間，他一會坐一會站，正為心裡的兩個意見困擾著。

每六十年的今日，若在夜半十二點進城隍廟，就能看見城隍審鬼。為了這事，他曾大老遠跑來找過廟公，廟公直說無這款代誌，如同旅館老闆那樣的明確否定。

他清楚記得，第一次得知這消息的那天，天氣晴朗無雲，陽光將能照亮的都照亮了，彷彿神明想好好探一探人間的善惡。他與隔壁村的菜媽在庭院喝春茶，說起天下怪事真多，順著這話題，她把從遠房表姐那聽來的，又仔仔細細說一遍。遠房表姐的阿爸，為了躲賭債，己亥年某夜踏進城隍廟，隔天被廟方發現他倒在主殿不醒人事，醒來後，直嚷看見好多好鬼、好多好多鬼差神吏。遠房表姐說，沒有人把他的話當真，但那天之後阿爸就不再賭博了。菜媽其實是以講笑話的語氣在說這事，如果城隍爺本事這麼大，她也想去看看，看能不能戒掉老菸槍的毛病。

好呀，我們結伴去。他是這麼回答她的。

你憨啊，伊阿爸看到的鬼吏說，六十年才有一次機會，我們還要再等二十幾年咧，到時候說不定我就不在囉。想不到菜媽無心的一句話，竟成真了，過沒幾年，她便肺癆病逝。

這轉了幾手的信息，真實性已經不可考，然而他一直記在心裡，將它當作這輩子最後的機會。於是，與其說他毫不懷疑一位賭鬼的經歷，他滿心希望這是真的，否則不知道如何活下去。

在滿懷期待與害怕落空之間，朱榮伯在房間虛度整日，時間的意義已經消失，他每個細胞

都敬敬畏畏地等待時間到來。好不容易熬到十一點一刻，他再也忍受不了，決定先去廟前等。他懷裡揣著紙袋，心臟跳動的速度似年輕人要去幽會。

穿越已經打烊的攤販區，他聞到陰暗氣息裡的食物氣味，如同幽魂一般，長年在此遊盪。暗處的老鼠與蟑螂，早已習慣人類作息，這種時候才會經過凹坑的積水和油膩的桌椅，複製鬼魂的腳步聲。一位要去見城隍爺的老人不怕這些。

十一點四十分，當他站在大門緊閉的廟前，才意識到這個問題：「怎麼進廟？」多年等待的歲月，化作最銳利的白刃，瞬間將思緒砍成兩半，他只能傻傻站在那裡，直瞪著廟門，嘴巴像要喊些什麼地張開。推了推廟門，廟門堅決的姿態似千年長城。既焦慮又慌張，他沿著廟牆，穿越緊鄰的一個個攤位，期望尋到別的小門，露出魔幻般的微光讓他進入。摸黑繞了好幾圈，沒有任何一扇門為他開啟。想著自己再也等不到下一個六十年，這般絕望的心情像腳鍊，拖著他一大早過度期待而耗盡氣力的身體，再也走不了半步。

死了再來向城隍爺請罪吧。他擦掉眼淚，決定在廟門磕下三個響頭後，繼續背負罪行度過餘生。

十一點五十五分，離廟門只差十幾公尺，他遠遠看見一個黑影緊挨著廟門，發出金屬摩擦聲。清脆一聲的喀，在寂靜夜裡顯得特別冷峻。黑影開了廟門，竄了進去。趕緊的，他也從半掩的門進廟。裡頭，光影晃晃，一半明，一半暗，除了神明案前的燈依舊亮，其他燈大多都熄

了。

他在神明與樑柱的影子間，看見剛剛那個身影，年輕得不得了，彷彿白日還穿著高中制服。那小子頭帶鴨舌帽，從後背包裡頭拿出兩個盒子，鎮定又不失輕巧地打開油錢箱，錢幣滾動的聲音像傍晚的海浪，一波波襲來。同時，小子在錢海裡拾起鈔票像拾起浪花，快速準確地裝進盒子裡。

十一點五十八分，他沒有思考後果，大喊出聲：「小子！你怎麼敢偷神明的錢！」聲音迴盪在整個三川殿和正殿，百年靜止不動的神像都要因此而驚醒，那小子自然嚇得掉了許多錢幣。小子回頭，評估情勢，看見對方只是一個跛腳老頭，便抓緊鈔票，打算以敏捷身手繞過他，從原本的入口離開。

十一點五十九分，「小子！你別跑！」他用拐杖將其絆倒，小子摔了一跤又爬起，速度快地如從未跌倒。此時，小子離門口只差一步。

十二點整，一陣強風用力把廟門關起，小子還沒來得及踏出，反被風吹倒在地。

那陣不知從哪裡湧入的風，從三川殿吹進正殿，再從正殿吹進後殿。他抱著正殿的大柱，衣褲都灌滿了風，在如此混亂當中，他隱約察覺所有燈都在一瞬間點亮，四面牆壁都往後退去，甚至他驚訝發現，退去的不只是牆壁，連神桌、櫥櫃和他倚靠的柱子，全都退得老遠，彷彿這座廟以正殿為中心，正為自己擴充一塊乾淨的腹地。

他跪坐在地，等待強風過去，像極沙漠中遇見暴風的朝聖者。接著，他聽見木杖擊地的聲音越來越近，兩旁突然站滿一排身穿古代官服的差使，而在他眨眼的一秒裡，憑空又出現多張雕刻細緻的黑檀木桌，宛若安排階級般，兩張、一張、一張地往上排序。燭光晃了一下，桌案都坐上了人。遠遠的，從四周看不清的地方，傳來哀傷的哭嚎、低喃的自語，聲音彼此堆疊迴盪，似乎這個空間擠滿上百人。他往後張望，除了嚇得手腳無力的小子外，空無一人。

啪的一聲，第二層那張桌子的，用力敲打了桌面，「肅靜！己亥年的審判要開始了！」祂的臉，一半黑一半白，聲音融合了男音和女音，彷彿有兩個人同時說話。語畢，幽魂般的聲音都消失了。

「下面，好像有人？」上頭傳來另一個聲音。凡是聽過那聲音的，都會被其嚴肅莊嚴似岩石的聲調，逼得收攏手腳、坐直身體。

他知道，那就是城隍爺。

他趕緊以五體投地的姿勢，將額頭緊貼於地面，「城隍爺，小人……小人是朱榮伯……」趕著他話說下去的，是第三層桌子右邊那位，祂邊翻生死簿、邊以書生特有的緩慢語調說：「朱榮伯，1930年彰化二合村出生，五歲喪母，六歲險些溺死，十三歲喪父，二十五歲娶妻，五十二歲喪妻，唯一的女兒舉家遷往加拿大，壽終……」

「文判官且慢！天機不可洩漏。」黑白臉的那位說話了，文判官則用咳嗽掩飾失誤。「朱

榮伯，今日是睽違一甲子，城隍爺於人間審判孤魂野鬼的日子，你來是為何？」

「小人，要向城隍爺請罪，小人少年時偷過米……」

「你偷了多少？」

「大概兩斤……」

「的確是兩斤，時間是甲申年五月三日午時。」文判官甚至盡職地查出詳細時辰。

「數量雖不多，但你這罪到了十八地獄仍要受刑，就算此刻懇求城隍爺也沒用呀。」黑白臉搖搖頭。

「不！不是的！小人不是來求免罪的，是想去報恩呀！」他說這句話時，眼淚因為過度激動而噴濺，「因為受了那戶人家老爺的恩惠，小人才能活到今日！可是，後來怎麼也找不到他們……小人知道人世間的所有罪，都會紀錄在生死簿上，所以想求城隍爺幫忙，能不能告訴我那戶人家如今在哪？」

神官們一陣私語，面面相覷，從沒聽過這種請求。這老伯隻身前來城隍殿，只為了數十年前幾斤米的恩情。

他見城隍爺沒說話，趕緊又從懷裡掏出紙袋，「小人不是開玩笑！這是小人準備償還恩人的十萬，還有這是恩人給小人的！」他手上拿了一疊十萬元紙鈔和一個香囊。

「小人一直把這香囊好好保管著，就是想親手還給他……城隍爺、各位神官，拜託，拜託

幫幫小人！」他以老邁的身軀不斷磕頭。

「朱榮伯，無論路途多麼艱苦遙遠，你都願意去嗎？」城隍爺聲音裡的威嚴宛如閃電，為他劈亮一道路。

「願意！」

「好。你的恩人就在這裡。」城隍爺的話語變成柔和白光，緩緩降落，他伸手接捧，白光變成一張紙，紙上寫了一排地址。

「謝謝城隍爺！小人馬上啟程！」

「且慢。下面還有一人。」語畢，原本蜷縮在角落的小子，唰地被無形力量帶來前面。他臉色蒼白、全身發抖，彷彿剛掉進冬天的海裡。

文判官興致高昂唸出他的罪行：「啟稟城隍爺，他是黃承，現年十九，戊戌年六月八日未時偷過關帝廟香油錢四千五百三十二元，同年九月十六日申時偷過財神廟香油錢六千八百零五元，還有丁酉年……」

「饒饒命呀……我知道錯了！對不起！我再也不敢了！」

「黃承，你年紀輕輕，就如此膽大妄為，該當何罪！」黑白臉再次拍響桌面，神官們也被此低語，隱約在說竟然敢偷我們城隍老爺的香油錢真是不要命了，油鍋伺候，不，刀山伺候。

正當滿堂神官憤怒討論刑罰時，城隍爺說話了：「陰陽司公，就讓他陪朱榮伯尋恩人，將

功折罪。」朱榮伯和黃承的右手腕，頓時浮現一條金色的線，彼端相互綁著。

「是。黃承，你聽見了吧，要是你敢耍小手段，我們會找到你。」黑白臉的陰陽司公對於這樣子的輕判有些惋惜，「好了，朱榮伯，黃承，這裡不是你們該來的地方，出去吧。」

還來不及反應，他和小子已經到了廟外。

天依舊漆黑無光，遠遠有幾聲狗吠，其他景物如進廟前一般死寂。看了手錶，此刻才十二點過兩分。

「噫，那不是真的吧……」他還未回答，小子便吐了一地，昏倒了。

攤開手中緊緊握住的紙條，朱榮伯知道，這一切都是真的。

清早，朱榮伯回到廟埕，叫醒在地上睡了一晚的小子。如同他同孫子都講國語，他見這小子與孫子年紀差不多大，自然而然也是講國語。不過，這小子起床氣可大了，特別氣他就這樣任自己倒在地上一晚。他只回了句，我搬不動你哪有什麼辦法，氣定神閒地。

他們在廟口喝粥，小子似餓了多天，粥喝好幾碗，或者單純覺得是他付錢，自然要多喝幾碗。

「欸，老伯，你說昨晚我們看見的，是真的嗎？」

「當然是真的，這就是城隍爺給的紙。」他拿出那張特別潔白的紙，地址是用毛筆寫的。

「欸，老伯，這上面寫的是琉球鄉耶！會不會太遠了？還要搭船耶！」他愣了一下，有點不確地說：「屏東外海的那座小島？要搭船呀……」

「你現在才知道？」對於這種反應，小子似乎明白了，「老伯，你該不會不識字吧？」他沒有說話。

「哇靠，老伯你真的有夠威的！為了找恩人去找城隍爺，結果現在還得跛著腳又不識字，一個人去琉球鄉？服了你呀！」小子毫不留情地嘲笑一番。

「小子，我不是一個人，還有你。」他舉起右手，一條綑綁著他們、只有他們能看見的金線，正閃閃發亮。

雖然心不甘情不願，小子還是幫忙買了兩張前往南方的火車票。幾乎是想到什麼說什麼，小子先是抱怨去小島要搭火車、轉計程車、再轉遊艇，路途遙遠又花時間，一路上還只能跟他大眼瞪小眼，更不用說交通費可多了！囉囉嗦嗦像個閒來無事的大嬸，所有事都不順眼。

這麼一說，他倒也覺得不好意思。雖說是城隍爺的安排，但是尋恩人這件事，確實與小子無關呀。況且，若不是有這個小子，怎麼到從未去過的島嶼，他還真不知道。這時，銷售小姐推餐車經過，他叫住她，買兩瓶水，又問小子想吃什麼，小子挑東挑西，最後選了捲心餅乾和洋芋片。

「我可沒錢給你喔。」小子滿嘴的洋芋片。

「放心吧。路上花的錢，我付。」小子嘟囔一句，這還差不多。他又想著，小子跟他出來，家裡的人會不會擔心呢？

「擔心？屁。他們才不管我死活。不然我幹嘛去偷神明的錢？啊不過，神明也真小氣，那麼一點錢給我，祂們也不會少塊肉。而且，祂們在天上哪用得到錢？老伯，你說對吧。」小子吃東西的速度很快，已經打開第二包零嘴。

「錢不是你的，就不能拿。」

「別對我說教！」小子用力把零食塞進座位前方的網袋，起身，「我去尿尿！」

被小子這種態度衝撞，他其實不感覺被冒犯，比起遠在加拿大、多年才能見上一面的乖巧孫子，小子更像年輕的自己。對於這個世界的任何事情，都存在一點說不出原因的恨，彷彿世界欠了他許多，他要從中找地方踹個兩腳，踹出縫隙來獲得安慰。那大概也是因為他不懂得愛，愛是人生的調味，加一點點，就不覺得苦了。愛，最初從父母那裡得來，再來是朋友和情人。孤獨的人是無法觸碰的。小子現在就跟年少的自己一般孤獨。思及此，他期望能幫助小子，哪怕是一點點也好。

綁在手上的金線突然被拉緊，他探頭一看，只見金線穿越車廂往後方延伸。小子想要脫逃嗎？他不安地時時回望，約莫十五分鐘後，小子終於回來了。

「老伯，你知道這條金線可以拉多遠嗎？我大概走了五個車廂耶！然後就走不了了……」小子的語氣同時充滿驚訝和失望，令人覺得，他真的只是一個孩子。

「我答應你，我們快去快回，你早點回家。」

「我也不是那麼想回家。既然都到島上了，不如玩上幾天吧？」小子把智慧型手機拿給他看，裡面都是島上好吃好玩的。

「不行不行，我們還得趕快回來向城隍爺稟告。」

「這麼認真幹嘛。不過是兩斤的米，竟然要給對方十萬元！你該不會不知道現在的米價吧？」小子關掉燦爛蔚藍的風景照，玩起手機遊戲。

「小子，你沒有活過日據時代吧？」小子不開心地說，當然沒有。「那時候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米全部都被徵收，一般百姓是吃不到白米的……」

1930年出生的朱榮伯，日本名字是豐田榮太郎(Toyota Eitaro)。當時推動皇民化，台灣人也要改為日本名字，姓氏取自日本大企業，名字通常從原名選出一字，若是男孩後面便加「郎」、女孩則加「子」。

榮太郎的家族是賣布的，戰爭一開打，布料無法進口，只好改為種田。種什麼呢？就種日本人要求的甘蔗。對他來說，甘蔗是小時候少數開心的記憶，在樹蔭下吸嘴從田裡採的甘蔗，

是孩童專屬的無憂無慮。然而，對榮太郎的家族來說，種甘蔗不一定是件好事。

台灣諺語說：「第一憨，種甘蔗互會社磅」，說的便是當時日本製糖廠片面決定價格，偷斤減兩，價格不公，只有傻子才會種甘蔗給企業秤重。

而榮太郎的母親死得早，不諳農事的父親，在他十三歲時出海跑船，掉進海裡溺死了。在那個時代，沒有人是過得好的，親戚們都自身難保，榮太郎只能自己想辦法活下去。他在許多地方作過學徒，沒有耐心和毅力，什麼都學不好、學不久，永遠不知道下一餐在哪裡、明日會是什麼模樣。內心與身體的飢餓，讓他看起來永遠都是瘦瘦、黑黑、乾乾的，日本人笑說，那是下等公民的樣子。

這些不斷累積的憤怒與悲傷，造就墮落的動力。他，開始偷起東西來，番薯、零錢或是剛蒸好的菜粿。後來，他聽說鎮上一戶人家，晚上都會吃熱騰騰的白米，野心變大起來。無論如何，他也想吃上一口白米。

如同蔗糖一般，好幾個月辛苦耕種的稻米，一熟成就會被日本人強制徵收，種多少便收多少，台灣人只能望著卻吃不著。唯有一些膽大的農家，每次收成會私藏一點，偷偷拌著番薯一起吃。那是錢也買不到的珍貴。

但那戶人家不是一般農家，他們與日本人做生意，關係密切，吃穿都好，時代對他們沒有造成影響。附近鄰人都說他們是日本走狗。既有錢又是日本走狗，榮太郎毫無罪惡感，一心只

想吃○軟的米飯。

連續幾日在附近勘查後，他算準空檔，翻牆進去，找到米缸。沉醉手裡流動的白米像海沙的觸感，他抓了好幾把進袋子，卻沒想被主人撞見。主人愣愣望著他，似乎還沒想好怎麼反應。倒是他，一想到被日本警察大人逮住的下場，隨手拿掃帚朝對方打去。對方措手不及挨了幾棍，接著緊緊抓住掃帚另一端，兩人無聲對峙，將彼此從頭至腳好好打量一番。相比榮太郎跟乞丐沒兩樣的落魄，對方每一處都散發商人雍容的氣質。

「囡仔，你敢是欲拿乎厝裡的人呷？」

榮太郎見對方講的是台語，敵意減了些：「我厝裡無人，只有我一人。」

或許是這句話，對方釋出善意放了手，招手要他過來。他像被招魂般，乖乖走向前，忘記自己手上正拿著偷來的米。對方解下身上的葫蘆形狀扁香囊，親自為他戴上。

「端午欲到了，囡仔郎要掛這個保平安。就算生活艱苦，你嘛袂使偷人的物件，知影呢？做人要有志氣，莫學壞！」對方說這些話時，眼裡的光，他一輩子也忘不了。

忘不了的，還有偷來的白米的滋味。榮太郎吃第一口，就掉下眼淚，後來他一次只捨得吃一粒，偶爾會將掛在脖子上的香囊拿來嗅聞，彷彿白飯的配菜。他想起父母，想起恩人（當下他在心裡已將對方視為永遠的恩人），那時候，他還不清楚靈魂是什麼，只知道在內心很深很

深的地方，眼淚從那裡不斷流出，感到既溫暖又孤獨，似乎世界沒有把他拋棄到底，遠遠的有光，只是不知道自己何時才能走到。

走進恩人眼裡的那道光裡。

這一天之後的每一天，榮太郎變成另外一個人似的，別的學徒不想做的，全部主動去做，彎著腰、跪著膝，頭上頂著艷陽與暴雨，沒有抱怨過一句。他後來拿到的薪水比一般學徒還多！然而，世界局勢變化，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日本招募台灣人去南洋當軍夫，他認識的好多人都去了，卻沒有回來。這段期間，他忍著牙，躲空襲，內心只期盼戰爭早日結束，以及存滿十元去報恩（十元，在當時可是接近醬油工廠工人一個月的薪水呀）。

1945年日本戰敗，日本人紛紛回到日本，同一年，他在路上奔跑，出汗的手心緊緊握著十元，一路跑到恩人家門口，發現門半掩、裡頭空無一人……他的失望隨著汗水落地，被土地無聲吸納。

「他們去哪了？」小子難得把這個故事認真聽進去了。

「沒有人知道。聽說是擔心日本人走後被當賣國賊算帳，晚上偷偷搬走了……」如同記得白米的滋味、香囊的香氣，朱榮伯也記得人去樓空的徬徨與失落。

「老伯，我想看那個香囊。」

那個香囊被保存得很好，葫蘆上的平安繡字和牡丹繡花都還在，只有布稍微褪色，從正紅變淡紅，仍不減手工的精緻。小子拿來嗅聞，淡然無味。

「若不是恩人相助，我呀，不是餓死就是被警察打死，活不到今天。小子，你說那兩斤的米，這個恩我要不要報呀？」

「老伯，那位有錢的好心人可能已經死了……」

「我知道。就算這樣，我也要到靈前上香，也要把這個恩回報給他的後人，才不枉這輩子的每一日。」他握著香囊，如同年少那日握著十元，他握得很緊很緊，緊得出汗。

「一定要找到他們。」他將視線望向車外，彷彿已經抵達恩人面前。

轉乘計程車抵達屏東東港時，正要中午。等船期間，他們去了一間小子用手機查到評價不錯的海產店，石斑、透抽、生魚片通通上桌，還有煮了薑絲的清甜魚湯。

小子發現朱榮伯下火車後，臉色一直不好，彷彿中暑又彷彿暈車。坐上船後，狀況更是急轉直下，額頭佈滿汗珠。

「小子，船要坐多久？」

「半小時。」

「這麼久……船應該安全吧？」

「老伯，你不是怕坐船吧？」

朱榮伯真的怕的是水、是海，他雖然記不太清自己六歲怎麼會差點溺死在溪裡，往後偶爾還是會做溺水的夢，他手腳揮動掙扎，水還是從鼻子、從嘴巴、從身上任何有孔的地方進來。他看過出海溺斃的父親的屍體，泡了水的，浮腫的，模糊不清的，那樣子絲毫無法辨認的父親。這些，都加深他對於水的恐懼，並且一輩子都避免離水太近，遑論是坐船了，他連漁港和湖泊都不去。

「還是，還是我們別去了？」

「不行！一定要去！」為了恩人，他無論如何要撐過去，就算要他泳渡台灣海峽，也要做到！

快艇行駛在海面上，今天風浪不大，還是有破浪而行的顛簸感，一高一低，一波一波。每當行過更大的浪，船上的孩童會以哭喊聲迎接下墜感，他則是閉上眼睛，緊緊抓住座椅把手，發出呻吟。又來一陣大浪，小子直接握住他的手，給他強而有力的安慰。「老伯，別怕，我們會平安到的！」他太過難受，只用力點點頭。

好不容易下了船，一上岸，暈眩支配他的平衡感，沒來得及弄清楚他是先跌倒，還是先暈倒，他便倒在走道上，一動也不動。

朱榮伯是在島上的小診所醒來的。醫生說，只是暈船沒有大礙，驚訝的是，老人家這樣跌倒只有皮肉傷，真是幸運。他在診所休息一會，都沒見到小子。小子呢？護士小姐說，好多人把他送進來，她不確定哪位才是他說的小子。

他又坐了一會，凝望熱烈得刺眼的日光。想到什麼似的，他摸摸側背包，裡裡外外翻了好幾遍，裡頭有常吃的血壓藥、皮夾和小餅乾，唯獨那包裝有十萬元現金和香囊的紙袋不見了！他又摸摸手腕，連城隍爺綁的金線也消失了！他兩手一攤，思忖著，小子終究沒有克服自己的心魔嗎？

問了最近的城隍廟在何處，他步出診所時，有些踉蹌。這裡的城隍廟，用三塊紅色弧狀鐵皮搭出廟埕，一走進廟裡，兩大兩小的謝、范將軍立於旁側。他並不是來告狀的，一來是向城隍爺稟報自己平安上岸，二來則替小子說好話，說小子一路是如何幫助他，就算小子真的帶走他的錢回台灣，他也不會責怪，只怨自己力量不夠，沒有讓小子回歸正道。他再三請求城隍爺不要懲罰小子，直到大批遊客進來參觀，才黯然離開。

好了，一位跛腳又不識字的老人，接下來怎麼辦？

朱榮伯走到比較熱鬧的馬路，從郵局再領十萬出來，而後便在郵局門口盼著會有計程車經過。他不知道小島之小，可能連計程車都沒有，遊客都是騎機車環島，環島一圈四十分鐘不到。他站得直挺，不敢坐下，生怕錯過黃色的車，兩腳已經痠得疼。

還好，城隍爺保佑，一名在地警察查覺異狀，覺得老伯面孔陌生，不是本地人，又一臉憂愁茫然，於是上前搭話。警察問了許多問題，他都如實回答，唯有警察問：「你一個人從台灣來？」

他才說謊：「對，一個人。」他不想讓小子惹上麻煩。

警察看了紙條上的地址，熱心表示可以載他一程。他們沿著島的中貫路，從北端到南端，沿路風景像兒時記憶裡的台灣，民宅都不高過四層樓的樸素簡單，偶有小廟和草地，背景是清藍得無可挑剔的天空。

十分鐘後，他們抵達恩人家門口。

朱榮伯按下門鈴，來應門的是高大黑壯的中年男子。男子聽了他的來歷，雖然滿臉疑惑和懷疑，還是請他進大廳坐。男子走進房子深處，似乎與妻子正在討論這件事，說話聲透過走廊放大和迴響，嗡嗡嗡嗡的，彷彿是從海洋另一端傳來。

一會，女子端了熱茶出來，用台語微笑地說：「阿伯，請喝茶。你講的代誌，我不清楚，等阿爸下來，你講予伊聽。」

只見男子攙扶一位與他年紀相近的老人，老人的臉與手都佈滿歲月的斑紋，眯著眼，似乎誰也看不清楚。女子說，阿爸有些老人痴呆，不太認得人，小時候常聽阿爸說整個家族原本是

在台灣，阿公那輩才搬過來，不過實在不肯定是不是老伯要找的人家。

於是，朱榮伯對著老人，重新又說了一次，關於日據的台灣、犯了偷竊罪的自己，以及當初所領受的恩情，他認為老人的爸爸就是當年幫助他的恩人。

老人點點頭，表情卻很苦惱，因為從沒聽父親說起這些事，反問他：你怎麼肯定是我們家？他又將半夜進城隍廟，城隍爺顯靈幫忙的神蹟，仔仔細細說了一遍，甚至拿出紙條為證。老人又問，香囊還在嗎，若能親眼看到或許可以想起什麼。他急急說，香囊沒帶在身上。老人嘆了口氣，語帶抱歉，表示幫不上忙。他心開始慌了，將現金袋放在桌上，表示他是來報恩的，希望允許能在恩人靈前上香。

這個舉動倒是讓這一家人起了戒心，他們倒不是懷疑老伯居心不良，只是在無法確定真實性的情況下，這筆錢怎麼敢收？收了會不會引來麻煩？老伯會不會也患有老人痴呆，誤認錯人呢？

他們很客氣地解釋，可能找錯人家了，或許可以去別的地方問問，請他離開。他遲遲沒有站起來，想要再說些什麼，卻語塞無言。因為記憶被光陰覆蓋，全變成模糊的光圈，柔化得沒有細節。

只有那瞬照亮人生的光，千真萬確。然而，他該怎麼證明那瞬光的存在？

「老伯！你在這呀！」那人在門外大喊，背景滿是小島午後的逆光。

啊，是小子！

小子開門進來，一將香囊拿出來時，老人說話了。

「是阿爸的香囊！是阿爸的香囊！」老人將其拿在手裡，眼眶湧著淚水，細細撫摸，反覆翻看，「阿爸最愛葫蘆，每年端午他只配葫蘆型的香囊，這個字和牡丹都是阿母一針一線縫的……我不會記錯……這真的是阿爸的香囊……」

「你真的見過我阿爸……」老人不斷抹掉眼淚。

「是，是，他是我的恩人，我的人生是他給我的。」他幾乎是邊哭邊說這句話。

「走，我帶你去看他。」老人牽起他的手，來到三樓神明廳。他們點上香，老人先是恭敬說明今日奇妙的際遇，接著換他一吐數十年的掛念，說起那日之後，自己如何辛勤工作，也曾回到原處想要報恩，還有幾歲娶妻、幾歲有孩子有孫子，宛如要將一輩子的酸甜苦辣都說予恩人聽。

「因為有恩人，我才有這樣好的人生。感謝您，如今總算可以報答您的恩情。」他上完香，不顧眾人反對，跪地磕滿三個響頭，原本冰涼的磁磚地，在他眼淚滴落的範圍都溫暖起來。

朱榮伯除了堅持要他們收下十萬之外，也執意將香囊送給老人，他說：「總是要歸還的。我已經知道恩人的姓名，這樣就夠了。」

他們緊緊握著彼此的雙手，在對方眼睛裡變回當年的孩子，看見同時是商人、是父親、也是恩人的男子，以極其寬容欣慰的微笑，溫柔撫摸兩位孩子，男子眼裡的光也跑進他們眼裡，在混亂荒蕪的時代之中，永不滅盡。

朱榮伯和小子離開恩人家時，剛好是黃昏。海島的黃昏特別濃郁，他們沿海岸線騎行，海洋的鹹味與日落的沉靜，完美融在風裡，如同粉撲般，為他們撲上一層金黃的閑意。他們在小子提議的落日亭休息，並肩望向暈染了橘黃的海面。

「小子，你下午都去哪了？」

小子歸還原本的現金袋，「我從裡面拿了壹千元租車，沒有機車怎麼去找恩人？」

「我還想你可能不回來了。」

「只是嚇嚇你。」小子笑了笑。他也笑了。他覺得小子肯定是半途後悔才回來的。不過，無所謂，有回來就好。

「謝謝你呀。要不是有你，我一個老頭可能到不了這裡……」他說這話時，目光落在海平線上，似乎想沿著海浪抵達思念的遠方，「我的女兒和孫子都在加拿大，也不可能叫他們回來陪我走這趟。」

「你很想他們吧？」

他點點頭又搖搖頭，「我只希望他們過得好。」

「嗯，他們過得很好。」

「小子，你有千里眼嗎？你怎麼知道？」

「因為老伯你是好人。」

他爽朗地笑了，笑聲宛如海鳥拍翅，振振有聲。「小子，那我這好人就做到底，你以後有困難就來找我，不要再偷神明香油錢了。」

小子踢了踢地上的石子，想的不知道是什麼。

他清清喉嚨，接著說下去：「如果，如果你不棄嫌，可以把我當作親人、當作阿公。你覺得怎樣？」

黃昏的魔幻時刻，落日與海洋的色彩都是剛剛好的絢爛，連海風都燦黃耀眼，它吹了吹小子的瀏海，又吹了吹老伯的衣衫。小子點點頭，那一瞬，所有的光都釀進小子的笑容裡，當然，所有溫暖也暖了老伯的內心。

「走吧，小子，該回去找城隍爺囉。」他雖然這麼說，兩人還是在這裡待上許久，像一般的祖孫，有說有笑，直到最後一道透亮橘光依依不捨地從他們身上褪去，才離開。

回到城隍廟，已經接近關廟門的時間。朱榮伯正要把點好的香分給小子，小子又不見了。

他坐在一旁的長椅，想著或許小子是去了廁所，便安然地等待。然而，香都燃了一半，還不見人影。

他問廟公，有無看見小子，廟公竟驚訝地說：「你來的時候，只有你一人呀。」

聽這話，他快喘不過氣，急得把昨晚在城隍廟發生的事、他們去小島尋恩人的經過，還有在船上小子握住他的手，那小子的手明明是溫的呀！啊，對了，他還騎機車載我咧！鬼有辦法騎車載活生生的人嗎？

廟公眉頭皺得像小山，語氣嚴肅地問：「伊有講伊叫什麼名沒？」

他以為廟公不相信，回覆得很大聲：「黃承！伊叫黃承！」

廟公非但沒有被他的急躁所影響，反而露出微笑，「這兩個字顛倒講，按怎唸？」

這下，他更無法呼吸了，嘴唇和手腳都開始發抖：「有這款代誌？」

「你講咧？」

「我不知影……不過，祂在島上為什麼要偷我的錢？」

「原因我也不知影，若是神明要試驗一個人，化作好人或壞人都有可能。」語畢，廟公拍拍他的肩，「趕緊去道謝吧。」

朱榮伯凝視著城隍爺，祂目光垂下，似笑非笑的黝黑面容，似乎隱藏人世間的所有秘密，

包含小島日落的餘光。昨晚在這裡看見的神官，陰陽司公、文武判官和排爺們，他也一一道謝。最後，他以最尊敬、最嚴謹的語氣，說：「啟稟城隍爺，小人平安歸來。」他的聲音如那晚神奇的風，貫穿整座廟的前後，清晰宏亮地傳入每尊神明的耳裡。

瞬地，廟裡所有的燈光都明滅了一秒。
彷彿回應了他。

賞

讀

作者將一個老人的往事懸念時空拉得很長，最獨特之處是城隍審鬼，審出一段沉湮多年的報恩情節。情節雖然顯得太過刻意，比如少年名為「黃承」，有城隍的名字顛倒隱喻。老人朱榮伯帶著少年去尋找恩人，只靠著香囊也稍微不足，但通篇小說帶著一種報恩似的「與神同行」之感，可惜有些片段太過戲劇化的情節反而沖淡了現實感的真實性，而日據時代的敘述也稍微少了前後的結構銜接。獨特之處審鬼情節，帶著鄉野傳奇，是小說很可以開展的想像片段。

2019

| 竹塹文學獎 | 得獎作品輯

發行人：林智堅

總編輯：黃暉蕙

副總編輯：李欣耀、邱淑芳

作者：徐浩祥等作

編輯：林曉華、吳佳純

出版者：新竹市文化局

地址：30054 新竹市東大路 2 段 15 巷 1 號

網址：<https://culture.hccg.gov.tw>

出版：中華民國 108 年 12 月出版

定價：新台幣 280 元

G P N：1010802267

I S B N：978-986-5421-13-7

統籌展售門市

五南文化廣場 (04)2437-8010

國家網路書店 <https://www.govbooks.com.tw/>

國家書店松江門市 (02)2518-0207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 (CIP) 資料

竹塹文學獎得獎作品輯. 2019 / 徐浩祥等作. -- 新竹市 :

竹市文化局, 民 108.12

面; 公分

ISBN 978-986-5421-13-7(平裝)

863.3

108020416

如何把身體刻進生活？
索尋時，卻已被侵占。
隱身的主角，以藥入身，
歷經物質組建的日常後，化身為藥。
如何將自身放逐於生活之外？
在佈滿眼睛的星球裡。

能泊岸的如今比不泊岸的曾經
更讓人暈眩，而偏偏
長夜總一如昨天
有燈火遠眺盤旋，有煙氣無邊
和那捻不熄的星光
熠熠點點

摘至——現代詩 第一名 徐浩祥〈海途〉

日出日落中，在山巒間纏綿的不僅是雲霧，更是在山裡醞釀的部落故事。我們都是過客，時間會褪去我們存在過的痕跡，我們只能帶走捉迷藏、帶走情感的羈絆。

摘至——青春散文 第一名 黃喬柔〈捉迷藏〉

定價280元
GPN 1010802267



新竹市文化局

新竹市東大路二段15巷1號 TEL 03-5319756